

# 國立中山大學文史學研究所

## 月 刊

###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 目 錄

文侯之命釋疑 .....	溫丹銘
客家研究導論序 .....	朱希祖
廣東通志民族略族系篇(初稿) .....	羅香林
元刊續資治通鑑殘本跋 .....	溫丹銘
補讀書廬題跋 .....	溫丹銘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跋 .....	朱 倓
珍籍過眼錄 .....	羅香林
考古學上古遺墓墳之地位 .....	鋤 非
西漢的通貨單位和物價 .....	陳嘯江
漢代樂府釋音 .....	王 越
通訊 .....	

關於秦婦吟補注 .....	于鶴年
廣西客家的分佈 .....	李次民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Language  
Vol. 2, No.2. (5, NOV. 1933.)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 文侯之命釋疑

溫廷敬

書文侯之命。序云。平王錫晉文侯矩鬯圭瓚。作文侯之命。史記晉世家。誤作襄王錫晉文公重耳之命。其首曰父義和。馬融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鄭康成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王引之經義述聞二十三云。古天子於諸侯無稱字者。康誥，酒誥，梓林，三篇。王若曰小子其。王曰封。定四年左傳。引仲蔡命書曰。王曰胡。又引踐土之盟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皆稱其名。其他則稱伯父伯舅，叔父叔舅而已。未有稱字者也。或以義爲字。或以義和爲字。並當闕疑。今人郭沫若。遂以爲金文策命稱臣工多矣。亦未見有稱字之例。故義和不必卽是晉文侯。更不必卽是晉文公。其王不必卽是平王。更不必卽是襄王。今案，左傳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鉶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是襄王于文公。固自有命詞。左氏雖僅舉其要。并變其文。要與文侯命詞絕不同也。史公于天子使王子虎。至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純用左氏文。必無不見其命詞之理。乃棄而不用。反突接周作晉文侯命。不惟事實不符。亦復語氣不貫。余謂此必原在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節下錯簡。漢人遂誤編入晉文公下。且疑其處當尙有闕文也。索隱雖辨其乖誤。而不知其非出於史公。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遽以爲古說。誤矣。義和。馬氏謂能以義和諸侯。不作名字。然在首者或猶可通。其如下再稱三稱之絕不可通耶。鄭以義爲儀。儀和與仇。名字正配。當日必以仇名不美。故取此佳字。王命諸侯。雖無稱字者。然或亦以仇名不美。改稱其字。如王於諸侯

大夫稱字。又魯哀公於孔子誄詞亦稱尼父之例。否則當爲王所錫之號。如殷阿衡周尚父之例。又否則爲文侯改名。史偶闕書。遂啟後人之疑。要之不當以一名字之參差。遂并根本而懷疑也。此於金文中之晉姜鼎銘。可爲確證。晉姜爲文侯仇夫人。銘曰。余惟司(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斐(敢)妄(荒)寧。丕維明德。宣猷我猷。用鬯(紹)匹(台)辟。敏揚厥光。刺(烈)虔不象。(暨)譴尊京師。鷺(×)我萬民。嘉遣我錫。鹵賁千兩。勿瀆(廢)文侯(顯)命。其云不敢荒寧。與命詞無荒寧應。用紹匹台辟。敏揚厥光。烈虔不墜。與克紹乃丕祖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應。譴尊京師。×我萬民。嘉遣我錫。與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及惠康小民等句應。鹵賁千兩。則補命詞之未備。當日亦必有虎賁之賜。惟千兩則不免夸詞耳。丕用康柔綏懷邇遠君子。亦取柔遠能邇。惠康爲詞。蓋鼎銘爲文侯卒後。昭侯微弱。晉姜視政。伐韓(鼎出韓城繁湯原當爲韓地)取金作鼎之作。自言弦文侯之績。因追述佐文侯之功。定周受命。故云勿瀆文侯顯命。而銘詞亦多取于命詞也。郭氏以毛公鼎爲作於宣王。遂并以文侯之命亦出於宣王。不知厲王之逐。僅出于民叛。幽王之弑。乃出于犬戎。故有侵我我國家之語。書序相傳。固自有本。乃孫氏既過信史記。謂書序平王釋文云。馬無平字。則書序不以文侯爲仇。王或是襄王。至劉向新序云。晉文公之命。明言文公。蓋卽左傳所載之命。與文侯之命不同。孫以爲向引書多今文。則今文說亦以爲文公重耳。且以序平字爲僞。孔因鄭注而加。尤爲臆斷。郭氏以名字之差異。決非晉文侯。言之似爲成理。而於晉姜鼎銘之明言文侯命者。則熟視無覩。亦可謂失之眉睫矣。

# 客家研究導論序

朱希祖

余少時，鄉居浙江海鹽縣之上水村，離縣城七里，聞父老言，吾鄉自洪楊一役後，人民稀少，田園荒蕪，時地價甚廉，畝值制錢三四千文，迨至十餘歲時，始有所謂客民者；由紹興而來，從事墾荒，土著之人，稱之曰客人，其後來者漸多，至於今綜海鹽一縣而論，蓋已有數千家云。由此觀之，每當大亂之後，土曠人稀之地，必有客民侵入，乃古今之通例；迨至承平日久，腹地人滿，則邊塞荒寒煙瘴之區，亦不遠千里萬里，移殖開闢，如清初之四川，清季之滿蒙皆是，是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時移世易，則主客不分，如魚之相忘於江湖焉，廣東之客家則異是。

廣東之客家，不與其土著之民相齟齬，乃與其鄰近先來之客相齟齬，先來之客，忘其己之亦為客，而自居於主，竟有字客家人曰獠，曰疍，且有謂客家非粵種，亦非漢種者，於是客家之優秀者，乃相率著書，以自明其為漢族，然不過就言語或種族畧為疏證，未有將其歷史地理語言文教為綜合之研究者。

余弟子興寧羅君香林，始為客家研究導論一書，其第一章述廣東西路主客傾軋之往事，及研究客家之著述源流；第二章述客家之來源，於是客家遷徙由來之歷史以明；第三章述客家之分佈地域及環境，於是客家分佈之地理以明；第四章述客家之語言，可知客家與古代中原漢族之語言息息相通，於是客家為漢族嫡派以明；第五六兩章述客家之文教，於是客家為有文化之種族，而非獠疍等野蠻名詞所得加以明；此數章皆用科學之方法，為客觀之敘述，為此書最精審之作。末二章雖稍涉主觀，用以策勵客家，保其所長，不可妄自菲薄，亦作者苦心孤憤之所在，而非有自傲以藐視

他族之心，可斷言也，今者西路主客之爭，已冰消雲釋，此後必無復有以賤族相欺凌者，此皆著書立說者之功，羅君集其大成，爲功之尤鉅者，其捍衛種族之心，深堪敬佩。

余讀此書，則別有所感觸，以爲對客主而言，客家未來之先，當時土著之民，究爲何族，攷客家分佈地域，亘今廣東東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其後分佈愈廣，若臺灣，若四川，若南洋，則皆後來遷徙，不必列入此範圍以內，而此三省交界之區，其舊時土著之民，據羅君所攷，則以畚蠻爲最多，畚又作峯，劉鐸江西通志輿地略南安府風俗條云：

當五嶺最東，爲交廣襟喉，地多瘠，與峯人雜居。

則江西南部有畚族也。元史世祖本紀云：

至元十六年，詔諭漳泉汀邵武等處，暨八十四畚，若能舉衆來降，官吏例加遷賞，軍民安堵如故。

楊瀾臨汀彙考云：

唐時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而本土之苗，仍雜處其間，今汀人呼曰客畚，漳平縣有百家畚祠，踞龍巖安溪南靖龍溪漳平五縣之交，是閩地之蠻，皆稱畚也。

則福建西部有畚族也。屈大均廣東新語峯人條云。

澄海山中有峯畚，男女皆椎跣，持挾鎗弩，歲納皮張，不供賦，有峯官者領其族，峯，巢居也，其有長有丁有山官者，稱輸山賦，賦以刀爲準者，曰獠，獠所居止曰疍曰峒，亦曰峯，海豐之地，有曰羅峯，曰胡蘆峯，曰太溪峯，興寧有大信峯，歸善有窩峯，是爲畚蠻之類。

張士璉海陽縣志兵事篇云：

潮州府民有山峯，曰獠獠，自言槃瓠之裔，其種有二，曰平蠻，曰崎巒，其姓有四，曰盤，曰藍，曰雷，曰鍾，依山而居，採獵而食，不冠不履，四姓自爲婚，籍隸縣治，歲納皮張，明朝設土官以治

之，銜曰峯官，峯管作畚，實錄謂之畚蠻。

嚴如煜洋防輯要廣東海防畧云：

畚蠻，嶺海隨在皆有之，以刀耕火種爲生，

則廣東之畚族尤多焉，他若浙江南部近嶺等處，亦有畚民，近中央研究院史圖博李化民作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謂：

景寧宣平雲和龍泉遂昌松陽青田處州縉雲泰順平陽等處，皆有畚民，

則浙江南部亦有畚族也。總之畚蠻皆沿君嶺南北而居，惟廣東東部爲獨多，此畚族，皆爲客家未入之前土著之民無疑。

然此畚族，究爲古代何族，其字讀爲何音，則又言人人殊，羅君引胡曦興寧圖志考峯人條云，

峯本粵中俗字，興寧大信峯上下峯榮峯諸地，皆舊峯民所居也，或又書作畚字，土音並讀如斜。

而浙江景寧敕木山畚民調查記則云：教諭屠本仁謂：

畚應作畚，畚，式車切，燒榛種田也，蓋中國南部土人常以草燒成灰，作肥田之用。

青田令吳楚椿謂：

字典只有畚字音餘，亦音奢，注曰，新田曰畚，但土人不以美名予之，因其自番而入，遂捏造一畚字。

雲和魏蘭謂：

畚音蛇，從番從入，畚之爲畚，不知始自何時，亦不知何人創造，處州之人，無人不知，字典說文韻會玉篇廣韻，均無畚字，或云作畚，係是音餘，又音奢，並非音蛇，與畚客之畚，毫無干涉，焉得引爲實據，既有畚字，必有所自，不得因字典未收，遂云捏造，因仍作畚。

余按廣東興寧，讀畚如斜，浙江雲和，讀畚如蛇，皆爲今韻麻部之字，廣

韻則斜入麻部，蛇入歌部，其音本近，說文，斜，从斗余聲，讀若茶，茶廣韻入模部，今韻入虞部，廣韻今韻麻部又各有茶字，廣韻列茶字（俗作茶）於蛇字下，同音食遮切，則廣東興寧之讀畚如斜，浙江雲和之讀畚如蛇，蓋同爲一音之轉變，且畚字廣韻今韻同入魚部，而又同入麻部，麻部之畚字，音式車切，其同切之字有三，曰奢，曰賒，曰畚，畚字注曰，又音余，卽指魚部之畚也。今字典謂畚音餘，亦音奢，本此，攷式車切之車字，廣韻今韻亦入魚部，而又同入麻部，說文賒，从貝，余聲，式車切，則亦有音余音奢二音，今俗作賒，唐以前無此字也，由此觀之，則畚本从余聲，應讀若余，爲魚韻字，音變爲奢，則爲麻韻字，唐以前之音，不過如此而已，至宋以後，則興寧讀畚若斜，雲和讀畚若蛇，則爲變之又變，然總不離其宗也，至字形之變爲羣爲羣，此猶賒變爲賒，茶變爲茶，衡之六書，所謂無以下筆者也。

余考定畚之本音爲余，則畚蠻之在古代爲何族，乃可得而言。案畚爲蠻之苗裔，人皆知之，故曰畚蠻，楊瀾臨汀彙考，則謂本土之苗，今汀人呼曰畚客，苗卽蠻之聲轉，非古代之三苗也；猶今瓊州黎人，亦係蠻族，漢魏稱黎曰里曰俚，後漢書南蠻傳云：

九真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慕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

吳萬震南州異物志：

廣州南有賊，曰俚，此賊在廣州之南，蒼梧鬱林合浦寧浦高涼五郡中央，地方數千里，往往別村各有長帥，無君王，依山險，不用城。

（太平御覽七百八十五引南州異物志）

是黎亦非古代九黎也。（屈大均廣東新語黎人條亦謂，黎，漢所謂俚也，亦曰里，此說甚是）古者以蠻爲蛇種，故字从虫，說文，虫，一名蝮，蠻，南蠻，蛇種，又閩，東南越，蛇種，而巴蜀亦屬蠻族，說文，巴，爲食象之蛇，蜀亦从虫；說文新珣，蠻，南方夷也，从虫，或謂卽漢之但族，淮南子說林調使但吹竽，使氏厭竅，是也，棄此說非是，王念孫讀書雜誌

言但爲隹之誤，則此字形聲義皆與蠻字不相涉，惟宋陳師道後山談叢云：

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獠人，舟居謂之蠻人，島上謂之黎人。

蠻，俗作蛋，亦从虫，爾雅釋地之六蠻，禮記王制之八蠻，蓋皆此類也，自漢應劭風俗通，始以蠻爲槃瓠之子孫，爲犬種，范曄後漢書南蠻傳因之，遂爲今日兩廣獠人以及廣東江西福建浙江畲蠻公共之祖，此畲爲古代蠻之苗裔之證也。（蠻爲蛇種犬種之說，或由神話相傳而來，或由所祀祖先神祇而來，張士璉海陽縣志謂，潮州蠻人所奉神宮，皆爲蛇象，而獠畲所奉祖先爲槃瓠，此蓋古代圖騰社會之標幟，非必爲蛇種犬種也）

秦漢稱蠻曰越，字或作粵，又作蘇，史記司馬相如傳：

胡越起於穀下，而羌夷接軫也。

是越爲四夷種族之名，非吳越之越之子孫明矣，史記南越列傳：

秦時已并天下，略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高帝已定天下，使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使和輯百越，毋爲南邊患害，又役屬閩越西甌略。（史記趙世家，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索隱，今珠崖儋耳謂之甌人，是有甌越；正義引輿地志云，交趾，周時爲駱越）

史記東越列傳：

閩越王無諸，王閩中，越東海王搖，都東甌。（今浙江溫州）

凡史記所稱百越南越東越閩越，漢書皆改爲粵，而稱百粵南粵東粵閩粵，史記東越列傳，閩越王無諸孫繇君丑，封繇王，又有繇王居股，漢書江都易王傳，有繇王閩侯，繇亦越也，越粵繇皆種族之名，聲音相轉注，故不一其字，趙佗，無諸，搖，丑，居股，閩侯，皆爲漢人，而爲越族之君長，其地之土著，皆爲越族，且其種類甚多，故稱百越也。竊謂越變爲粵，又變爲繇，繇又變爲獠，爲畲，皆所謂一聲之轉，屈大均廣東新語羣人條云：



潮州有山獠，其種有二，曰平鬚，曰崎鬚，亦皆獠族，有真獠，號白衣山子，散居溪谷，治生不屬官不屬峒首，皆爲善獠；其曰斗老，與盤藍雷三大姓者，頗桀驁難馴；樂昌有僞獠，多居九峰司諸山，其始也苦於誅求，以其田產質客戶，而竄身獠中，規免旦夕，久之，性情相習，遂爲真獠，相率破犯條要，恣行攻劫，爲地方之害，卽善獠亦且畏之，獠，或作蘇，漢齊江都王建遣人通越蘇王，是也。

案屈氏之說甚是，屈氏又云：

東粵有獠，而無獠，吾故詳言獠，而畧言獠。（廣東新語羅旁獠條）

又云：

越東多獠而無獠，獠惟粵西多有之，自荔浦至平南，獠與民雜居，不可辨，大抵屋居者民，欄居者獠，欄架木爲之，上以棲人，下以棲羣畜，名欄房，亦曰高欄，曰麻欄子；獠人則不然。自荔浦至平南多獠人，自潯陽至貴縣多獠人，粵東惟羅定東安西寧有獠人，蓋從粵西調至征戍羅旁者，族凡數萬，性頗馴，畏法。（同上羣人條）

又云：

曲江獠，惟盤姓八十餘戶爲真獠，其別姓趙馮鄧唐九十餘戶皆僞獠。

鄭露亦雅云：

獠名羣客，古八蠻之種，有藍胡槃侯四姓，槃姓居多，皆高辛狗王之後。

據此，獠多盤姓，蓋皆以磐瓠爲祖，而粵閩浙贛諸畬，亦多盤姓（浙畬多盤姓，見史圖博等浙江景寧敕木山畬民調查記）其爲同種無疑，然則今廣東東莞客家未遷入時之地主，蓋多爲畬族，亦卽獠族，推而上之，亦卽蘇族粵族越族，秦漢總稱百越，而古代總稱曰蠻，卽今廣州之漢族，由秦漢晉代遷

入者，推其以前之地主，蓋亦不外此族也。

或曰，畚卽獠族，今廣東北部尚多獠，則稱獠足矣，何又別稱爲畚？余謂東南之百越，西南之百濮，(字當作𡗗)種類甚多，而皆爲蠻族，越粵繇三字，皆見於漢代，而音變爲畚爲獠，在唐以前，似未嘗見。廣韵宵部有獠獠，狗種。屈大均廣東新語肇人條所謂莫獠者，卽是種也，是獠之名起於唐。其所以變爲畚者，或以其刀耕火耨，遂被以此名，而其聲仍與越粵繇等字相近也，唐書南蠻傳云：

五穀不以牛耕，但爲畚田，每歲易。

畚之名，或亦起於唐歟，屈大均廣東新語肇人條亦云：

其人耕無犁鋤，率以刀治土，種五穀，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蛇蟲死以爲肥，曰火耨，是爲畚蠻之類。

是繇變爲畚，雖爲音變，然猶以其事名之也，至繇變爲獠，蓋爲漢人所輕視，而故被以此名，此猶清季稱客家曰獠，道光時稱夷人曰獠也，若正其名，獠當稱爲繇爲粵爲越，畚亦然，惟畚字尙無惡意，若改爲獠，則亦有輕侮之意矣。今日人類平等，不當自尊而卑人，羅君之爲此書，所以正客家不當作獠，余謂東南四省交界之區，五嶺南北之地，本爲百越之所宅居，其向時土著之主人，今多偪處於山谷間者，當仍其舊稱曰越曰粵曰繇，亦不當以獠畚等字貶之，質之羅君，其或不以此言爲河漢乎！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海鹽朱希祖作於廣州東山寓廬

## 介紹名著

洛誥新解一冊

精楷夾貢紙石印大本

實價大洋五角

大埔溫丹銘先生著

尙書洛誥。據書序爲周公營成周告卜之作。如其言。僅予惟乙卯二節。爲告卜及王答之詞。以下。朱子卽云不可曉。漢宋人註。俱牽強臆昧。新近失令彝出世。所謂周公子明保者。與此篇適合。而羅氏振玉。猶局於舊說。以釋彝文。郭氏沫若。始據彝文。謂明保卽伯禽。周公曰節。爲公誥誠伯禽。王命曰節。爲成王誥命伯禽。本魯誥佚文。竄入洛誥。其說稍近矣。而謂明保卽伯禽。則又誤。且不知上文子明辟乃胤保。俱指明保。乃周公次子。公致致。王命代職。旋命繼公後。爾相王室。洛誥之作。實由于此。全篇一貫。並無他處佚文竄入。此解撥去翳蒙。悉歸軒豁。對于經學古史金文。皆有莫大之貢獻也。

廣州中山大學售書處

文明路嶺南圖書流通社

代售處 上海西藏路中國書店

漢口路蟬隱序

杭州車站抱經堂

# 廣東通志民族略族系篇(初稿)

羅 香 林

## 一• 總 述

廣東先民其見於文籍者，以九黎三苗爲最古，山海經卷六海外經云：三苗國，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一曰三毛國。注云：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按三苗卽九黎之君，禮記緇衣云：甫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正義，按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居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曰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於西裔者爲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此雖純出後人追記，然必有相當史實爲傳說背景；蓋九黎乃當日與中國相競強族，故漢唐之世，猶傳述不衰，據山海經注叛入南海一語度之，九黎自必曾至今日廣東腹地。韓詩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其南，岐山在其北，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由此險也。此雖未言其地直跨廣東，然另據淮南子務修篇所述，舜征三苗，道死蒼梧，一語考之，則當日廣東腹地，實亦九黎勢力範圍。又國語有王無鑿於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諸語，則九黎之國，殷時猶未滅也。今日海南島黎族，是否卽昔時九黎遺裔，此雖無直接證據，足資判斷，然依海南島地望言之，依九黎叛徙言之，謂今日黎族卽九黎之遺，亦至可能。黎族概況，當另提述，九黎問題，書缺有間，不具論焉。（參攷羅香林黎族概況）

次於九黎而見於古文籍者，厥有蠻族，今日廣東廣西湖南一帶之獠民

畚民，其遺裔也。成周之世，其勢寢熾，靡特九黎，爲所逐併，卽中國諸侯，亦每爲所制。後漢書卷八十六南蠻傳云：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於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蕞爾蠻荆，大邦爲讎，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蔡其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已振，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併蠻越，遂有洞庭蒼梧，觀此可知昔日蠻族，威力殊盛。蠻族唯一特徵以盤瓠爲圖騰獸，雖今日其族遺裔，已不存此類意識，然其所雕塑遠祖神象，固猶是取象狗首也。（參考後漢書南蠻傳及沈作乾括蒼畚民調查記）蠻族遺裔不一類，在廣東者，獠畚爲著，當於下文述之。

按上述三苗，實與今日一般人所稱湖廣雲貴苗族有別，今日所謂苗者，大抵皆古代蠻族之遺，非三苗之遺也。朱先（希祖）先生駁中國先有苗種後有漢種說，第五段駁今之湖廣雲貴等處苗族卽古之三苗遺裔云：今日之所謂苗者，大抵括南方山野未開化無統屬之無數種族而渾稱之，與古代三苗之建國家，設刑法，仕帝庭者，絕非一族，已可斷言。且黔之五開苗，楚之九溪苗，明以前未見於史書，夏商周古書無論矣，漢唐宋元之蠻夷傳地理志，亦未見有稱道之者。魏源所謂歷代以來皆蠻患，明始有苗患是也。自明中葉後，南方諸蠻夷，多稱爲苗。大抵明臣章奏，蠻患初起，則以苗民逆命爲喻，蠻患稍平，則以有苗來格爲比；惟貴州湖南，群蠻反覆，屢用大兵，與虞夏之苗最相類，苗蠻同爲脣音，聲最相近，遂被以此名乎！由此觀之，今之苗，實古之蠻，非古之三苗明矣。

廣東一省，舊稱南粵，粵字古通越，東漢以來，始多以越作粵者，史記南越閩越列傳，漢書悉易爲粵是也。越地得名，蓋由古代越族聚居而起，

其初居址，原甚廣漠，不僅廣東一隅然也。鍾用蘇粵省民族考原上篇，謂越族當日，自周以前，實已蔓延荆梁二州。迨吳楚分封後，越族乃專萃揚州東南。逮至句踐破吳以興，又閱七世至無疆，乃見滅於楚；然國滅而族不滅，蓋經千七百年之蕃衍，皆自爲君長，夫是以有百越之目。史稱越，國滅族散，濱居江海，或自爲君，或自爲長，以朝服於楚。可見越族之龐大，未有能或先者。（據卷密精廬石印本民族考原上篇）。此即東周至春秋戰國，宅處廣東之重要民族，九黎三苗以及南蠻諸族，莫之京也。古代越族，與今日粵省漢人，雖不無混化關係，然屬性不同，究非同族。越之異於漢者，單就文化言之，可五事：其一爲文身斷髮之俗，淮南子齊俗訓云：三苗髻首，羌人括頤，中國冠笄，越人斷髮，其於衣服一也。又云：越王句踐，斷髮文身，無皮弁摺笏之服，拘環拒折之容；其二爲契臂之俗，史記趙世家云：夫剪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淮南子齊俗訓云：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其三爲飲食之俗，淮南子精神訓云：越人得髀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桓寬鹽鐵論論菑篇云：蓋越人美鹽蛙，而簡大牢；其四爲居處之俗，張華博物志卷一云：南越巢居，北湖穴居，避寒暑也，漢書第六十四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武帝書云：越方外之地，斷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處溪谷之間，篁竹之中；其五爲命名不避諱，中國自西周以還，習於避諱，越族父子祖孫，命名多襲同字，趙曄吳越春秋，載越無余無任無暉無疆諸君，數代襲用無字，非中國避諱之俗可擬也。（參考羅香林著古代越族考上篇。）

秦漢之際，南越猶蔚爲東亞強族，漢書嚴助傳載淮南王安上武帝書，謂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糜敝，行者不還，住者莫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于是山東之難始興。又

淮南子人間訓云：秦皇挾錄圖，見其儔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又利越之犀角象牙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鄧城之嶺，一軍守九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守餘干之水。三軍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與佗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助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適戍以備之。觀此可知當日南越之強。南越民族雖極強盛，然究非中國之比。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二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買人，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又南越尉佗列傳云：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揚越，以謫徙民，與越雜處。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語曰：秦爲無道，豪傑畔之，南海東西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可以立國。則秦時有中國人入越，挾其較高文化，以攝越人，亦自可知。（參考羅香林古代越族考上篇。）其後遷移日衆，至漢武帝元鼎五年，命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略其地爲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真鬱林日南合浦交趾九郡，越人習於漢化，寔假且混爲漢族。然亦有久久未盡同化之遺裔，今日兩廣蛋民獯民，斯其類也。（參考羅香林著蛋家及廣東民族概論。）

漢人之移居廣東，其見於文籍者，以秦時戍民爲最古。繼戍民南來者，以秦漢郡守吏卒及商賈負販爲多，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下粵地條云：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璣銀銅果布之資，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六州，東西南北方千里。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率數歲一反。觀此可知漢時中國人至嶺外者，實亦匪少。

按秦漢之際，中國仕族，亦有家南服者，不僅商販吏卒已也。如漢書儒林傳所載蒼梧陳欽父子，能傳春秋；百越先賢傳載漢南海張買父子，隨高祖征諸侯，正色立朝，能詩歌，時切規諫，是其例也。特數目

無多，不足以語移民耳。

漢末，天下攘亂，交廣以僻在遠隅，不虞兵革，遂爲時人避地良所。建安十五年，吳王以交阯懸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合浦以南爲交州，部勒整理，漢化日盛，人才亦因稍見。三國志吳志呂岱傳載揭陽人吳錫，舉孝廉爲安成長，忠事關羽，此卽入粵漢人之賢也。（參考夏定械東吳時之文化及胡贍廣東民族考）寔至東晉，南徙漢人，與日俱盛，雖其入大部分非直接趨粵，然其逕達粵境者，亦頗有人，溫丹銘（廷敬）先生與羅香林論客家源流問題書云：然僕畧有未讀可參者，考東晉義熙九年，以流入五營置義招縣，義招卽今大埔，是東晉北來之民族，已至嶺東之地，不僅及於江西之北部中部也，而南齊已有程昝其人，因置程鄉縣，此可見客族文明發達之早。又光緒史澄纂廣州府志卷七十五前事畧引交廣記云：愍帝建興三年，江陽二州，經石冰陳敏之亂，民多流入廣州，詔加存恤。又鄧慶時聽雨樓隨筆卷二云：吾粵民族多於南宋時自中原南下，故溯所由來，莫不曰南雄珠璣巷；惟坑頭鄉陳氏，則云：係晉將軍陳元德之後，現已四十餘傳。羅柱石句云：故家一一凋零盡，乃有坑頭說晉遺。觀此可知東晉中原避難漢族，實有直趨粵地者；故黃佐廣東通志亦云：自漢末建安，至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之人，避地者多入嶺海，子孫往往家焉。其流風餘韻，衣冠氣習，薰陶漸染，故習漸移，其俗庶幾中州。（據胡贍廣東民族考引）；特其時以環境關係，尙未形成各別民系耳。（參考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

今日廣東漢族，雖在宋時已形成廣府客家福老三系，然其初固同出晉代秦雍司竟徐揚豫諸州，遷粵後且曾直接間接受黎蠻越諸族及其他先抵粵地諸漢人以及波斯阿剌伯商人下至崑崙奴等之影響，茲於分系敘述以前，畧就三系最初源流，及波斯阿剌伯商人以及崑崙奴等寄居概況，撮要錄右。晉惠帝永康太安年間，八王爲亂，匈奴東胡氐羌諸族，乘中國多故，羣起寇侵，至懷帝永嘉五年，匈奴族劉曜，會石勒兵，陷洛陽。不數年，石勒盡



取幽并，又西破劉曜，南取豫州，徙都鄴城，控制淮北。東胡族鮮卑慕容氏，於石氏衰時，盡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諸州。氐羌符氏，乘慕容氏滅石之際，佔據關隴，旋取勝慕容，西取涼州，南臨淮水。自是神州板蕩，南北懸絕；中原漢人，隨帝東遷，衣冠避難，盡奔南會。東晉各帝，乃爲僑立州郡，安集流人。其中如秦雍流人，多南趨荆豫之交，沿漢水入洞庭湖流域。并司豫諸州，其流人則趨大江南北，沿鄱陽湖達贛水東西。青徐流人，則趨太湖流域，更南入閩浙等地。此卽廣東三系漢人最初源流也。雖今日三系中人，其上世入粵亦有與五胡亂華靡涉者，然其系主要部分，及其所以構成廣府客家福老三系諸遠因，則不能不溯源於此。（參考晉書卷五懷帝本紀，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九章五胡侵入時代，及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晉書卷十四地理志雍州條云：自元帝渡江，所置州皆遙領，初以魏該爲雍州刺史，鎮鄴城，尋省，僑立始平郡，寄居武當城。有秦國流人，至江南，改堂邑爲秦郡，僑立尉氏縣，屬焉。其後秦雍流人，多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又荊州條云：元帝渡江，又僑立新興南河東二郡。穆帝時，又分零陵，立營陽郡，以義陽流人在南郡者，立爲義陽郡。安帝又僑立南義陽東義陽長寧三郡。此等流寓荊州諸僑民，其後頗有沿洞庭，溯沅湘，趨兩廣者，是卽廣府系一部分人先民也。（參考李濟中國人種構成論第五章，及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晉書卷五懷帝本紀，光漢子中國民族志第九章。）

晉書卷十四地理志司州條云：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於徐，非本所也。後以弘農人流寓於壽陽者，僑立爲弘農郡。又以河東人南寓於漢武陵郡屏陵縣界上者，僑立河東郡，統安邑，聞喜，永安，臨汾，弘農，譙松，滋水，成八縣，並寄居焉。又豫州條云：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穀縣僑立襄城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於密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爲縣，并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又揚州條云：永嘉寇南侵，漢

南百姓皆渡江。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百姓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又於尋陽僑置松滋郡，遙隸揚州。是時上黨百姓南渡，僑立上黨郡爲四縣，寄居蕪湖。又徐文范東晉南北朝輿地表卷十一江州表尋陽郡下云：孝武因新蔡流入，于漢九江王黥布舊城，置新蔡郡，又彭澤縣下云：東晉僑置松滋安豐二郡。凡此流入，是卽客家系一部分人先民也。（參考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客家源流）。

晉書卷十五徐州條云：永嘉之亂，臨淮，淮陵，並淪沒石氏，元帝渡江之後，徐州所得惟半，乃僑置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四郡。又瑯琊國人隨帝過江者，遂置懷德八縣及瑯琊郡以統之。是時幽冀青并兗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入，相率過江淮，帝並僑立郡縣以司牧之，割吳郡之海北境立郟胸，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賁七縣，寄居曲阿，以北乘置南東海，南瑯琊，南平，南蘭陵等郡，分武進立臨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屬南徐州，又置頓丘郡，屬北徐州。又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三百十八輿地考云：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文藝儒術，斯之爲盛。又福建通志卷五十七風俗云：晉永嘉末，中原喪亂，士大夫多避難入閩，建爲閩上游，大率流寓者每多。時危京守建安，亦率其鄉族來避兵，遂以占籍。又唐林譜閩中記云：永嘉之亂，中原仕族，林黃陳鄭四姓，先入閩。按今福州，昔曰晉安，泉州曰晉江，皆以晉時移民得名，可知東晉漢民族避地入閩之衆。今日廣東福老系，蓋又自閩遷入也。（參考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

茲進言波斯阿剌伯商人，及崑崙奴昔日寄居廣東諸概況，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引法人黎柱荷芬支那交通史，謂西曆第一世紀之後半，西亞細亞海船，始至交趾，凡二百年間，繼續航行。至第三世紀中葉，支那商船，漸次西向，由廣州達檳榔嶼，至第四世紀，漸達錫蘭，第五世紀，更由希拉以達亞丁，終乃在波斯及米梭必達迷亞，獨占商權，至第七世紀末，而阿剌伯人，始與之代興。據此則粵人握東西交通海運權

者，垂五百年，稽其時代，則自晉五胡符秦極盛時，迄唐天寶安史亂後也。○當時與中國競爭海運者，多波斯商人，西人自海道來居廣州者，蓋自是始。○隋大業間，嘗招致大月氏國工人，於粵仿製琉璃。○唐時大食國及印度，突興於西，競以商業及宗教，東向擴展，廣州一隅，胡客畢集。○（參考梁啟超飲冰室文集卷三十五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甚至設蕃坊爲胡客專舍。○山邊水湄，胡樓層立，置田園，長子孫，寢假與華人互通婚媾，或應試取科，唐末黃巢南襲廣州，波斯阿剌伯人爲所殺害者，凡十二萬人，阿剌伯蘇萊曼等嘗爲載記，其東遊記卷二有云：漢府人不願意黃巢進城，黃巢就把城池圍困起來，後來城破了，城裡的居民悉被殺害，當時在城裡做買賣而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大教徒，耶教徒，馬士德教徒，共有十二萬人，中國人，還不在內，此四種教徒的數目之所以能於確定，是因爲中國政府對於外國人要按口徵稅的原故。○（據地學雜誌第十七年以下劉復譯蘇萊曼東遊記）○可知唐時廣州波斯阿剌伯人，僑居之盛。○其時瓊崖二州，亦多胡客雜居。○嚴如煜洋防輯要卷十五廣東海防略云：夷人有居瓊管者，立蕃民所。○而房千里投荒錄亦云：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箨竹中，炊熟，破竹而食。○群書類聚第四輯卷六十九唐太和上東征傳云：馮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爲己貨，掠人爲奴婢。○其奴婢居住，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總是若芳奴婢之所也。○按房千里唐太和間謫高州，熟聞南服風土，馮若芳天寶間海盜，據瓊萬寧縣，專掠蕃舶，觀其奴婢所雜居地之廣，可知唐時胡客不得已居留瓊管者，實繁有徒也。○黃巢亂後，留廣胡客，似稍稍退，宋興，利市舶稅豐，廣事招徠，胡買復大至。○嚴氏輯要卷十五引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番商者諸蕃夷市舶交易綱首所領也，自唐設結好使於廣州，自是商人立戶，迄宋不絕，詭服殊音，多流寓海濱灣泊之地，築室聯城，以長子孫，使客至者，往往詫異，形諸吟詠。○宋時商戶鉅富，服飾皆金珠羅綺，器用皆金銀器具，有凌虐土著者，經略帥府，輒嚴懲之，華人有投

充蕃戶者，必誅無赦。又云：其間多蒲姓海姓。而岳珂程史亦云：番禺，海獠雜居，有最豪者蒲姓，號曰蕃人，本占城之貴人也，已浮海而遇風濤，憚於反復，乃請於其主，願留中國，以通往來之貨，主許焉，船帥實賴給。其家歲久定居城中，屋室皆侈廢逾禁。使者方務招來，以阜國計，且以其非吾國人，不之問，故其宏麗奇偉，益張而大，富甲一時。洋防輯要卷十五又引龍川略志云：廣州商有投於戶部者，回蕃商辛押陀羅者，居廣州數十年矣，家資數百萬緡。本獲一童奴，返海遂養爲子，陀羅近歲，爲蕃王所誅，所養子遂主其家。又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千三百八十云：崖州蕃俗本占城人，宋元間因亂挈家駕舟而來，散泊海岸，謂之蕃村蕃浦，今編戶入所，三亞里，皆其種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設佛堂，念經禮拜，其言語像貌，與回回相似，今從民俗，附版圖。觀此可知宋元二代，廣東胡人復集盛況。其時中外人士，多通婚者，人種因以混雜。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條載：大滴蒲亞里者，已至廣州，有右武大夫曾訥，利其財，以妹嫁之，亞里因留不歸，此卽華女出嫁胡客例也。五代史南漢世家，謂銀乃與宮婢波斯女等，淫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所謂波斯女蓋卽胡女出嫁華人例也。（參考日人桑原隲藏著蒲壽庚考第二章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又舊唐書一百七十七載盧鈞節度嶺南事，謂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占田營第，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夷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此則因雜居通婚，日久事煩，故鈞矯正其弊，稍予限制，非謂事實上能一禁卽絕也。要之有唐一代，以原則論，蕃漢通婚，原不禁止，以事實論，高門貴閥，猶且不免，其他射利小民，更無論矣。宋元二代，大略相仿，宋彙萃州可談，嘗載蕃商娶宗女事，文云：元祐間廣州蕃坊劉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劉死，宗女無子，其家爭分財產，遣人搥登聞鼓，朝廷方悟宗女嫁夷部，因禁止，三代須一代有官，乃得娶宗女。按此娶宗女蕃民，其宣稱劉姓，非其先由南漢劉氏父子所特賜，卽由其人忻慕漢人文物所改稱。因華化而改換原姓，而尙婚宗女，則其時中西、

混血之劇烈，亦可知矣。

廣州鬼奴，其見於文籍者，以朱或萍州可談爲較詳，可談云：廣州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欲不通，性淳不逃走，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脣紅齒白，髮鬢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食生物，採得時，以火食飼之，累日洞泄，謂之換腸，緣此或病死，若不死，即可畜，久畜能曉人言，而自不能言。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崑崙奴。按鬼奴，卽非洲黑人被波斯阿剌伯商人販運來華者，新唐書南蠻傳稱僧祇奴，諸蕃志稱崑崙層期，嶺外代答稱蕃奴，異域錄稱黑小厮。昔時阿剌伯稱東非洲大陸，自克力滿河迤南，至赤道南十一度餘之德耳加多角一帶，皆曰桑給巴爾，桑給巴爾者，猶云黑人國也，僧祇，層期，皆桑給巴爾對音，僧祇奴卽黑奴也。至他籍以崑崙奴稱鬼奴者，蓋南海崑崙國，其人捲髮黑身，與鬼奴同，華人初不明胡人販奴所在，故羣以崑崙擬之耳。（參考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篇第三冊古代中國與非洲之交通，及桑原隲藏蒲壽庚考第二章）

按古崑崙國，似在今暹羅一帶。新唐書卷一百九十七林邑國傳云：自林邑以南，皆捲髮黑身，通號爲崑崙。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唯此崑崙，頭捲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蘭婆國傳云：其國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崑崙國，西至海四十五日，南至海三日，汎海五日至大食國。諸書所述地望，皆在今暹羅一帶，惟無言及其人美惡，及曾爲人販取爲奴者，知昔人所謂崑崙奴，實謂其人色黑如崑崙國人耳，未必指今日暹羅一帶爲昔時波斯阿剌伯商人掠奴之所也。又按崑崙借訓爲黑，其源似亦甚早，晉書三十二后妃傳孝武文李太后條云：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謂之崑崙，云云。

昔時，舶運黑奴，每展轉販諸異地，固不僅供廣州一隅富家大族執役已也。唐人說蕃，載沈既濟陶甌傳，文云：陶甌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

於崑山，富有田業。曾有親戚爲南海守，因訪詔右，而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遇古劍，長二尺許，及海船崑崙奴，名摩訶，善游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買之。觀此益知唐時入口黑奴之盛。元時，國中顯貴，其不畜高麗婢與崑崙奴者，輒遭人訕笑，以爲不成體統。意其時自粵入口之黑奴，亦匪尠也。（參考桑原隲藏蒲壽庚考第二章蕃客僑居中國之狀況）

按黑奴雖非歷史上各類粵人可比，然其人久爲華人傭役，數亦頗衆，究於華人不能無混血作用，故略摘其事，並著於篇。（參考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

## 二• 廣 府 系

廣府系爲今日廣東各系漢人中最先入粵者。唯其入粵較早也，故得宅處省垣附近，據海濱沃土，佔一省物力優勢；唯其入粵較早也，故常日後至漢人爲客家，爲福老，而自稱本地人，廣府人。然此亦不過就本系一部分特性由來以爲言耳，必不能謂本系今日各分子皆屬先客家福老入粵舊家也。考本系世家大族，其譜乘所載源流，大抵僅至宋止；宋以前，里第世次，多不可考；此則半由南宋新來漢人攪和之盛，今日本地系人，多屬此類移民苗裔；半由地方多故，文籍難守，縱屬六朝或隋唐舊家，亦無可援考，失其遠派，權攀近支，勢所然也。六朝舊家，雖於本系特性由來，關係甚切，然而文獻不足，詳引難從。茲所比次，從李唐始。（參考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

韓昌黎全集卷三十一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由是皆自重守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子女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據此，可知唐時，中原人士入粵會者，

數實匪少。黃巢亂後，舉國雲擾，南漢劉氏，父子兄弟並好賢士，中原避地者多投籍焉。吳闢修南漢紀卷一烈宗紀云：隱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數有功於嶺南，遂有南海，隱復好賢士，是時天下已亂，中朝人士，以嶺外最遠，可以避地，多遊焉。唐世名臣，謫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孫，當時住宿，遭亂不得還，皆客嶺表。王定保，倪曙，劉潛，李殷衡，周傑，楊洞潛，趙光裔之徒，隱皆招禮之。按此皆仕宦世家，其他平民，當更夥也。

按本系語言文化，與南漢建國，關係至鉅。本系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音者，爲數至夥。（據陳澧東塾集廣東音說）本系文化，其飲食器用之窮奢極巧，亦與南漢相仿，蓋劉隱父子，其先本河南蔡人，仕唐爲湖州刺史，初徙閩仙遊，繼立籍番禺，旋遷封州，語言習俗，與蔡爲近；據粵後，所以輔弼之者，又皆中朝避難人士，一切設施，多仿中土，惟與所統先彼人粵諸漢人及諸土著先被同化者，不能無混化關係；兼之波斯阿剌伯，海舶歲至，奇巧器貨，靡集粵垣，服習新異，競向華飾，久之遂成一特殊文化，而廣府民系以興。（參攷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第二章）梁廷枏南漢書卷九趙光裔傳云：趙光裔字煥業，世居京兆奉天，遷洛陽，遂爲洛陽人，梁太祖以烈宗，（劉隱）兼靜海節度，光裔與右補闕李殷衡，並充官告使，至南海，烈宗雅重之，高祖（劉巖）乃爲習光裔手書，遣人入洛，問道取其家屬至，自是感慰盡職。又楊洞潛傳云：楊洞潛字昭元，始興人，曾祖勉由蜀來，因家焉。洞潛仕唐爲筵管巡官，秩滿客南海，首言刺史不宜用武人，當廣延中州人士，置之幕府，高祖從之，由是名流畢集，分任得人，嶺表以安。又李殷衡傳云：李殷衡趙郡人，祖德裕，開平三年，副趙光裔，充官告使，烈宗留之不遣，殷衡亦以中朝兵革相尋，惟嶺外可避亂，遂安之。又卷十劉潛傳云：劉潛字伯深，滑州許人也。父崇龜，大順初，出爲清海軍節度嶺南東道觀察處置使，潛以中朝喪亂，相繼避來嶺表。又卷十三馮邛傳云：馮邛其先始平人，曾祖禧，唐末官廣州，遭黃巢亂，不

得還，遂註籍焉。又卷十四梁文傳云：梁文京兆萬年人，先世多以仕宦顯，烈宗鎮嶺南，招致中原仕族，文聞遂來。觀此可知當日南下漢人之盛，及其在南漢一般地位矣。又梁氏南漢書高祖本紀乾亨元年云：建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悉聚珍寶實之。又卷三大有十五年云：暴政之外，惟治土木，皆極瑰麗，作昭陽秀華諸宮殿，以金爲仰陽，銀爲地面，檣楹皆飾以銀，下設水渠，以珍珠球水晶琥珀爲日月，分列東西樓上，造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晚年出新意，作南薰殿，柱皆通透刻鏤，礎石各置爐燃香。嶺南故珠璣所聚，稱號後，復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窮奢極侈，娛竊一方，云云。此類豪華風氣，至今尚流行本系富商巨室間也。

又按本系人士，自稱曰廣府人。廣府之名，起於唐。韓昌黎全集卷二十一送鄭尚書序云：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爲大府。杜佑通典云：嶺南五府，經略使治廣州，領州二十二，是廣府乃爲治於廣州之大府也。昌黎全集卷三十九潮州刺史謝表云：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往來動皆經月。是唐時已稱粵會爲廣府也。宋興，改廣州爲南海郡，入元稱廣州路，皆不爲府，亦無廣府之稱，今本地系習稱廣府，意李唐時，已具民系雛形矣。

南宋後，中原人士，其避地南趨，而混入本系者，爲數尤夥。宋張景道理銘云：家世南京應天府，靖康丙午，北虜犯順，京師蹂躪，伯祖偕大父口家，險嶺南抵番禺而居，因家焉。（見中大文史研究所月刊第二卷第一期）。又成克鞏廣州程匪凡墓志銘云：明道之孫昂，當南渡時攜家譜，及其配邵氏，避亂南雄珠璣巷，後入廣州南海鼎安坊家焉。而梁啓超飲冰室文集卷六十六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亦云：今粵人無有自承爲土著者，各家族譜，什九皆言來自宋時，而其始遷祖皆居南雄珠璣巷；究含有何種神話，舉粵人竟無知者。要之，廣東之中華民族，爲諸夏與擺夷混血，殆無



## 疑義。

按珠璣巷移民事，據粵人普遍傳說，謂實由宋帝妃子出亡所引起，南海丹山謝氏譜仁冊，載南雄姑興遷徙緣由，文云：始祖以宋宮人，蘇氏貌美，性淫貪私，是夜帝宮失調雅樂，怒而斥之，於是出蘇氏冷宮，愈加淫亂，變詐出逃，日乞夜宿，別無知覺。南雄府姑興縣牛田坊，有富民黃貯萬，運糧至京，回至關口市，灣泊船隻，備禮物酬神，有女子下船乞食，貯萬見其貌美，相誘相戲，蘇氏匿船中，貯萬因載而返。後上復敕取妃，不知蘇氏出逃，久沒踪跡，上敕行兵部尚書張英貴，欽命行文各省司道州縣，嚴行訪緝，經年無踪，上准不究。而貯萬將妃蘇氏改姓張氏，立為寵妾，無人知覺。迨因家奴劉壯，反主出走，揚洩根弊，傳溢京都，其兵部尚書張英貴，知此詐民，違法作孽，恐上究因罷職，乃會同通都官僚，密行計議，偽稱南雄府姑興縣牛田坊，擇地建作興良平寇寨，聚兵鎮守，庶得國泰民安。是時張璠祖姑丈喬輝，在京都指揮職，復聞聲息，遣家人奔報，未經旬日，部文批行府縣，嚴行遷徙，時姑興縣牛田坊，共五十八村，居民億萬，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璣里九十八家，有鄉宦陸閻聖羅貴等，互相通誘，集議曰：自古傳聞，南方地廣人稀，衆相開闢居住，朝夕相見，仍如今日故鄉也。衆議而嗟曰：斯乃人君無道，臣下不忠，君有法而臣有誑言，君不察，臣不諫，僞法嚴行，民生無賴矣。即書名赴縣稟准，又赴府稟准，陸續向南遷至。是時開禧元年正月初五日，團詞人陸閻聖羅貴等九十八家，簽名赴縣，稟准給文引。九十八家姓名列後：陸閻聖，羅貴，陸閻成，陸世珍，陸聖遠，陸榮澤，陸道思，羅貴英，羅芝貯，羅悅秀，羅元弼，麥舜，麥可信，麥全，李福榮，李子才，李悅聖，李子隆，李德譽，李應元，李伯宗，寧復愈，黃文富，黃悅中，黃遠生，黃大廷，黃永聖，黃老系，黃文禮，黃河閻，吳仲賢，吳孔國，吳永奇，吳仕禮，鄭一元，呂遠，胡漢瑞，胡聖章，黎孔昭，

黎文遠，黎仁傑，黎元滿，黎聖進，何大參，何鵬遠，何一理，何汝祥，趙世傑，趙世舉，趙汝榮，趙大成，蘇汝卿，蘇文啓，伍元路，伍顯，阮可益，譚文盛，譚文廣，譚文信，陳世道，陳興仁，陳世珍，陳文禮，陳子清，周彥才，周觀瀾，周百通，周子遠，周君美，高思譽，高易昌，高子啓，梁宏道，梁可能，梁化尊，梁維，區以信，區孔道，葉三才，葉春榮，盧明遠，盧恩，廖德，廖陸，曹一祥，湯佐，湯以才，馮恩調，馮元裕，馮元昌，馮元峯，馮彥彩，文治泰，洪奇英，郭子文，張汝學，張德仁，張成昌，張大經，林敬書，林子芳，林安和，崔文禮，黃蔭，王槐廷，王琛，朱子芳，朱澍，尹奇中，溫大良，鍾銓，謝惠卿。知府鍾文達批准云：查得陸閩聖羅貴等九十八家，原住珠璣里，是所屬民也，嗣稱遷徙之故，乃慮集兵之擾，非有禁迫之例，准給引批，通行方止處，卽傳該士員告下復引無違，南雄府文引：廣東南雄府爲逃難給引行牌，早救生靈事，照得本年正月初十日，據始興縣牛田坊十四圍珠璣村住民陸某等九十八家，各圖名姓，素非惡孽，官衾醇民，爲此合就給引批限起行，凡所經關津路口水陸等處，照此通行，毋得留停阻禁，務到址處，合應赴該處府縣司屬立案，定籍開闢，繳報文引，以憑造冊，轉報施行。開禧元年乙丑歲正月十五給。其他各姓譜乘，大祇亦有類似傳說，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宗支譜族姓源流云：度宗咸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諱元龍者，與弟元鳳元虎，浮浮南下，散居九江上沙，及清遠潯江巖頭岡，新會水尾等處。辨證：黎氏春蟻曰：宋咸淳六年，詔徙保昌民實廣，十年正月朔，衆至九江大洋灣，筏破，登岸散處，我鄉生聚，自此始繁。又曰：我廣州各族譜，始祖多自南雄珠璣巷來。相傳宋咸淳間，有胡妃逃死珠璣。鄉人慮禍，相率結筏挈家，順流而下，至九江大洋，牌爲水漂壞，登岸散處，其地以此得名。胡妃事涉不經，或攷咸淳六年，徙保昌民實廣，則北江水淺，乘桴而來，事信有之，云云。特所述時代地

名與帝妃姓氏，每不同耳。

謝譜所載遷徙緣由，不知根據何書，觀其記事，謂里民九十八家而所列名字竟達一百十二人，又謂帝妃蘇氏，兵部尚書張英貴，查宋史皆無是人，批引文告，亦不類宋人體制，其爲後人追擬，無可疑者。又文引及批，均稱南雄府，考宋制，南雄稱州，元改稱路，均無知府職官，明初改路爲府，始置知府一員，先後淆混，僞可知也。又批文稱知府鍾文達，此亦僞託，道光戴錫綸修直隸南雄州志卷三職官，宋嘉泰開禧間，任南雄知州者實竊周臣李嶽二人，無鍾文達也。宋時南雄州轄保昌始興二縣，前者卽今南雄縣，後者於開寶四年，自韶州割屬。珠璣巷在今南雄東北二十五里均平墟，卽昔日沙水驛。宋時屬保昌縣，謝譜謂始興，亦誤。然此不能謂宋末南雄移民事，全爲後人僞託，蓋按正史，宋帝出妃，及築砦屯兵，皆當日事實，非虛構也。宋史卷四十六度宗本紀咸淳八年條云：九月辛未，明堂禮成，祀景靈宮，適遇大雨，改乘逍遙輦，入和寧門，肆赦。馮琦宋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度宗咸淳八年條云：八年九月辛未，有事於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乘輦。胡貴嬪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卻輦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與聞，乞罷政，卽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御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放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此事亦載咸淳遺事，齊東野語諸書，其爲當日事實，無可疑。又宋史卷四十六度宗本紀咸淳六年云：三月癸亥，詔贛吉南安，境數被寇，雖有砦卒，寇出沒無時，莫能救，宣卽要衝，立四砦，砦屯兵百，使地勢聯絡，禦寇爲便，從三郡擇將官領之。此雖未言及南雄築砦，然南雄與南安接壤，南安築砦，自與南雄不能無涉。胡貴

嬖事，齊東野語；咸淳遺事，僅謂付妙靜寺爲尼，爲尼後下落如何，諸書無考；南安築碧事，先胡妃爲尼二年，似無聯帶關係。謝譜所述開禧年事，更早胡妃爲尼六十餘年，與築碧事亦靡涉。然此皆足爲傳說背景，蓋所謂查無實據，而事出有因也。朱譜所載黎說，較謝譜平近；惟所述咸淳六年詔徙保昌民實廣一語，不知根據何書，考宋史咸淳六年，並無是詔。惟云：閏十月己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萬四千八十石。又卷三十八寧宗本紀，嘉泰四年：夏四月朔，振恤江西水旱州縣。開禧元年：十二月癸丑朔，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振之。意自寧宗嘉泰間至度宗朝，粵贛水旱頻仍，民所不寧處，因向南遷徙，未可知也。

且自咸淳八年後，不數年，宋爲元滅，蒙古兵乘勝入廣，南雄爲粵贛咽喉，居民懼禍遠徙，勢所然也。古今圖書集成卷一千三百二十九惠州風俗中元條云：舊俗，惠民居南雄，因元兵將至，預於十四日祀祖，次日避兵。可知當日自雄他避者，爲數實多也。

又按梁氏所謂諸夏與擺夷混血，其說頗諦。擺夷卽古代越族一支，今日兩廣獮民，學者多以擺夷稱之，（見丁文江廣西獮語的研究）而獮民則固古越遺裔也。顧寧人天下郡國利病書云：獮乃荆蠻，獮則舊越人也。

宋元之際，江右仕族，避難入粵者，必先經梅嶺，次南雄，而後順流南下，散居各邑。牛田坊珠璣巷，當粵贛交通大道，地勢平坦，田土肥美，逃難漢人，度梅關後，往往憩息其地，其後兵革重興，不得已復向南徙，然較之未度關前，固已安定多矣。今日本系各族家譜，南宋後事蹟，大抵皆頗詳備，以其時已略有餘暇以記宗支世次也。（參考羅香林廣東民族概論）

按珠璣巷在今南雄均平約，東南牛田鄉，東北鄧坊，地勢平蕩，贛粵交通大道，縱貫其中，故自古爲北來移民憩息之所。道遇客舍，連續不絕，儼若市廛。珠璣巷今稱均平墟，前後爲樓亭三，額珠璣古巷，

珠璣樓，珠璣古樓諸字。巷左立碑幢一，題南雄路同知孫朝列重立，至正庚寅孟冬日記。幢凡七層，層砌佛像，南雄人稱幢爲寶塔，謂塔下原有古井，宋末，朝廷以妃子爲黃時萬誘逸，發兵築寨進剿，珠璣巷住民相率逃徙。貯萬懼妃子爲官兵追獲，乃相抱投井，死焉。後人爲立寶塔蓋之，即今所見碑幢是也。語無根據，不足信；然據斯幢題記，稱重立，則元至正前，其地先有幢矣，巷左右，今無其他佛教遺蹟，而碑幢獨存，意傳說之所由起，亦自有其背景乎。珠璣巷得名於唐，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二地語云：珠璣巷得名，始於唐張昌，昌之先爲南雄敬宗巷孝義門人，其始祖幢，生子興，七世同居，敬宗寶曆元年，朝聞其孝義，賜與珠璣條環以旌之，避敬宗廟諱，因改所居爲珠璣巷。按本系人衆，稱祖先自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爲數至夥，民國厲式金修續修香山縣志卷三輿地氏族篇，列舉縣民遷徙源流及世次丁口，其自南雄珠璣巷遷至者凡數十家，文云：仁頁都麻洲李族，先世居南雄珠璣里，宋季避亂來廣州，至新會，咸淳七年始遷祖桂憲，徙居香山仁山下。四派丁口約七千餘人。麻洲藍族，宋咸淳間，至自南雄珠璣巷，丁口一千五百餘人。張溪鄉梁族，始祖定濱，先世由南雄珠璣巷徙東莞黃村，至明代始遷香山，丁口九百餘人。牛起灣楊族，始遷祖宋博士恆，號雲巢，咸淳間，由珠璣巷避難邑之深灣，丁口一千六百餘人。隆鎮高族，始祖維嶽，宋寶祐年間，由南雄珠璣巷遷居香山，今已歷二十六代，合共丁口一萬餘人。劉族始遷祖汝賢，父仲敏，宋宣和進士，官南雄刺史，僑寓珠璣巷，避兵至廣，子三人，汝賢居次，紹興末徙邑之東鄉，現歷二十七代，丁口萬餘人。龍頭環侯族，始祖裔軒，原籍南雄府珠璣巷人，明末從軍來守香山，遂居焉。涌邊曾族，始祖萬田，先世季青，因避亂，徙居保昌縣珠璣巷，傳至汝富，歷居六代，始遊遊來香。涌邊李族，始祖凌江，第三房師道，自南雄珠璣巷居新會，至十三傳康，由新會遷居香山。永厚繆族，始祖于一，

自南宋播平間，由南雄珠璣里遷香山，丁口一千四百餘人。○婆石村陳族，始祖宣，由南雄珠璣巷遷徙新會石頭村，至九世祖慎始，由石頭村徙居婆石，丁口共一千餘人。○坎下梁族，始祖白石，宋度宗時，由保昌縣珠璣巷遷居廣州南海縣之佛山；正統己巳十四年遷香山黃梁都。○申明亭鄉楊族，始祖偉準，原籍南雄珠璣巷人，二世祖致政，生二子，長大道，居申明亭，丁口約二千人。○大涌南文鄉龐族，世居南雄始興縣牛田坊珠璣巷，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遷新會，第三子景春遷居香山，丁口約六千餘人。○崗背水塘頭兩鄉陳族，始祖文龍，由南雄府珠璣巷遷居香山，丁口約八千餘人。○攬鎮何族，始祖貴九郎惠，宋末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丁口約二千人。○李族始祖必貫，宋末由南雄珠璣巷徙居荔山，丁口約三千人。○鄧族始祖文裕，其先南雄珠璣巷人，後徙順德甘竹。○朱族始祖攬清，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石族始祖聯英，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甘族始祖祐卿，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杜族始祖淵隱，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梁族始祖淳化，由南雄珠璣巷遷居小攬。○孫族始祖永奇，由南雄珠璣巷遷居羊城。○四字都大車林族，始祖小三，自宋南渡，由南雄珠璣巷遷來。○赤坎阮族，始祖元輔，宋末由珠璣巷徙香山。○濠涌嚴族，始祖漢臣，宋末由南雄珠璣巷遷至。○黎村梁族，始祖官祿，由南雄珠璣巷遷來。○平嵐郭族，始祖致政，宋季由南雄珠璣巷遷徙香山。○鵝岡郭族，始遷祖原吉，南雄珠璣巷卜居香山。○上恭鎮唐家灣唐族，始遷祖紹堯，宋度宗時由南雄珠璣巷遷居新會，復遷香山。○譚井劉族，始祖梅岡，始由南雄府珠璣巷遷居新會小澤鄉，後遷居香山。○南屏張族，其一支始祖萬八，宋咸淳四年，自南雄珠璣巷遷來。○北山鄉湯族，始祖泗儒，宋嘉熙元年自南雄保昌縣珠璣巷，丁口一千八百七十餘人。○山場吳族，始遷祖學士，宋咸淳九年，自南雄保昌沙水村遷居。○山場鮑族，始遷祖允瑜，由南雄珠璣巷遷居香山，丁口一千五百餘人。○單在香山一邑，其自

南雄遷入者，已如是之衆，若合本系其他各邑計之，恐在千數百族以上也。

珠璣巷蕞爾小區耳，非多量移民發祥之所也。本系各族家譜，稱上世住珠璣巷者，諒十九皆屬過往性質，非謂曾立籍是間，曾憑籍是間地力以繁衍族裔也。陳白沙文鈔卷上新會湯氏族譜序云：湯氏邑之著姓也。自言先世汴人，隨宋南渡，居嶺南南雄，世遠失傳，今以始自南雄遷古岡曰統者，爲一世祖，統以上無考，譜亡於元季之亂。又番禺高長年修高氏世譜卷一世紀云：宋靖康時避亂，遷於南雄珠璣巷，遂爲南雄人，按本紀由雄再遷者，兄弟三人，徙香山，徙番禺，徙遷新會，其居番禺者，我祖台子光宣教也。此可證南雄乃本系先民遷徙期間暫駐之所，非開族發祥之所也。

茲進言本系分佈區域及特性。按本系居地以舊廣肇二府所屬各縣爲中心，即南海，番禺，東莞，順德，寶安，中山，花縣，新會，台山，從化，增城，龍門，三水，清遠，高要，開平，恩平，高明，鶴山，新興，四會，陽春，廣寧，德慶，封川，開建，是也。此數縣邑，雖其間尚有其他民系或民族，雜錯居處，然其主要分子，固本系人衆也。他如羅定，陽江，雲浮，鬱南，博羅，茂名，電白，信宜，化縣，吳川，廉江，欽縣，防城，合浦，靈山等縣，亦多本系人雜居。此外如連縣，陽山，連山，惠陽，新豐，海康，遂溪，徐聞等縣，亦有本系移民，惟數目殊少。

按民系之所以演生，與其人語言，及其團體意識，有聯帶關係。上述各縣其通行白話者，（又稱本地話或廣府話）皆本系地域也。各邑白話，雖間有不盡符者，然其聲紐韻部，及其方音系統，固相同也。其說詳方言篇，茲畧。

本系分佈地域，大率在西江沿岸及珠江下游濱海諸地。地土膏腴，物產豐盛，水陸交通，暢行無阻，資力饒足，故其人多富豪而活躍，尚享樂，愛自由，好奇冒險，重情喜動，寔成特殊風氣。

按宋李昉英重修南海志序云：廣素號富饒，年來寔不替昔，而文風彪然，日以張，雖蕉阜桃林之墟，蠟田蟹窟之嶼，弦歌崢相聞，挾藝待試上都者數甚膏，每聯科登名，與中州等。又光緒史澄纂廣州府志卷十五輿地略七風俗引南海縣志云：其小民多營求在官以自利，舞文者巧取關節，健訟者樂嗜刑罰，自宋已然，迄今爲甚；富者多爲承吏，貧者多爲門皂，主文招案，南海實繁，習染侈靡，游手未盡歸農，賭風盛張，無賴或潛爲盜。又引廣州記云：廣州望縣，人多務賈，與時逐，以香糖菓箱鐵器藤蠟番椒蘇木蒲葵諸貨，北走豫章吳浙，西北走長沙漢口，其黠者南走澳門，至東西二洋，倏忽千里，以中國珍麗之物相貿易，獲大贏利，農者以拙業力苦利微，輒棄耒耜而從之；惟下番禺諸鄉，其俗儉重樸勤，能盡地力。又引金氏廣東通志云：廣郡稱海濱鄒魯，士多剛方，崇信義際風雲者喜以勳業自見，廉恥相高，時窮見節，往往有之，詞章文藻，視爲餘緒，然登高作賦之流，摩肩輩出，華實並茂；惟冠昏喪祭多簡略，衣冠宴會尙奢侈。又引番禺縣志云：縉紳尙氣節，宗禮讓，願洪濤浩渺，易以叢奸。邑之比，農而不商，谿峒之間，鄉豪爲政，西南邇郡，土沃民稠，士族駸駸稱盛。又引金氏通志云：東莞縣士喜豪俠，矜氣節，多以功名著聲，建節樹牙，疇昔踵接，而慷慨赴義，及馳名著作者，亦不乏人，土困毛錐不死灰自棄，輒徒途鍵囊，其乘舟楫之便，聘其駑桀，恣馬以逞者，多出於瀕海之鄉。又引順德縣志云：國初，宮室器服有度，今富者，綉繡羅紈，婦人首飾翡翠金珠，器皿宮室雕斲黝垩，召客珠窮水陸，富者欲過，貧者欲及。又引金氏通志云：順德鄉落富民，器服相高，宮室雕鏤，富而厚生。其俗吝相周，而喜爭競。又引羅氏五山志林云：順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鄉爲多，聚族以處，煙火稠集，樓房高至五六丈，遙望之如浮閣，高出林表，參差不一，最富豪者有回字樓，高倍之，四簷落水，內閣三層，中有八柱，廳下有井有窖，積柴米



其上，雖有寇盜，可數十日守，儼若一城墉焉，明末倭擾，每恃此備盜，其制出而愈巧，防火則四牆皆可噴水，或盜已入，則抽其機，而室地忽陷於穴，因獲焉，國朝承平久，十毀其八矣。又阮氏廣東通志卷九十三輿地畧十一風俗下肇慶府條引包孝肅集云：地最避僻，性獷，得易動難安。又引四會縣志云：細民樸野，急於生理輕於逃竄，父子各爨，兄弟異籍。又引肇慶府志云：陽江倚山瀕海，習氣頗殊，好勇輕生。又引鶴山縣志云：鶴山俗尚門第，矜氣節，慷慨好義，不甘諂生。凡此雖皆指本系一部地分域而言，然舉一反三，亦足徵本系主要屬性矣。

本系人士，富團體情操，習自尊，喜排外，非遇同一方言人士，不與深交，卽或外出經商，亦不輕易改其方言，故本系人士足跡所至，卽本系方言隨之，國內然，國外亦然也。其語言雖頗存隋唐舊音，然以音節句調高下不同，初至者莫由領悟，輒謂其自異中土，別爲風氣。（見王闔運廣入記）

按民系或民族之所以區分，揆其根由，厥有四事，四事者：一人種，二語言，三文化，四地理。人種異同，基於源流，形體：血型，智力四端；文化內包，則有歷史，風俗，倫理，宗教，學術，藝術，教育，技能，器用，建置，組織，權力及團體意識等等。本篇於人種，只究其上世源流，及一般形體，語言則擬於下文另錄，文化則除群意附述於此，風俗留述於後外，其餘悉入本系別門著錄，茲不贅，地理則見本志輿地略，亦不贅。

本系人形體，頗爲中西人類學家所注意，然至今尙鮮精密週詳測驗，普通所知者，僅史錄國氏所述數點而已，史氏中國東部及廣東之人類云：一。其在東部中國，漢人身材，矮於北人，而廣東漢人，又矮於東部漢人；二。廣東漢人其臂每較別系漢人爲長；三。廣東漢人旬短脛短足，此與北部漢人稍異，而與東部漢人股短脛長者尤異，股脛長短與其人足部及其人身材之相對長度，影響甚鉅；四。江浙及廣東，漢人軀幹短，北部中國及安

徽高麗其人軀幹長；五。其頭頸長度每沿身材增高者而爲相對之減小。此則身體量度上差異也。至頭面膚色，亦有數事：一。東部漢人，除浙江外，其頭形指數均較北部漢人及廣東漢人爲高，而滿州漢人及滿人高麗人頭形指數，亦較北部漢人爲高；二。鼻形指數似表示自北而南自寒冷乾燥之區而海濱較熱之區，而逐漸減小，東部漢人顯與其隣居諸北人有異；三。三種不同之長頭型，有數特性，顯見殊異，而克知孰爲北部漢人孰爲南部漢人，依理亦可依高類或中類之頭形指數論次其爲二型或三型；四。皮膚顏色，除南部中國之混有黑素者，似可謂其爲受日光影響，蒙古利亞式眼，且較其他北部省分及其他屬於純粹蒙古利亞式者更爲顯著，斯其特色，其顴形鼻，亦最特別。史氏所曾測驗之廣東漢人，十九皆爲廣府系人，客家福老殊寥寥也，故爲譯述如此。（見Shirokogoro氏著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頁五十五）

按人種測驗，於民族或民系研究，關係甚鉅。普通治此學者，分量度察視二事。量度者；一身材，二臂長，三足長，四頭高，五頭長，六頭寬，七頭高與頭長之比例，八頭寬與頭長之比例，九最小額徑，十橫經顎骨之面徑，十一鼻梁根與下顎尖之距，十二面寬與長之比例，十三鼻梁根與上門齒端之距，十四鼻長，十五鼻寬，十六鼻寬與鼻長之比例，是也。察視者；一膚色，二頭髮，三鬚髯，四眼色，五眉毛，六眉梁，七眼臉，八前額，九鼻形，十顴骨，十一牙床，十二顎骨，等等是也。其最要者爲頭寬與頭長之比例，鼻寬與鼻長之比例，即所謂頭形指數鼻形指數也。關於粵人之入種測驗，雖中外尙鮮人爲專門研究，然其於論述中國一般人時，亦每注意及此，如李濟中國人種之構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一書，所引哈齊生(Hutcheson)哈根(Hogen)，柏內屯(Breton)懷德(Whyte)，及李本人，皆曾於廣東人畧有論述。據李氏綜合研究結果，廣東人身材爲一六一八米厘，頭形指數在八十以上者佔百分之五八又小數五九，在七五至七九又小

數九九者佔百分之三六又小數九五，在七四又小數九九以下者佔百分之四又小數四六。鼻形指數則平均八〇又小數三三。但李等所述，除懷德所測驗曾明謂為福老人外，其餘皆屬泛指一般粵省漢人而言，未嘗分析孰為廣府孰為客家福老也。史氏(S. M. Shirokogoroff) 測驗，在上海香港廣州三處完成，其材料來源可分二組：一組得自醫院及工人，一組得自上海香港之捕房，所測驗廣東漢人，達三三一一名，大抵皆生長廣東省者，所雜客家籍人僅十五名，福老籍人亦甚少，故可認為廣府系記錄也。據史氏記錄，粵人平均身材為一六〇二又小數七米厘，(客家人身材據云平均一六二八米厘，福老人則一六二七米厘) 頭形指數在七五至八四間者佔百分之七四又小數六三，在七五以下者佔百分之十四又小數二〇，在八四以上者佔一一又小數一七。鼻形指數在八十至一百間者佔百分七二又小數九，在八十以下者佔百分之十九又小數九，在一百以上者佔百分之七又小數二。此則其大較也。詳情可視原書，茲不錄。

又按關於粵人之血型檢驗，民國十七年梁伯強君曾於科學第十二卷第十二期發表最近血型類別研究之趨勢及其與我國民族(漢族)變遷之關係，論文一篇，謂廣東人含 A 類血球者佔百分之三一又小數四，含 B 類血球者佔百分之二三又小數八，含 AB 類血球者佔百分之四又小數八，含 O 類血球者佔百分之四十，其黏集指數為一又小數二六。梁氏綜合比較，得一結論，謂中國越南的人含血液特質 A 越多，越南的人是越純粹的，在我國北方多 B，南方多 A，這是無疑的(引梁氏原文)。梁氏結論，雖不無獨到處，然此乃相對事象，按之史實，今日粵人，其先固亦頗與漢族以外諸異族混化也。其說詳上。又梁氏所述廣東人，以未嘗明示其入系屬，廣府系人耶，抑客家或福老系人耶？均無考。故茲亦不叙錄。

(待續)

## 元刊續資治通鑑殘本跋

溫 丹 銘

元刊續資治通鑑存卷下二卷，首題續資治通鑑卷之幾，下有白文前集二字，次題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李燾口進，版心題宋鑑幾，半頁十五行，每行二十四字，案雙鑑樓藏影元雲衢張氏集義書堂本，出自日本佐治文庫，亦十五行二十四字，則此本疑爲集義堂本也，江南圖書館藏建安朱氏與畊堂本，十三行行廿二字，題下無前集字，與此別爲書影題一本，詒宋樓藏建安陳氏餘慶堂本，題上有續宋編年四字，江南圖書館影題同，則目錄亦當有此四字，與續宋中興編年，分爲二編，江南館藏建安陳氏餘慶堂刊本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正與詒宋樓藏書志鐵琴劍樓書目所載同，其行款亦十三行廿二字，則餘慶堂本實本于與畊堂也，疑與畊堂本亦有中興一編，特不具存，而餘慶本已增入諸儒集議，則其刊必在後也，其版心有宋鑑等字，后集首行下有后集字，與此本同，鐵琴劍樓書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目後有武夷主奉劉深源校定一行，與與畊堂本同，而不載與畊堂木記，未知果爲一本否，詒宋樓志云，是書元有兩刻，一爲日新堂張氏，一爲餘慶堂陳氏，儀顧堂續跋，復增入與畊爲三，據今所列則可見者，已有五也，以下五本，皆無宋史全文字，今嘉業堂藏本，則有宋史全文字，十六行，行廿五字，目錄題下有木記云，宋史通鑑一書，見行者節畧太甚，讀者不無遺恨焉，本堂今得善本，乃名家所編者，前宋已盛行於世，今再繙諸梓云云，與詒宋樓明天順刊本同，其目錄題續資治通鑑長編，尙無宋史全文字，至正文題，始加入，詒宋樓及昭文張氏愛日廬藏本，卷首皆題豐城游明大昇校正，張藏本，邵亭書目云，十六行二十六字嘉業堂則十六行二十五字，未知邵亭書目有誤否，邵亭云，元刊

本又題諸儒集議續資治通鑑，蓋此書當以與畊本修義本爲最先，餘慶堂本有增入諸儒議，次之，然餘慶堂雖增諸儒集議，而尙未標題；其後又加入標題，游明本則合續宋中興編年十五卷，及宋季三朝政要，析其理宗朝併入爲三十六卷，而以度宗少帝及益廣王事迹爲宋季三朝事實，改名宋史全文，其命名已爲不通，最後坊本，遂有題爲新增講義續資治通鑑宋史全文，則益爲可笑，蓋書估之講張爲幻，但求競新，不顧文義之安如此，至版心之題宋鑑，則自元代已然，蓋從省文，惟三朝政要則題正要，然總其名則爲宋鑑，故楊文貞文淵閣書目，亦沿其名，許周生鑑止水齋集，書宋鑑後，據東里續集，謂總題宋鑑，蓋楊文貞真合而成，坊刻併爲三十六卷者，非也，四庫提要，不知游明本卽沿元刻前后集正要附錄，畧爲增竄，而謂靖康以前，取諸李巖長編，高孝二代，取諸留政中興聖政草，及無名氏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孝留二代，取諸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惟後載度宗少帝益王廣王事蹟，別名宋季三朝事實者，則爲元人專輯，蓋由未見宋鑑前集，及詳考后集政要，與元代三書合刻，遂以其沿襲者爲專輯，瞿氏目亦從而剽其說，未免失之不考矣，且游明實明人，日皆誤爲元刊，陸氏始辨正之，而嘉業堂仍題爲元刊，殊令人齒冷，此諸本雖存僅一卷，然爲修義堂本，與雙鑑樓影元本，同出一家，而存其真面目，故就是書各刻可見若，考其源流沿革，先後得失，以爲言版本者之壹助。

## 補讀書廬題跋

溫丹銘

## 集千家注批點杜工部詩集

此書天祿琳琅後編。誤入宋版云。凡文集二卷。詩集二十卷。前有年譜。後附錄元微之誌銘。唐書本傳。王洙序。王琪後記。王安石序。胡宗愈序。歐陽修王安石詩。蔡夢弼草堂詩箋跋。又十三條。則辰翁文集中評論杜詩之說。注有遺者。補附每卷之後。建陽小字本。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則云。是書元槧本。無補遺二字。題須溪劉會孟先生評點。前爲大德癸卯劉將孫序云云。据序當爲高楚芳所編。每卷後有補注缺葉。此本舊爲繆荃孫所藏。壹二卷標目批點。下有補遺二字。故繆記依丁氏語。定爲明本。然丁氏所藏。有明嘉靖九年石亭練沂序。係嘉靖刊本。與此本不同。案日本訪書志。載此書元槧有二本。一元槧元印本。卽留眞譜初編所印之半頁十三行。行廿三字者。其一爲楊氏又藏之一本。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序文每行減一字。版幅略縮小。亦爲元刊。蓋卽與此本同版。据前本翻刊。而改者。十二行。其省筆誤字皆相同。如元微之誌銘。十三行本。微誤作微。此本亦同。其年譜則仍十三行。而行數較密。其因襲之跡顯然。十三行本。惟卷一題會孟評點。此卷亦然。其目錄及第一卷。補遺二字。筆法不同。顯係後所加入。至其無將孫序。或係失去。或係當時漏刻。皆未可知。天祿及四庫著錄。皆無此序。故天祿誤爲宋本。而楊氏据此。遂謂四庫本爲明刊本。亦未得也。此本附錄至王洙序止。無王琪以下記序跋。末行卽續刊杜工部詩集附錄終。當由各記序跋佚去。遂改刊此一行。亦見建陽麻沙本之草率也。要之。此本實與楊藏之又一本同。故定爲

元槧明印。爲得其實云。若年譜在附錄後。則又裝訂者之失也。卷首有雲輪開基孫二印。日本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所記由本某藏本。及容安書院藏殘本。行款界幅。皆與此同。亦定爲元坊刻。

# 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善本書跋

朱 俠

## 明嘉靖刊本誠齋易傳跋

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前後有自序，卷首有宋臣寮請鈔錄易傳狀，及楊承議申送易傳狀。後狀云，前權道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楊長儒，准本州公文備准省劄照對先父生前所著易傳，蓋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稿，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約十五萬字，乞繕寫申發。此狀末附有題識云，上二狀，廼傳之所以存也，後狀出承議君，味其辭旨，能讀父書者也，用是知先生有子，故刻于此，朔野耕識，版心有療鶴亭三字。攷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明嘉靖刊本誠齋先生易傳下云，有嘉靖壬寅開州王崇慶朔野尹耕重刊兩序，版心刊療鶴亭三字，案此本雖無王崇慶尹耕二序，然有尹耕小識，及療鶴亭三字，則爲明嘉靖本明矣。乃本館舊書目，題爲宋淳熙刊本，蓋僅見淳熙戊申楊氏自序，卽遽稱爲淳熙刊本，不知楊氏尙有嘉泰甲子後序，後狀所謂淳熙戊申八月下筆，嘉泰甲子四月脫稿，則淳熙時書未作成，何能付刻，書估去明王尹二序，以冒宋本，然尹耕題識及版心療鶴亭三字，尙未去也，何以能欺識者。且宋本誠齋易傳，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黃丕烈藏見宋元本書目行格表此本每半葉九行，行二十三字，則其行款與宋本已不符，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宋刊本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下云，明嘉靖間有二刻，一刻開州，一刻鄞縣，而開州刊較前，所謂療鶴亭本也，然其誤已不可勝乙，姑以序言之，幽觀其變，湛思其通二句，誤爲於是幽觀其通，故易者通變之書也，脫故字，變在彼變，變在此，脫下變字，於何求中正，脫中字，案此本卽瞿氏所謂開州本



也；序文脫誤與之全同；亦可爲非宋本之一佐證。開州本雖不及宋本，然避世頗鮮，亦足珍也。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吉水人，官至寶謨閣學士，致仕，韓侂胄召之不起，開禧間，聞北伐，憂憤不食卒，專蹟其宋史本傳。是書多引史傳，以證易理，初名易外傳，蓋仿韓詩外傳爲之，其名甚當，後改今名，後儒遂疑其非解經正宗，爲楊氏妄創，而不知韓嬰已先有此例，惟改外傳爲傳，頗自居內傳之列，此則楊氏之過也。

## 明崇禎刊本太常紀跋

太常紀二十二卷，明李日宣編，崇禎丙子刊本，內分祀訓紀一卷，祀禮紀六卷，祀樂紀二卷，祀儀紀五卷，祀品紀二卷，祀賦紀一卷，祀官紀一卷，祀署紀一卷，祀祿紀一卷，祀賫紀一卷，祀器紀一卷，每紀首各有蕭彥小序，述所以作之意。案日宣序謂考實祖紀此字疑衍查紀，定於萬曆壬辰，二十年

今歷四十餘年，未之或易，又日宣新紀始末篇謂，肅公固已言之矣，然則萬曆壬辰太常紀，實作於蕭彥，本書卷十四末，稱少卿臣彥，蓋彥爲太常寺少卿，時正卿爲臣源，或卽姓查乎，

日宣不過就舊版畧補天啓崇禎事於各紀之末，故其序稱爲太常續紀，而所續者，又各廁於原卷之末，並不分列，惟續祀器紀序一篇，又名新紀始末，則列於卷首，凡崇禎補刊者，字體與萬曆原迥刊然不同，可一望而知，序作於崇禎九年丙子，紀事有至崇禎十年者，蓋刻成於此年也。吾家舊藏萬曆鈔本太常寺考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清四庫全書有太常續考八卷

，亦不著撰人名氏。提要謂崇禎時太常寺官屬所輯，凡祭祀典禮，皆詳悉具載，雖不免爲案牘簿籍之文，而沿革損益之由，名

物度數之細，條分縷晰，多明史禮志明會典明集禮及嘉靖紀典之所未載，蓋總括一代之掌故，則體貴簡要，專錄一官之職守，則義取博賅，言各有

當，故詳略迥不同也，况集禮作於洪武，會典作於成化，嘉靖祀典惟載一時更張之事，自世宗以後，百餘年之典制，記載闕如，此書職官題名，終

於崇禎十六年，則一代儀章始末，據此，則萬曆太常寺考，及太常紀，李

日宣續紀與舊紀合刊者，四庫館臣皆未之見，則此等書在清乾隆時，已流傳甚少矣。考明代太常掌故者，尙有嘉靖南京太常寺志十三卷，天啓南京太常寺志四十卷，今皆未見，惟明鈔本太常寺考，及此太常紀刊本，皆世間所稀有，是不可不爲之表章者也。太常典禮，在今日視之，固非急要，在明代則史實攸關，如天啓太常寺志，忽入成祖生母碩妃一節，成爲今日考明史者之疑案，聚訟紛紜，未有定論，非綜合明代前後太常各志，爲之考核，不能明其特記此事者之始於何人，而爲之定讞；又如十三陵附葬之妃嬪，及金山所葬妃嬪與諸王公主，前後凡數十百人，此紀載之特詳，亦考古者所不可廢也。

### 明嘉靖刊本廬山紀事跋

廬山紀事十二卷，明桑喬撰，嘉靖刊本，前有嘉靖辛酉喬自序，及廬山圖四葉。第一卷通志，分山紀，品彙，隱逸，僊釋，雜志，災祥，怪異，藝文等篇，第二卷通志，總論登山道路及各處名勝古蹟，第三至第八卷，叙山北道路名勝，第九至第十二卷，叙山南道路名勝。綱目分明，紀事皆題原探書名。惟嘉靖以前記廬山諸書，桑氏大都未見，其自序云，古之名賢，如周景式廬山記，張僧鑒潯湯記諸篇，今不及見，獨見其數語於類書中，而宋陳舜俞廬山記，馬玕續廬山記，戴師愈廬山文物列傳，並稱名作，亦購之不得，願獨以己意撰述，去取無章程云云，則其所引周景式廬山記等，非原書也。喬字子木，江都人，嘉靖壬辰進士，官至監察御史，以首劾嚴嵩爲所構陷，謫戍九江，以卒，事蹟具明史本傳。此書卽其在戍所時作也。四庫全書地理類存目，雖亦有廬山紀事十二卷，然潯爲范昶補訂者，非桑氏原本，提要云，此書成於嘉靖辛酉，至順治戊戌，巡按御史許世昌屬南康推官會稽范昶重爲補訂，以山陰山陽，別其條貫，屬南康者列于陽，屬九江者列于陰，又取喬後百餘年間事蹟題詠，綴補於後，仍依喬書舊例，皆題原探書名云，則四庫館臣所見，爲順治刊本，非嘉靖本也，此

書各家著錄者頗少，惟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有之，然不注明版本。

## 鈔本崖山志跋

鈔本崖山志五卷，明黃淳撰，前有萬曆丁未黃淳序，總目下有培孫者跋云，崖山志五卷，許先生蘇民得自金陵，破爛缺汗，不能久存，此書罕見，故影鈔一過云云，是此書影鈔萬曆本也。前附錄新會縣志黃淳傳，知淳為萬曆八年進士，序作於丁未，為萬曆三十五年。攷道光廣東通志藝文略，有崖山志十八卷，明張詡撰，注云存，又有崖山志小彙，明黃斌撰，注云未見，而黃淳志則不載，意當時未知有此志也。此志前載舊志序跋二篇，一為弘治十六年南海張詡序，一為弘治十七年東莞劉存業跋，則張志十八卷，乃刻於弘治間也。涵芬樓祕笈第四集有崖山集一冊，孫毓修跋云，此集不分卷，繡谷亭鈔本，原四冊，今存首尾二冊，吳城手跋，謂是向天一閣借鈔，書根題崖山集，刻於弘治年間，蓋亦不知撰人，今檢嘉慶天一閣書目，已無其名，書尤足秘云，案此即張詡崖山志，刻於弘治中者，稱崖山集已誤，云不知撰人蓋失於考檢耳，今以崖山集與此書對校，其圖像大同小異，帝紀一篇，則黃志較張志為詳，蓋合併張志之帝紀事蹟兩篇，而又增輯也。故卷減而事增，其他卷則崖山集所有不多，不能比勘矣。前賢謂宋史於益廣二王事蹟甚略，今觀此書，帝紀及三忠傳列忠紀遺民紀數篇，搜羅弘富，不特有裨於廣東志乘，即於宋史亦可賴以增補，苟有人焉，為之精加考核，刪其空論，則更善矣。

## 嘉慶鈔本棲里景物略跋

棲里景物略十二卷，補遺一卷，清張之鼎撰。之鼎事蹟具光緒唐棲志耆舊傳，略謂之鼎，字仲謀，齋曰半庵，邑諸生，博覽群書，長於詩文，隱居橫潭別墅，詩文倡和，韻林中無不知有橫潭張半庵也，喜著述，日居臥癡

樓，擁萬卷，手輯棧里景物略十二卷，神僊通紀百卷，橫潭草堂詞若干卷，又唐棧志藝文類，與傳略同，惟橫潭草堂詞作橫潭堂詩，必有一誤，或詩詞均有，不可得而知矣。攷棧里，卽唐棧，或曰塘西，以昔蘇子瞻有句曰，明朝歸路下塘西，于是鎮以此名，繼因宋末有唐珏，常避難棲此，後人慕之，遂更名唐棧耳。其地在仁和縣北五十里，與德清縣接界，水南屬仁和，水北屬德清，長橋跨據南北，實省會之一門戶也，且山川秀麗，爲文人低徊流連之地，商民輳集，爲東南富庶之區，此書於棧里山川古蹟佚事無不備，實足補邑志所未及，稱爲略者，是張子自謙之詞也。首有康熙甲子七月既望江湖侶人麀序，則此書成於康熙時。末有嘉慶己巳正月裔孫迎煦跋，謂是書爲從高祖半庵先生著，原本久佚，今從邵蘭生借得鈔本，倩人重鈔，分裝四冊，藏于家。後附有壬申夏日繙者重記云，蘭生是書原本，庚午春，爲祝融攝去，此本以重鈔獲存云云，則此書實爲僅存之本也。卷一有黃氏纂經堂所藏書朱文長方印，末有關臺外史朱文方印。

### 莫友芝校本封氏聞見記跋

封氏聞見記十卷，唐封演撰，乾隆丙子德州盧見曾雅雨堂刊本，同治己巳獨山莫友芝校，有謬荃孫雲輪閣藏印，前有莫氏題識。卷一上有朱筆書光緒辛巳夏五，祐孫依莫氏校本遂錄初成一行，案此書雖由祐孫以朱筆錄莫氏校語，然字跡亦頗仿莫氏，幾可亂真。莫氏題識云，以明隆慶戊辰錄宋鈔本校此刊本，第二卷石經篇，增出百六十三字，三卷制科增二十三字，銓曹增六字，四卷尊號增二十六字，露布增八字，五卷燒尾增十九字，圖畫增二十四字，其一二字足補正者，又各數十處，悉於卷端行間標記，以便觀覽，此刊所據陸敕先依吳方山秦酉巖兩本錄校者，不及隆慶舊鈔遠矣，封氏書雖說部彙記之流，其述唐代掌故，多史志遺略，足充學者攷鏡資糧，漁洋亟稱之，雅雨亟刊之，皆以此，儒有好事者更以此校付雕，當亦王盧

所深許也。莫氏謂陸敕先依吳方山秦酉巖兩本錄校稍有錯誤，因陸貽典依孫允伽之本鈔錄，而孫允伽假吳方山及秦酉巖二本以校勘者，陸貽典僅假而錄之，非其親自校也，有孫氏陸氏兩跋可證。此書之善，及封氏事蹟，四庫全書總目言之頗詳，茲不贅述，雅雨堂本，出於明正德本，莫氏以隆慶錄宋鈔本校補，增出三百數十字，然雅雨堂本目錄下跋云，卷七空五葉，則宋鈔本亦未能補足，四庫總目所列缺佚之處亦然，則此書在宋時已殘缺不全，莫氏所校補，不過較勝他本耳，不能全復舊觀焉。

### 知不足齋鈔本巴西文集跋

巴西文集不分卷，六冊，元鄧文原撰，知不足齋鈔本，首尾均有知不足齋鈔傳秘冊，及遺稿天留與以文等朱文篆章。四庫全書總目云，巴西文集一卷，元鄧文原撰，文原，字善之，一字匪石，蘇州人，隨其父流寓錢塘，自稱巴西，不忘本也，生於宋理宗寶祐六年，宋末應浙西轉運司試，中魁選，至元間，行中書省辟為杭州路儒學正，官至集賢直學士，至治二年，為國子監祭酒，致仕，致和元年卒於家，諡文肅，事蹟見元史本傳。文原學有本原，所作皆溫醇典雅，當大德延祐之世，獨以詞林耆舊，主持風氣，袁桷貢奎左右之，操觚之士，響附景從，元之文章，於是時為極盛，文原實有獨導之功，所著有內制集，素履齋稿，今並未見傳本，此本不知何人所編，僅錄其碑誌記序等文七十餘篇，近時藏書家，皆與此本相同云云。案此鈔本有碑狀記序等文八十五篇，余家鈔有文津閣四庫本巴西文集，則亦八十五篇，四庫總目所據，蓋為文淵閣本，較文津閣本少十餘篇，是亦文津勝於文淵之一證也。然文津閣本亦多脫落，殊遜此本。顧嗣立元詩選，錄有文原詩，蓋出於素履齋稿。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有弘治以前鈔本巴西文集一卷，謂朱性父藏書，後歸邑中毛氏，泰興季氏，卷末有楊君謙手跋，未題弘治二年二月廿四日楊循吉。攷鄧氏文集，未有雕本，雖有鈔本流傳，然除瞿氏所藏明鈔本外，鮑氏所鈔，亦可稱為善本矣。

## 研谿先生詩集跋

研谿先生詩集七卷，清惠周惕撰，康熙寫刊本，分六集，曰北征，曰崢嶸上下，曰東中，曰紅豆，曰囑語，曰謫居，前有南陵徐氏朱文方印，小宛齋主白文方印，積學齋徐乃昌藏書朱文長方印，書端有墨筆評註，未有牧騶手校朱文方印，蓋卽斯人所評註也，目錄下有墨筆錄其小傳云，周惕，字元龍，江南吳縣人，康熙辛未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密雲知縣，著有研谿詩集，原名恕，子士奇，字半農，孫棟，字定宇，以經學世其家。近人崇尙清代經學家詩文集，百計搜羅，獨研谿先生集傳本較稀，藏書家豈見著錄，惟歸安陸心源捐資建湖歸公書籍目錄，有研谿詩集七卷，文集一卷，詩說三卷，附錄二卷，陸氏書大都售於日本，其書存否，不可得知，詩說三卷，及附錄，刻入借月山房叢書及學海堂經解。是集雖僅有詩而無文，然其詩學，頗得力於王漁洋，王氏居易錄云，吳郡門人惠周惕詩說，言博而辨，不主故常，可備一家之言，己酉，余在淮陰，始來執贄，及予爲祭酒，又從游太學，辛未，會試，予以兵部侍郎爲考試官，周惕適以第六人中式，入翰林，案研谿先生孫定宇先生，撰漁洋山人精華錄訓纂，自署小門生，惠氏三世傳經，世稱吳派，與皖派各樹一幟，爲清代治經者所宗仰，蓋其家學淵源有自也；卽其爲詩，亦具家學，蓋自研谿先生學詩於漁洋山人，至其孫且爲漁洋注詩；足徵惠氏學術文章，皆具有家法。世傳研谿所居，曰紅豆書屋，在吳城東南冷香谿之北，吳郡東禪寺有紅豆樹，爲白鴿禪師所種，研谿移一枝植階前，因自號紅豆主人，僧上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屬和者二百家，鄉人稱研谿曰老紅豆先生，半農曰紅豆先生，松崖曰小紅豆先生，余家有定宇先生所刻精華錄訓纂，版心題紅豆齋三字，是其居處之微，亦存祖澤，可想見其流風餘韻焉。是集有紅豆集一卷，崢嶸集卷首，又有紅豆詞十首，獨不見所謂自題紅豆新居圖五絕句，或因和者二百家，別有單行刻本歟。

## 明唐藩本文選李善注跋

文選六十卷，梁昭明太子選，唐李善注，每卷首題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前有元延祐時余璉序，本館舊書目遂題爲元延祐五年余璉刊本。案元鄭元祐僑吳集云，張伯顏，長洲相城人，原名世昌，字正卿，成宗賜名顏，由將作院判官，累任慶元路同知，延祐七年，陞奉政大夫池州路同知，後遷章州路，告老，以平江路總管致仕。又案余璉序謂，大德九祀，伯都司憲新文選之梓告厥成，越十有三載，梓蹈災轍告厥廢，再明年，卽池故處吾歸老焉，未幾，同知府事張正卿俾邑學吳梓校補遺繆，遂命金五十，以自率，據此，則池州所刻文選，第一次在大德九年，爲伯都司憲所刻，第二次則在元祐七年，張伯顏知池州府事時所重刊，舊目誤以張伯顏刊爲余璉刊，又誤以余璉歸池州之年，爲張伯顏刊文選之年，不知未幾二字，實括二年而言，此不加詳攷者之故也，且元張刊本，每半葉十行，行二十一字，或多寡不等，此書雖亦十行，行改二十二字，皆均齊如一，顯非元刊，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載明唐藩成化丁未重刊元張伯顏本，其行款與此同。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明唐藩本文選跋云，文選李善注，淳熙辛丑尤延之刊本外，卽推張本爲善，汲古閣本多脫誤，如左太冲吳都賦，樞材悍壯，注引胡非子，胡誤改韓，不知胡非子爲墨子弟子，此本不訛；又張平子思玄賦，脫瀾漫瀟靡藐以迭邊二句，並注；陸士衡答賈長淵詩，脫魯公戾止袞服委蛇二句，並注；曹子建箜篌引，脫百年忽我適瞿氏誤作遺，善本生在華屋處二句；鮑明遠放歌行，脫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二句；曹子建求通親視表，脫有不蒙施之物一句；枚叔七發，脫自太子有悅色，至然而有起色矣二段，並注有數百字之多；此本皆不闕，雖翻本亦足珍也云云。案以上所舉各條，此書皆不脫誤，足證爲唐藩本無疑也，惟瞿氏藏本，有唐藩希古序及唐世子跋，而此書則皆無之，蓋書買特爲刪除，以混元刊本耳。此書前有風鼓亭藏書記朱文長方印，末

有墨筆題明後七年庚寅且月吳虞顧橋寓公父閱竣十七字，庚寅爲南明永曆四年，卽清順治七年，蓋爲明遺民，故不奉清正朔耳。

## 天一閣鈔宋本新編四六寶苑跋

新編四六寶苑群公妙語，原四十三卷，宋祝穆編，今存卷一至卷二十五，四冊，天一閣朱絲蘭鈔本，舊藏范氏天一閣，薛福成天一閣現存書目。謂此書原四十三卷，現缺，存卷一至二十五，與此本全合。穆所著述，尙有方輿勝覽七十卷，四庫全書方輿勝覽提要云，穆字和父，建陽人，建寧府志載穆父康國，從朱子居崇安，穆少名丙，與弟癸同受業於朱子，宰執程元鳳蔡杭錄所著書以進，除迪功郎，爲興化軍涵江書院山長。此書前有四十三卷全部目錄，卷一卷二爲議論要訣，卷三爲弘詞提綱附，卷四至卷十一爲名公私槩，卷十二至卷二十五，爲真德秀，洪咨夔，趙汝談，劉克莊，汪藻，孫逢吉，周必大，楊萬里，朱熹，黃幹等詩文選，卷二十六卷二十七，爲經史全句巧對，卷二十六目錄下題識云，四六以全句對偶爲難，今自四字至十二字及全句散聯，各以類聚，聊備檢閱，卷二十八至卷三十三，爲頌德，卷三十四至三十八爲自叙，卷三十九至四十三爲結句，卷二十八目錄下題識云，四六頌德，莫難描畫，而其自叙求薦謝薦等類，與夫結句，莫不各欲工緻，今選奇拔萃，字字珠璣，故復哀輯，以爲曲終之奏云云。此本蓋自宋本全書鈔錄，其第二十五卷以下，皆係摘句，而非全文，故棄而不錄，則是鈔者具有去取之意，非殘缺可比，慈谿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僅有明人鈔本二卷，其餘藏書家皆不見著錄，則亦可謂僅存之本已。



# 洛誥新解出版

書印無多購者從速 精楷頁紙裝潢古雅 石印大本 實價大洋五角

大埔溫丹先生著洛誥自來莫得其解此書據新出矢令彝定爲周公營洛後王命公子明保代公職與王誥誠往復之辭如撥雲霧而見青天研究經學古史金文不可不讀之書也

代售處 開智書局 啓  
文明商務書局

## 珍籍過眼錄(續)

羅香林

## 影元鈔本金臺集二卷

影元鈔本金臺集二卷，題元南陽廼賢易之學，臨川危素大僕編。汲古閣影鈔本。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雙欄。虞集跋一頁版心下有徐仲裕刊四字，筆墨精雅。前有歐陽玄序，大字，半頁五行，行十二字或十三字，題至正壬辰七月初吉趨扉老人新賜致仕歐陽玄書于京城慶壽禪寺之僧舍，次魏郡李好文序，次至正十年四月六日黃潛書，次監察御史宣城貢師泰序，畧云：易之葛邏祿氏也，少居江南，長遊齊魯燕趙之間，以客于京師；博學善歌詩，其詞情潤纖華，每出一篇，則士大夫輒傳誦之，大祇五言類謝朓，柳惲，江淹，七言類張籍，王建，劉禹錫，而樂府尤流麗可喜，有謝康樂鮑明遠之遺風。讀此可以畧識易之詩歌之流派。卷終有虞集五律詩一首，筆力蒼老，有因君懷郭隗，千古意如何之句，次揭傒斯跋，畧云：金臺集者，友人合魯易之之詩也。其詩百餘篇，森然若開羣玉之府，圭璋琬璜，各有列位，辭語至到，而神興情詣，動盪激越，可歌可舞，信乎其能諭諸人者。末題至正三年二月既望揭傒斯書，次爲華峯真逸張起巖上題金臺集後，七絕四首，再次爲危素後序，畧云：易之金臺前藁，余既序之矣，及再至京師，又得後藁一卷。是金臺集二卷，其輯錄非同時，故序跋年代有相差至十餘年者。危跋後，有程文楊彝二跋，一題至正辛卯，一題至正十五年冬十月望。

按金臺集，汲古閣有刊本行世，見元人十種詩，半頁九行，行十九字

，歌詩有序目，與鈔本微有出入，據十種詩刊本後汲古閣主人毛晉識語，謂葛羅祿氏，與罔紇錯壤，去中國甚遠，其俗好射，易之獨不操弓矢，且好利祿，易之絕無意仕進，嘗以詩謁貢御史曰：此心泯然無他好，其有好而得之者盡在是，其實錄也，金山之西北者，向不知詩文，自易之始，江南人稱其與韓與玉，王子充，爲三絕，名雄京師，一時名公如虞伯生揭曼倩等，莫不嘆賞，惟臨川危大僕尤甚。茲集二卷，卽其手編，前後諸序跋，不但評論詳覈，書法亦極精妙，因倩友人王與公摹而付諸聚客，初本臨本，余亦不能辨，云云。

又按汲古閣刊本原詩二卷，其格式改易，與元人九集同爲九行十九字，獨前後序跋，悉照此本鈎勒付雕，然其精妙，視此固遜一籌也。此影鈔本，現歸武進陶蘭泉家。卷一第一頁有宋本及申二朱文印，汲古閣主人所鈐，其下更有汪蔡各家印章十方。

### 明鈔本丹崖集八卷附錄一卷

明會稽唐肅處敬撰。

明鈔，黃蘗園手校本。全書半有韻文，半無韻文，上四卷首賦，及四言古詩，次五七言古詩，次樂府歌行及五言律詩，又次七律七絕及其他雜詩；下四卷，首記，次序贊，次箴銘雜著，又次題跋墓銘；附錄一卷，首唐應奉行狀，次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次丹崖先生畫像贊，又次弔唐丹崖先生文及輓章等篇。卷一首危素序文，末署前太史臨川秦淮旅舍書，次宋濂序文，末署洪武四年春正月望日金華宋濂序，又次戴良序，末署友生九靈山人戴良序，又次申屠衡息來葉序，末署洪武八年歲在乙卯二月己望，吳郡申屠衡謹序，時留鍾離之瞿相山也。卷末有天順間沈琮題跋，末署天順八年夏五月朔旦平湖沈琮識，最後黃蘗園朱書題跋，文云：

「此鈔本唐丹崖集，余藏之篋中久矣，疑是影寫本，頃訪同年友於

琴川，出所藏古籍相欣賞，見有黑口版天順丹崖集，遂携歸手校一過，卷中空格皆墨釘，有題無詩處亦同，抄所誤者又據刻本正之，行款間有與刻殊者，當是鈔所改耳，此實照寫，非影寫也。余於元末明初人文集，頗蓄黑口本，今此集得友人藏本可以校正，甚矣人之有同嗜也，友爲誰，張其姓，變其名，子和其字，蕘友其別號也。庚申冬季十有二月蕘圃黃丕烈識，（下有朱文蕘圃手校方印）。危素序文第一頁右角朱文蕘圃手校方印一，（與上述印同），朱文南錢草堂藏書記長方印一，宋濂序文第一頁右角白文南錢草堂方印一，卷一第一頁右側朱文梅谷胡處形印一，朱文江樞經眼小方印一，朱文春兩樓校藏書籍印方印一，白文南錢草堂方印一，朱文陸口子孫鍾方印一。其書今改精裝，惟原日書皮，仍曾裱夾，右側題用琴川本校，張蕘友藏，左題丹崖集，中題蕘圃手校，下有白文南錢草堂方印。審此題字，亦蕘翁手筆也。

按此帙，確爲蕘翁精校珍本，所誤抄處，經由蕘翁於字加朱點，並於眉端朱記所改正字，欲以誦讀，殊順易矣。天順本，已不常見，此帙雖自天順照寫，然經前賢手校，其價值似在天順本上矣！又此書今歸陶蘭泉家。

## 成化寰宇通志一百九十九卷

明陳循等編。

明刊大字本。國立北平圖書館存殘本八十卷，凡三十三冊。書仍明裝，以藍綾摺厚紙爲書皮。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二字，注雙行，行字數同。白口，上下魚尾。四週雙闌，版匡高約八寸，廣半之。書字工楷，仿歐趙，可玩賞。每冊首葉有廣連之寶朱文鉅印，又京師圖書館收藏朱文長方印。編法，府爲單位，每府首列建置沿革，次列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產，公廩，學校，書院，樓閣，館驛，堂序，臺榭，

橋梁，井泉，寺觀，祠廟，古蹟，陵墓，名宦，留寓，人物，科甲，題詠，等事。各小題，黑體白字，至醒目。余因受廣東通志館總纂溫丹銘(廷敬)先生囑，使查此書所載廣東各府事，故特於日前往館善本室檢閱，已將要點摘寄報命，恐遺忘也，故爲題記此書大凡如此。民國二十年二月四日香林記。

### 秘書省續到四庫闕書二卷

未署撰人姓名，亦無序。

李兆洛校鈔本。半頁十行，行字無定。

卷前李兆洛題記，謂是書爲元人手錄，琴川張美川先生所藏，寄以見示，因錄副而歸之。自來藏書家未見著錄，真僅存之佚秘也。書名間有副出者，無別本是正，不敢妄改。五百餘年舊鈔善本，好古者當共賞之。道光癸巳嘉平月李兆洛附記。據此，則此本實李氏兆洛，照琴川張美川舊鈔本寫成者；又考書末照題，隆慶辛未閏月，讀二復，傳錄一過，並識。包山陸治。則知琴張氏本，實卽隆慶陸治本也。

又考是書總名下，有紹興元年改定五字，則是書原著，紹興以前，蓋已有之，其後續有更改。隆慶陸本，不知自何本照鈔；然李氏所謂元人手錄，則不足據矣。

又按是書所列編到書目，計分經史子集四類，經類書凡三百六十六種，史類書五百二十三種，集類書七百一十一種，子類書一千九百五十三種，合計三千五百五十三種。惟查所列各書，每有於目下注闕字者，意著者錄此書時，秘書省書籍，已微闕矣。

又按此帙曾經李氏朱校，卷末題辛卯三月二十二日遂菴校諸字。今其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蓋晚清李家捐送學部圖書館者也。余於北平圖書館善本室見之。民國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香林記。

# 考古學上古遺墳墓之地位

## 鋤 非

欲認識先民埋葬之所，以探究先民生活，此非易事；蓋古遺墳墓，往往多數僅屬虛設，原非有實物可尋，尤以夾有神話或傳說者爲甚；然此類墳墓，亦往往於史實有所暗示，加拿達伯爵 Earl Carnarvon 及何滑特加脫 Howard Carter 根據民間傳說以發現吐脫安克亞門 Tut. AnKh. Amen 墳墓，是其例也。二氏以前，雖已有人於是處探掘，然皆未有所獲。是故此種發現，自大體言之，實多依賴機緣。

史前葬所，極難識別，因其他並無若何標識，可使吾人一望知其古爲人葬埋之所也。卽或其地原有紀念石等之存在，然在吾人尙未覓得與遺骸相連屬之人工製造物，或自其體質上得有直接之證明以前，亦殊難斷定其墳墓是否卽史前遺跡。蓋此類紀念石等往往可爲後人所借用，貿加論斷，將錯誤百出也；在舊石器時代，尙未發現墳墓，而在新石器時代，則葬所往往爲吾人所覓得，此種葬所，各地不同，建築亦異，惟自大體言之，以屈葬者爲最多。

史期內之葬所，較易認識，以其有標識者多也。吾人所發現之墳墓，大都屬古代有權力者之遺跡，普通庶民之墳墓，比較少見，蓋前者易使人注意，因其有殉葬寶物也；普通庶民之葬所，則棺槨簡陋，每不能引人注意。

墳墓中殉葬之品，考古學家須特別注意。研究其是否屬於原初遺物，抑或屬後來侵入，此種侵入現象，各地皆有，往往新石器時代之石棺其內屍骸等品並非當時所遺，設非精心研究，覓得旁證，不易辨別其中底細也。

是故發掘棺槨墳墓，考古家須視察周詳，加意留心，蓋墳墓窳窳，其地往往無層次可尋，又少有規則之沈澱，不能推算其所歷年代。夫棺槨或墓穴必自一定之時代所造成；然亦往往為後人所重用，或將其啓發，或被人盜掘，故設非藉外圍之接觸，其本身實無年代保存之可言。此即吾人對於墳墓之年代，極難推測之故也。

古代遺跡，以墳墓葬地最有價值，蓋其地不僅可以覓得古代人民之遺骸，作為人類學上專門研究之用，且常常發現多數相連之物，置于屍骸之旁，作為殉葬之用，例如米西尼之烏爾ur及土脫安克亞門Tutankhamen之墳墓，不特遺物珍貴，且可代表當時全部之歷史。

此類殉葬之品，除去本質之興趣外，並可啓示原始人民之哲學思想，在原始人民中，禮拜死者之儀式，常常過於誇張，尤以此種已知建築琢磨之棺槨與夫葬埋用圓頂屋之民族為最，但同時彼輩又乏遠大眼光，不能處置死者而知其在世界上所佔之真實位置。是故在古代埃及文明中，一冥府或死人之都，常常與人居之城市相伴，佔地既廣，因此易使人注意，其地乃死者之居宅，故其建築不僅類似生人之房舍，抑且飾以用具器皿，一如死者生時所需用。此種原理，推而廣之，有時或將死者所心愛之家畜，殺之以陪葬，或即活埋于墓中。此種習俗，更推而廣之，則及於奴僕家僮以至於妻妾。此種習慣，至今野蠻民族中，尚有存者，故吾人于此種墳墓之發現，可以明悉當時之文化情形。墳墓遺跡在考古學上所佔地位之重要從，可知矣。

最單簡之葬埋，掘地為坑，即置屍其中。屍身與泥土相接，並無棺槨及其他保護之物，間或包之以皮，此雖易於消滅，然或環境適宜，亦往往能保留數千年之久，例如萊因河平原，散佈新石器時代墳墓多處，考其年代，約在紀元前六千年至一萬年左右，尚有多數骨骼，保存完好，足供發掘。銅器時代之骨骼，亦常常發現，其情形與新石器時代所發現者相彷彿。

發掘此種墳墓，不僅須備專門智識，以冀能有發現；且須注意其他各

種環境，如地表上地質泥土之情形，以及層次之排列；至屍身之位置，則大抵不外下列各情形。

(一)平置，往往以背着地，臂腕位置：(a)置於胸膛，(b)放於兩旁，成對稱狀。此乃棺中通常屍身位置；其置屍身櫃中，或石棺中者，亦往往如此。

(二)摺置，膝向頤，而其位置：(a)側置，(d)背置，(c)面部着地。

(三)安坐形狀，頭在上。

所謂安坐形狀者，吾人常常於現代之野蠻民族中發現之。其形狀脊柱直立，髖骨下向，骨骼高出。此種情形，不常遇見，普通覺得著，惟在若干特別區域中，例如秘魯，安坐形狀之葬埋，則常事也。

(四)穿入墓中，並無系統，四肢彎曲，間或疊摺。

多數考古家曾探覓屍骸葬埋之各種位置而定以若干表號意義，此種信仰間或證實。在多數情形之下摺疊之屍體大抵為防止後人之檢察或鬼怪之佔用。有時面部方向常有一定，通常朝東，然大抵須視各民族習俗之不同，且在時間空間，亦大有分別。凡此不過習慣與迷信而已。此外有抱實用目標，而將屍體疊摺，或至縛束屍體，使之易于產埋者，亦屬常有事例。此種習慣尤以在原始民族中為最。蓋以挖掘器具，不發達也。

吾人常喜記載各骨骼與方位之確實關係。此種關係，包括脊柱之方向（此即自全體而言）與夫面部所向之位置而言。更須注意骨骼所代表之性別，及其相連之人工製造品。若一排之骨骼，其方向相同，則大抵由於埋葬之利便或先民習慣如是之所成，例如十七十八世紀紐英格蘭「葬埋所」是也。然吾人亦有須注意者，此習慣雖為古代人民之禮儀，然亦有為預定計劃者，如耶教國家葬埋屍體，習成排列之風，是也。

對待骨骼方法，不論在發掘時或發掘後，皆須待當時各種之情形，隨機參證，而無一定規律。大抵骨骼初露地表，性軟易碎，但設任其暴露若干小時，而於移取之前，任其自乾，則骨骼將堅固多多。骨骼最後發掘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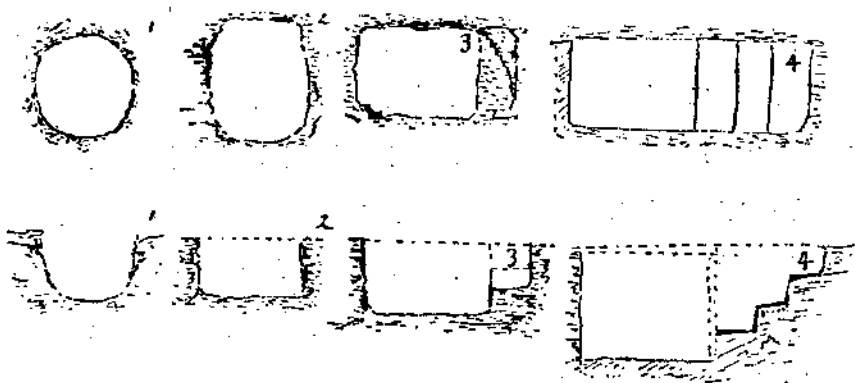


決不可用鏟用鑿或其他粗大掘器，必以細小工具，如小刀或小針之類，最佳宜用手指，將泥土漸漸搬去。此外亦常用刷帚。此類刷帚，狀如衣刷，泥土刷去，可不致損害。然有時用以上方法骨骼極易脆碎，故須用某種特別之法，例如先用膠水，松香或水，納玻璃瓶，浸灌泥土與骨骼等物使其全部成爲矽石，而取其單塊是也。

設若骨骼在潮濕沙土中，最初有暴露于外者，但不久即被沙土淹沒，吾人可於其四旁掘深壕以得之。此種情形可將其全部築成一箱，蓋其底用木板穿過，於是而成，成箱之後，即可將此箱運至博物館或實驗室，以備繼續研究之用。此種方法可將墓穴保存發現時所見之原來狀況；而其瑣碎之事，如屍體之經久腐朽，以及其由田鼠蚯蚓或穴居之昆蟲等作用所倒置之情形，皆可視之顯然。

世界各地坟墓棺槨所用材料，並不相同，構造式樣，大有區別。通常坟墓材料，不外泥土，磚瓦與塊石。棺柩則以木材爲多，石棺亦不少。言乎式樣，則絕無一定規律，純依地域好尚而異，然同一地也，又因時間關係，致使式樣大有變化，大抵由簡趨複者多，故若能詳加研究，細爲分析，不難將一地域坟墓式樣之演進，明白表出也。例如近東古代坟墓，其式樣之演進，則如圖(一)。

圖(一) 墳墓式樣之進化



故自大體言之，坟墓之構造及式樣，以下列各種爲最緊要。

### (一) 修整泥塚

土整泥堆，世界各地，到處皆是。形狀不一，以圓錐形而對稱者為多。其用途不一，有作為守望之用者，惟普通以代表墓穴之地為多。此種專為葬埋用之土墩，特名之曰墳墩。墳墩之形狀，亦因各地之習慣而異。其在我國，此種墳墩，最為普遍，形狀以圓錐形及圓筒形者為多；蓋於棺柩上面，堆以泥土，所以顯示其處為墓穴所在也。其在火葬區域，墳墩中之骨骼，已燒焦成灰。吾人可覓得此灰燼與其他相連殉具。當銅器時代，化為灰燼之葬埋，常可遇見，其墓中材料極其豐富。間有墳墩之中，僅僅發現用具，而並無灰燼者，則吾人或可以認識其地為窖藏食物之所，或祭祀地域，或慶祝之處。

除人造之土墩泥堆，用作葬埋之所外，又有因自然力所成者。吾人亦須諳熟其特徵，以免相混。此種自然力所成之土墩，如地質冰川作用所成之冰堆丘，即屬一例。此類冰堆丘，常常與其他冰川情狀，如小石山小石堤等連在一起。吾人由小石山小石堤等現象，往往可覓見冰丘。此外又有一種因樹木折斷積成墩堆者，當其朽腐後，地面往往成橢圓形，外形對稱，隣近森林之處，時有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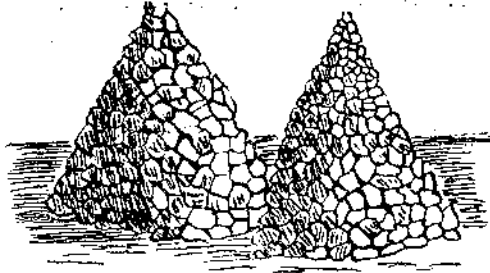
### (二) 石塚

墳墩泥塚之外，又常有壘石作墓，示其地為葬埋之所者，在英國甚多。此種石塊之壘置，通常並無規則，(圖二)但亦有設計建築者，則其內部與外表皆甚整齊。其內有墓室，並連以覆道。此類石塚之式樣，又有長短之別。長者長一百九十呎，濶四十五呎；短者長六十六呎，濶亦彷彿，此僅指蘇格蘭開斯納司州亞爾米吉爾地方之石塚而言。其長者與短者之內部，構造完全相同。(圖三)即亞爾米吉爾之短石塚。其長者惟長度增加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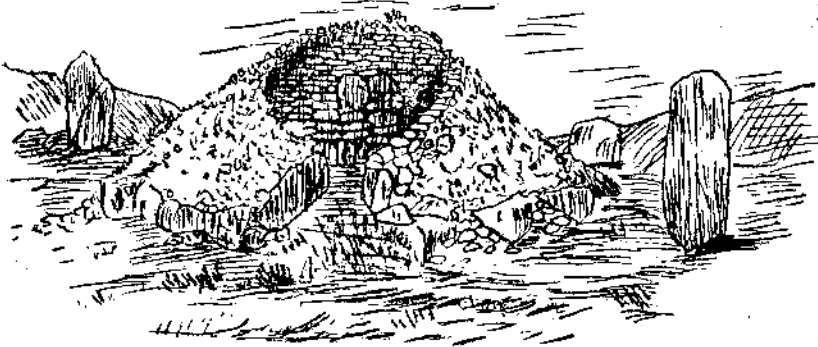
石塚

乙·英印浮納司州克拉克九地方之  
甲·普進路畔之石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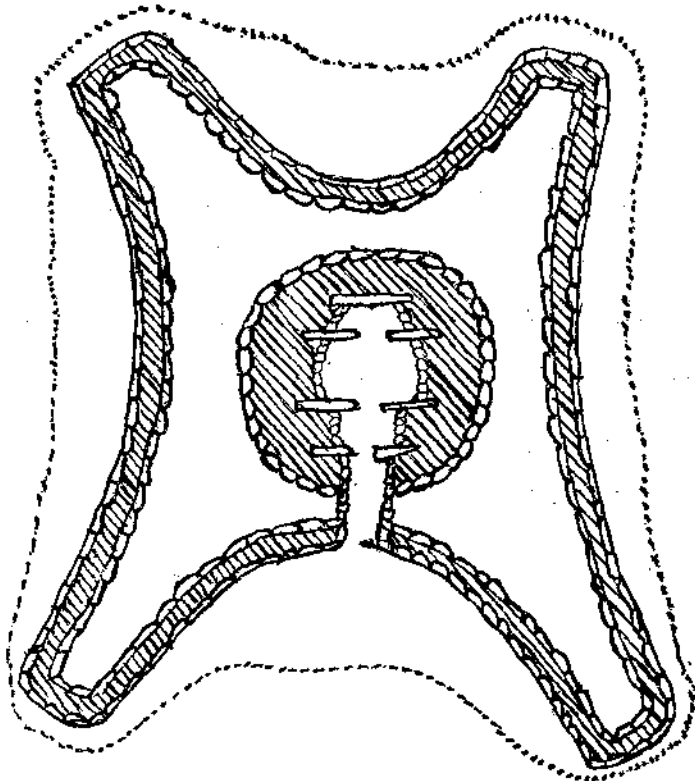
圖 (二)



甲



乙



潤亦彷彿。

蘇格蘭開斯納原州亞爾米吉爾地方之石塚，長六十六英尺，

圖 (三)

(三)墳窟，石墓

古代人民之葬埋也，每挖地成窟，置屍其內，即所謂墳窟者是也。○  
 (圖四)此類墳窟，盛行于銅器時代之居民，至今野蠻民族中，亦多有之。○  
 其形式與大小不一，小者僅容一屍體，大者為一家或一族葬埋之用。○由此  
 種窟漸漸進化，則為墓屋墓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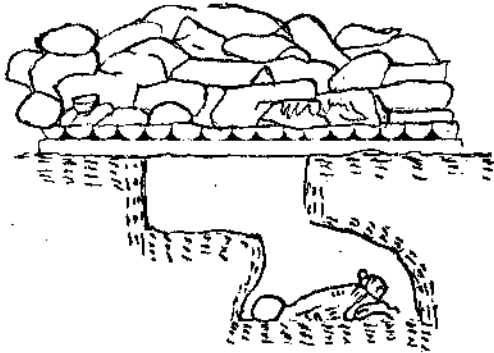


圖 (四)  
墳 窟

又有刻石成墓者，大抵擇巨大之岩石，鑿成一窟，用以墓埋。○此種石  
 墓，常常有短徑連入墓室。○在西西里島極多。○石墓之建築大都擇岩石之易  
 於鑿挖者。○西西里島之東南多石灰石，故石墓特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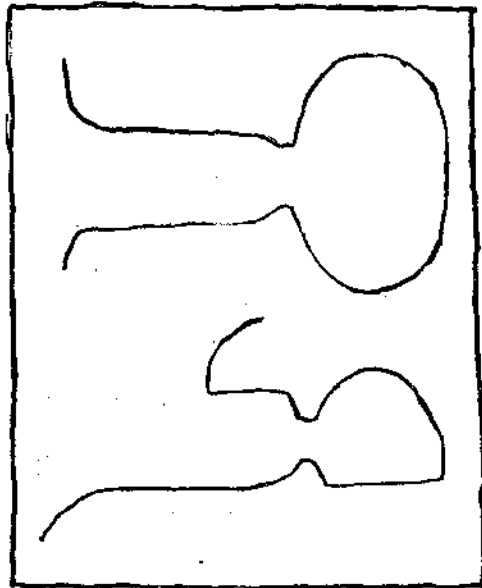


圖 (五)  
西西里之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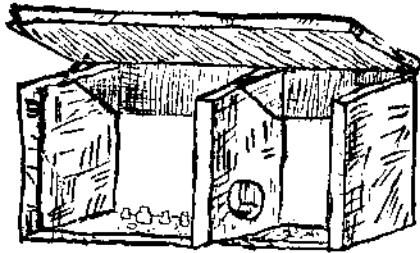
#### (四)石棺，墓室，絕念石墓

古代人民，以爲人死不過睡眠，故仍須房舍器具等爲之用，於是有墓穴墓室等之概念，故不論爲一人或一家或其他團體，往往其墓室等之建築，與生人之房屋相同。

藏屍之所最單簡者厥推石棺或石櫃。石棺有四邊呈橢圓狀或長方形者，板石鋪之，上覆石板，大者一方，小者數方，通常石棺容一屍體，間亦有容數屍體者，惟較不常見。

圖 (六)

柴來夫司喀耶之石棺



石棺之形狀不一，視地域而異，常常有多數連合在一起者，成爲一地方之墓地；例如新乃克之勃萊頓島，在一百六十米遠之內，有二十七所石棺。其中屍體有單獨者，有二具，三具或至四具者。其與屍體在一起者有磨光之石器，及小陶器，各用具皆明示其地爲新石器時代之葬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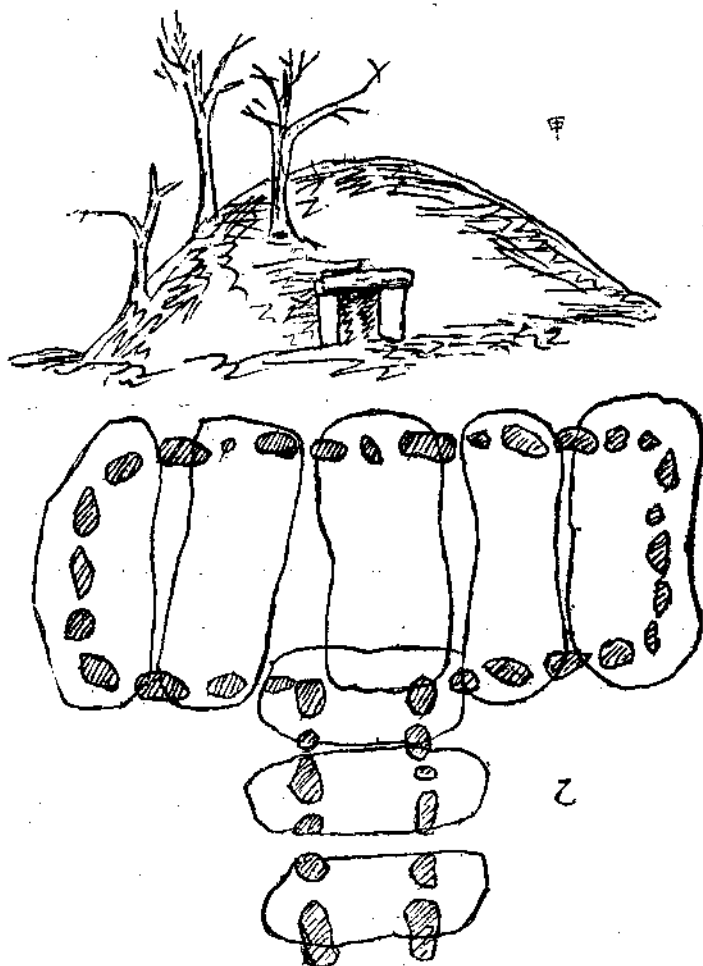
石棺之濫觴，原爲環狀或橢圓形，吾人至今間或于美國紅印度人之土墩中得之。其地屍體全身或部分，覆于各種式樣之石內；惟不鋪底，其頂亦不蓋板石。由此原理推而廣之，于是選擇石之形狀佳者，換言之即以平坦之石板代替塊石，而復築成匣形，是則石棺成矣。

除單簡之石棺外，又有遂道者如圖七，此乃較複雜之石所構成。上覆泥土，形成墩。其設計可藏多數之屍體，蓋其墓穴可以開啓，而用以增加葬埋，或迨及某時，可封閉之。此種建築無一同者，惟其設計則大抵相彷彿。

圖  
(七)

隧道墳墓

甲·墳墓外形  
乙·甲之內部構造  
口通入其內



覆隧道之墳墓，實乃一巨大之石棺，其內有室或墓室，由此伸延一長矮之隧道，墓室及隧道皆有頂，墓室之頂為平坦板石一方，隧道之頂，乃小石所築成。全部建築，除其口外，皆覆以泥土，成一墳墩，墓室位于中央，此即在墳墩尖頂之下，故自全體言，外形為墳墩，其底有口或無之，中部為石製。

隧道墳墓，有二隧道者，惟墓室則僅一，又有多數獨立之墓室；亦有各個隧道，僅有一墩以蔽之者，如法國東部加爾范多司省之封東那來馬米榮地方一大墳，包括十一二之單獨隧道，各個皆連一小圓之墓室是也。

此種有隧道之墳墓，其內牆壁之上，往往刻有文字或繪以圖畫，此種文字圖畫，有僅用刀刻者，有塗以各種顏色者，並有其他各種暗示，足供歷史家之研究，美術家之模仿。

吾國古代帝皇之墳墓，有隧道者多建築堅固，式樣不一，隧道直通墓室，墓室有不僅一間者，最近東陵被人盜掘，吾人於此可窺見在昔權威者之葬埋處矣。

隧道之墳墓，往往因自然力量，致使外表泥土，完全消滅，但剩中部石心。設若遇見此種構造，吾人極易推測之。惟亦有難于着手分辨者。在此僅剩中部石心情形之下，墓室及其底頂，往往成爲一模範之石桌，並有隧道引入其內。設若吾人根據此種意義，下一邏輯之結論，則凡石桌或乃源于墳墓中之中央墓室，而此種石桌或成于後代人之手，或爲自然之侵蝕作用所致。其上泥土已移去，僅剩紀念石式之構造。間有單獨之石桌，並無隧道者；蓋隧道或爲木構，易于消滅，或爲石製，而石已移去，或並無隧道，而僅有墓室，作爲葬埋之用。

在有文化之民族中，石柱變爲石幢石圈，形成圓廟及其雕刻之柱。苟吾人同意此說，則謂由墳墩而變成尖塔，及圓錐狀建築物，亦無不可；蓋此種形狀之墳墩，至常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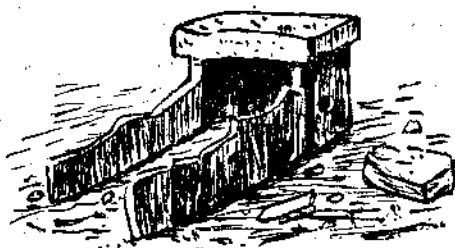
此兩種情形全部建築之中心，卽墓室，有時與其外隧道相連有時封塞不與外通。

設若墳墩爲泥堆，則泥土易于遷徙，而遺留原來石建築於表面。埃及之金字塔墓，及其中心，爲石及灰泥所築，尙有多處，正在侵蝕，將漸漸變其原形矣。

其在歐洲，是項石桌間有爲石塊繞成圓圈形者。石桌在其中心，外圍遺牆，大抵卽古時圍繞墳墩之牆所遺留。吾人或可想像其先爲古時大墳，後因泥土經自然力所洗去，而剩留此狀。是故考古家須留心石桌與墳墩之關係焉。

圖 (八)

敘利亞科賽爾之石桌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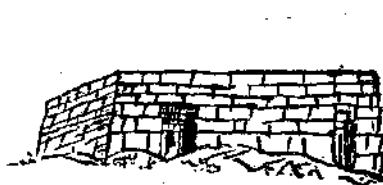
石桌之分佈甚廣，歐亞及北非皆有之，起于印度，而波及敘利亞，高加索，克里米，北海北部諸處，北非洲（包括蘇打，的黎波里，都尼司，阿爾日利亞，摩洛哥），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不列顛羣島，比利時，荷蘭，德意志北部，丹麥及瑞典之東南部。

金字塔乃古代帝王后妃死後之葬所，此類金字塔之構造，大抵爲石塊堆成，間有用磚瓦者。其形狀與建構造不一，惟皆有與下面石中乾屍室相連之鑿穴，所謂麥斯太白 Mastaba 者，是也。

圖 (九)

甲• 金字塔外形

乙• 麥斯太白



(六) 貝塚



濱水人民，食料以魚類爲多，而尤嗜蚌蠔蛤蜊。此種介類動物，皆有堅固之殼，居民食其肉而棄其殼。此種貝殼，往往推置一旁，成爲邱墩，其地人民常常用爲葬所。日佐久間義和所撰奧羽觀蹟聞老志，記載磐城國宇多郡手長明神一節，有云：「新地村中有農家曰貝塚，往昔有人，平日居伊貝巖狼山，好食貝子，臂肘甚長，屢伸長臂于山巔，而撮數千貝方于東溟中嚼其子，而棄殼茲地，委積如丘，鄉人稱其神，而謂之手手明神，委殼之地，謂之貝塚，其朽腐殼至今猶存焉。」此種貝塚之傳說，古濱海國家甚爲普遍，不僅日本然也。貝塚因貝之種類不同，故有淡水貝塚，與鹹水貝塚之別，然其爲塚一也。

古人對於屍體，往往用特別方法保存之，蓋彼輩對於屍體之哲學，乃結合懷抱與恐懼。當屍之正腐爛也，往往與多數生物相伴，尤以昆虫爲多。古代人民對之以爲神奇，而不可測；于是迷信生焉。此種現象，古人不能認識，于是多種佈置屍體之法，由此而生，在某潑來里印第安民族Prairie Indian中，曾言最初人民，見一屍體，充滿生物，由于其間發現魂靈而此後復逃往月宮，當時人民因懼其長此以往，地球將無人類，於是始發明火葬之法，以防止之，其他公認之迷信，以爲屍體有還魂作禍之可能，對於屍體將于用邪術以害彼身者，必置之死地，並將生前愛悅人物，一同偕去。

復次，其恐怖或非死者本身，而屬於惡鬼凶魔佔據其屍體。此種借假屍體，對於死者之村落，大有凶象，故由此動機，于是將屍體與手足縛綁包紮，而成彎摺之狀。此類事例，即至用石棺或墓地時代，仍有依行之者。

掘獲骨骼，可經過適宜時，開箱取之，其可當博物館設置之用者，施行方法後，可直接安置。骨骼之上，間有雕刻，或裝飾，大抵爲朋友尊敬所至或隸人所作，以示其凱旋。往往骨骼不僅屬于一人，而爲全家或一族之物。經過適宜整理，不論重葬或集于一墓室，石棺及其他容納之物，而

成所謂屍骨貯藏所。此種集合，常常以單獨之骨骼，用巨大之陶器葬缸裝之，間有遇全部屍體骨骼摺疊于巨甕之內，此即所謂甕葬者是也。甕葬習慣，世界各地，沿用者甚多，尤以僧侶為最，普通人民亦有沿用之者，蓋習俗如是，無足怪也。

氣候乾燥之地，往往用各種方法，以香原料保全屍體，此種屍體，置于生人之屋或墓室之中，並設有生人之都，為之安置，埃及之乾屍 Mumy，其最著者也。

隣近山嶺之居民，保存屍體之法，大抵擇深山之邃穴，用作天然之墓，置屍其中，所謂穴墓 Grotto tomb 者是也，此類穴墓與石墓不同，石墓則鑿石為之，出于人工，穴墓則天然者多，並不限于石洞，惟穴墓亦有為人工所造者，法國西南，數數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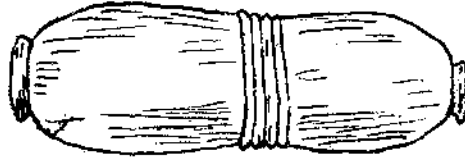
圖 (十)

法國麥恩省卡滑柴  
人造穴墓

棺槨種類及式樣並無一定，各地不同，講究者並有棺槨等等區別。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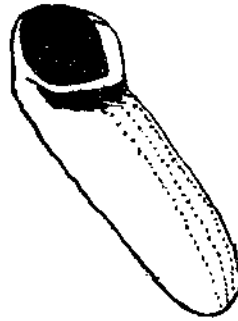
抵材料以木製者爲最普遍，缸甕次之，石棺不多見；又有燒磚製棺。言乎

圖 (十一)



甲・瓶式之棺

乙・拖鞋式之棺



其式以方形及長方形者爲最多，缸甕之棺，大抵爲圓形，與橢圓式扁圓形。○古代薩爾頓 Chaldean 用一種瓶式之棺(圖十一甲)河息利亞人用一種拖鞋式棺，皆棺槨之奇焉者也。

考古學家須特別留心自墓中所得之物，與他種民族在地域上及影響上之接觸關係，吾人于敏諾坟墓中得埃及物品，在不列顛古塚內得羅馬遺物，以及在朝鮮古墓內發現漢代遺器，皆所以示某族與他民族接觸之結果。

墓內遺物，除尸骸外，考古學家須注意者，約有數端，茲畧述之。

(一)石器：史前人民多用石器，故墳墓中往往有此類石器，如石斧，石鏃，石刀，石鑽，石錘，石鋸，石剪，石剃刀，石劍，石環，石針，捲線石柱，網石等，皆爲當時人民日常用品，其遺留于墓穴中，大抵爲殉葬之用。此類石器，質地堅固，不易消滅，故保存無缺。吾人賴此以推算坟墓之年代。鑒別石器之年代，須

- 視察式樣與他地出品比較而定，惟往往根據石上之綠銹 *Patina* 定其年代之時期，此種綠銹之視察，除目力以外，並須助以顯微鏡。此外若用化學分析研究石器之成分，皆屬實驗室之工作，但吾人又須注意某時代之石器往往能為後人輾轉再用。
- (二)陶器：不論史前期與史內期之墳墓，其中往往發現多數陶器，此類陶器各地域各時期之式樣，並不相同，其保存情形之佳者，能完好如初，惟大抵皆屬殘破碎片，故拼合配成爲唯一要務。研究陶器屬專門之學，茲不贅述。
- (三)木器：木器遺物，除在特別情形之下，間有完好如初者，其他往往不易保存良好形狀，蓋地下有濕氣，易使之腐化，且又難免不受蟻蝨地狗之損毀，故往往形成黑色粉末，隱現於泥層之中，極難使人識別，惟有量其長短，攝其形狀，以待研究而已。然又有多種木器，其上飾有金屬品者，而此類金屬品，或則混入木器之間，或則脫存于木器之旁，吾人可藉此而多得證據，亦可省却不少精力。
- (四)漆器：地下木器之保存，與漆器恰屬相反，蓋木器不宜于陰濕之地，而漆器非在陰濕之地，不能保存，因其胎爲土質故也。從墳中取出漆器，實非易事，因漆器在土中多年，其胎之土腐爛，漆已散失，若在土中，因受土壓關係，尚能保存原形，迨其出土，遇風即散，其由濕汽保存者，則取出較易，然取出之時，須特別小心，一見有物，即將鏟鑿改用小刀，及毛筆漸漸刮洗，俟水洗淨後，即襯以硬紙，使之離土，其取出手續之困難一至于此，故若非專門學者蒞場工作，則漆器不易得也。
- (五)紡織品：紡織遺物，須視原料質地及保存情形而畧有不同，惟大都皆屬腐爛，完好者絕少，吾人研究，大半亦賴其上所裝飾金屬及珍貴裝飾品以推想原來之物品。

(六)串珠：串珠之線，皆已腐脫，惟其排列形狀，猶似在線串之下，故吾人除詳記其位置與屍骸之關係外，並須即在其處，將線串上，以試驗符合原來形狀。

(七)紙：紙類遺物，極難處置，例如埃及人所用之紙草 Papyrus 其在棺槨之中完整無瑕者，可先將濕布包之，經過數小時後，再壓之以玻璃，使其平服，其捲捲者性脆易裂，解開時務須分為數塊，非經整理之後，不可輕加壓力。

吾人須注意者，古人遺留物品以在棺槨墳墓中者為多，其他遺址視情形而畧有不同，至其遺物，當可列表如次：

#### 遺物分類表

##### 一，門 自然之遺物

###### 一，綱 動物遺骸

- 一，目 人骨
- 二，目 獸魚鳥骨
- 三，目 貝殼

###### 二，綱 植物遺存物

##### 二，門 人為之遺物

###### 一，綱 石製品遺物

###### 一，目 打製品

種——石鏃，石斧，石錐，石匙，石槍等

###### 二，目 磨製品

種——石斧，石鏃，石棒，石劍，石皿，砥石，環石，石庖丁，獨鈎石，錘石，石冠，岩偶，岩版，勾玉等

###### 二，綱 土製品遺

###### 一，目 土器

種——瓶，壺形，鉢形，皿形，注口形，香爐形等

二，目 土偶類

種——土偶，土版，動物土偶，額面土器等

三，目 裝飾具類

種——土製勾玉，耳飾，腕輪等

三，綱 骨，角，牙製品遺物

一，目 骨製品

種——骨斧，骨銛，骨匕等

二，目 角製品

種——角器，腰飾，角匕，角針，銛等

三，目 牙製品

種——牙鏃等

四，目 貝製品

種——貝輪，貝製勾玉等

四，綱 木製品

一，目 木製品

種——木製弓，木製刀等

二，目 樹脂等

種——漆製器等

客家研究導論

出版

本所羅香林著

實價國幣一元五角

本校出版部售書處出售

存書無多購者從速

# 西漢底通貨單位和物價

## ——西漢社會經濟研究第八章第三節——

陳 嘯 江

Bogdanow 在經濟科學大綱中曾說及交換在進化中有三個階段，形成三個公式：

第一階段是單純交換形態，其公式為：

——一柄斧——二幹鎗(——代表交換)

第二階段是完全交換形態，其公式為：

二溫司琥珀	}	——一柄斧
		或十枝箭
		或二幹鎗
		——或二個陶器

第三階段是貨幣交換形形態，其公式為：

一柄斧	}	二溫司琥珀
十枝箭		
二幹鎗		
二個陶器		

到了貨幣交換底階段，尚有許多不同的形態，如最初有琥珀，皮革貨幣或家畜貨幣，稍進而為銅鐵貨幣，再進而為金屬貨幣最後始有信用貨幣（或謂名目貨幣），是單就貨幣本身說，要達到金屬貨幣和信用貨幣底階段，都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歷史的。西漢社會底貨幣形態，依我們底研究，已經踏上最高階段了，此時信用貨幣是伴着金屬貨幣並用的。下面即打算把這種意思展開。



本來貨幣史和財政史底敘述，是全部經濟史中最輕鬆最空泛的部門；所以縱然中國經濟史截至現在止，尚沒有人敢下手研究，而中國貨幣史和財政史却仍有好幾種出現。但是像這樣只見上層而不見下層的著作，到底能示讀者幾許真實的概念，我却有點惘然了。卽就西漢貨幣問題說，在我之先，並不是沒有人下手研究的，就我手邊所有的，已有田中忠夫支那經濟史研究(註一)第三篇漢代貨幣史論，王肇鼎前漢貨幣問題之研究(歷史語言週刊一集七期)，李超桓秦漢時代之貨幣(社會科學論叢三卷一號)三篇，但是他們成績是什麼呢？除將史料作時代底排列外，可說一點也沒有。

註一：此書只是中國貨幣史加上一些茶業史底材料；但作者竟貿然題上支那經濟史研究底名字，未審有何用意。

王肇鼎君之排列是如下的：

- |    |     |          |
|----|-----|----------|
| 1  | 半兩錢 | 秦鑄，通行漢初  |
| 2  | 莢錢  | 高帝令鑄     |
| 3  | 八銖錢 | 高后二年行    |
| 4  | 五分錢 | 高后六年行    |
| 5  | 四銖錢 | 文帝五年令鑄   |
| 6  | 三銖錢 | 武帝建元元年令鑄 |
| 7  | 半兩錢 | 武帝建元五年行  |
| 8  | 白金  |          |
| 9  | 皮幣  | 俱武帝元符四年鑄 |
| 10 | 五銖錢 | 武帝元符五年鑄  |
| 11 | 官赤仄 | 武帝時京師鑄   |
| 12 | 三官錢 | 上林三官鑄    |
| 13 | 大錢  |          |
| 14 | 契刀  |          |

## 15 錯 刀 俱孺子嬰時王莽鑄

田中忠夫君和李超桓君底成績也和上面差不多，所異者只是另加了王莽一代罷了。（田中忠夫排列的次序係用帝王年號，亦其異點）

像這樣的研究，除使讀者腦子裏浮着西漢貨幣紊亂到極點的影子之外，尙有什麼？然而西漢貨幣，果是如他們所說那麼樣子麼？

在下面，我不喜歡將西漢貨幣，作堆積式的敘述，所以只將西漢貨幣中最大問題——貨幣計算單位嬗變底問題指出便算了。但這却非常有助於理解西漢交換底情形的。

我們在上面已說過此時信用貨幣是伴着金屬貨幣而行的，考此時信用貨幣底發生，約在武帝元狩年間；食貨志載：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鉛，（鉛銅屑也），錢益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績（師古曰績繡也，繪五綵而爲之）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雖然在實行之始，有人懷疑着，但是不成問題的；同志載：

「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不過信用貨幣所代表的價值，仍是以金屬貨幣爲計算本位，所以我們應將金屬貨幣底本位說一說。

漢是繼承秦朝的，分主幣爲黃金與銅錢二等（註二），黃金以斤爲單位，（註三）每斤金等銅錢一萬文，此種比額太約是歷全漢而不改的；同時似並有金鑄幣之發現：

西域傳：「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以賂外國爲名。」

王莽傳：「尋舊平憲等多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

註二：在元狩四年，曾用白金（卽銀鑄幣）一次，凡分三千，五百，三

百三品，但不久即廢，故未列入。

註五：據癸巳存稿，漢秤一斤當庫平四兩又三分之一兩；據續博物志，漢秤三百四十一斤，合庫平九十二斤，二十五石合九石；兩說大抵相同。但據日本度量衡說統，則漢秤一斤合庫平三兩五錢三分八釐七毫，孰確待考。

至作為一切計算單位底銅幣呢，牠底重量雖時有變動，却也不如觀察者所說的那麼利害，若依我們底研究，二百餘年間大變遷底經過只有下列那樣子：

英錢——→四銖錢——→五銖錢

現在即分為1.英錢，2.四銖錢3.五銖錢三段敘述，至暫行即罷及實同名異者，（這便是普通研究者感到淆亂的地方）皆附之於各本條下。

1. 英錢——考秦所用的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當時一兩凡二十四銖，則半兩當等十二銖，這無疑是太重了。所以初漢便開始英錢（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12漢書校誤條，謂「當從平準表注作榆英錢。」）代替半兩錢。食貨志載：

「漢興以秦錢難用，更令民鑄英錢，」

英錢底重量到底有多少呢？「或云重一銖半，或云重三銖，訟聚讙喧，訖無定見，」然比較靠得住者，却為一銖之說。

洪志願頌道：

「今世猶有小錢，重一銖，半徑五分。文曰漢興小篆文。」

王鳴盛十七世史商榷亦說及——

「輕重以銖者，錢最輕者一銖，最重者十二銖也。」

初尚齡吉金所見見錄，並得到實物底證據，原書說明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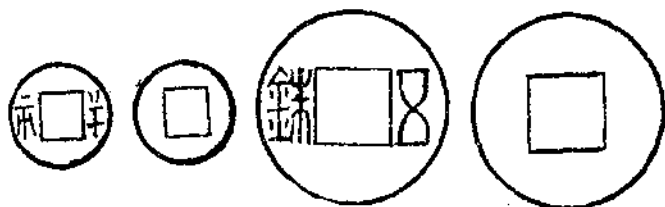
「有二錢（皆英錢）俱重不及銖，諦視其形模字畫，與八銖四銖如出一手，形小體輕，正同榆英，惜不能令諸公見之，以破千百年之疑也。又按此兩錢為海昌陳與伯所贈，伊先人誰園公，遊幕長安，值修城，捐出古錢

一窰，皆八銖，四銖，特以泥土鎔蝕，輻輳不開，伊得升許一塊，碎得小半兩無算云。」（按初漢銅錢，無論英錢，八銖，三銖其文皆作半兩。）

茲將其形體摹之於下，並摹同書所載之五銖錢以資比較：

英錢之一種

五銖錢之一種



在此可見英錢底重量，只有後來五銖錢底五分之一，若比起秦代半兩，則只有十二分之一了。所以接着便是物價的騰躍，食貨志道：

「不軌逐利之民，蓄積贏餘，以稽市物，痛騰躍，米石至萬錢，匹馬至百金。」

此種英錢使用時期，是頗長的，雖然高后二年曾行一次八銖錢，然到了六年，又恢復舊制了；高后紀載：

「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注：所謂英錢者。）

至孝文初年，英錢尚在流通着，不過因私鑄者人多，已成強弩之末了；平準書載：

「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英錢益多輕。」

於是四銖錢乃代之而起。

以上乃是西漢初年(206-175 B.C.)錢幣底概觀，這一期無疑是以英錢為計算單位的。

2, **四銖錢**——四銖錢開鑄於文帝五年四月，錢文仍曰「半兩」。文帝紀載：

「五年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食貨志亦載：

「孝文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曰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

此時因放鑄之故，故此種錢流通極廣，食貨志載：

「是時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將夫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滿天下。」

這些私鑄與公鑄的銅幣，質量是一樣的，吉金所見錄載：

「吳王濞，鄧通並鑄錢，西京雜記謂文字肉好與漢錢同。洪志云某爲濞，某爲通，實無所據」

至使用的時期，則從孝文四年，一直到孝武元狩四年；食貨志載：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按當作五十餘年）但因公鑄之故，成色重量，逐漸降低，一方面通貨膨脹，物價又逐漸提高，當時莢錢底弊病，此時又重新演過一次了。在過渡期中乃有三銖錢之發現。食貨志載：

「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益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質以取輕，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

依我們底推想，大概此時四銖錢底重量，只有三銖，或尚不及三銖，故政府乃作一種名符其實的改良。假使此說是不錯的話，那三銖錢便是四銖錢底變相罷了，所以仍是不能抑制劣幣發生的傾向的，同志記道：

「其明年（元狩五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及得摩取鉛。」（註四）（按武帝本紀載元狩五年三月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今以食貨志考之，乃罷三銖錢之誤，以西漢銅幣，多以半兩爲名，半兩固不能成爲一種獨立名目也。通鑒考異，亦云紀誤。）

註四：錢大昭漢書辨疑卷2（廣雅叢書卷182）註：鉛當作銖，銖銅

府也。

於是五銖錢乃獲得正統的地位了。

以上乃是西漢中世(175——118B.C.)錢幣底概觀，這一期無疑是以四銖錢爲計算單位的。

3. 五銖錢——五銖錢在當時最得輕重之宜，故能行之最久，在中國史中，一直到隋末，尙是以牠爲通貨底基礎，可見其力量了。

但是在五銖錢實行之第四年，却又有兩種新錢幣發現：一種叫做官赤仄，一種叫做三官錢。這兩種新幣底發現，每給研究西漢貨幣史者以極大的混淆，以爲這又是西漢貨幣紊亂之表現了。其實這二種却並不是他們理想中什麼新幣，而只是五銖錢底異名罷了。

先說官赤仄。官赤仄底製造是防備人民底奸鑄的；食貨志載：

「郡國多奸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註五)，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

牠到底是什麼東西呢？李佐賢在古匯一書中曾肯定說：

「五銖因民磨取鎔，故加以周郭，復磨鑿之。磨後，其郭色新，故赤，因名赤側，非別有鑄作也。」

如淳在食貨志中所注，雖沒有明白指出官赤仄卽是五銖錢，他却也說出牠的命名不過是——

「以赤銅爲其郭也。」

此外虞夏贖金釋文對於赤仄底解釋，雖畧有不同，而承認赤仄之爲五銖錢却是同樣的。原書載：

「在陝曾見五銖錢，近五字薄，近銖字厚，以三錢疊置，作馬蹄狀，漢書作赤仄。說文仄訓側傾，赤仄者，赤而且仄，並非獨赤其郭也。」

在此可見赤仄之性質了。

註五：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說：「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當從平準作鍾官赤側。側仄字通；而鍾官長，卽下文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

三官鑄。」周壽昌漢書注校補卷十七所說畧同。

再說三官錢。官赤仄用了一時，因民間底巧鑄，價值又降落，於是政府乃嚴厲執行禁鑄底政策，把鑄錢底權限，完全歸之三官。此種從三官中鑄出來的錢，便是三官錢，食貨志載：

「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

三官是什麼呢？十七史商榷曾引史記裴駢註云：

「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

在此可見三官錢不過是官鑄底五銖錢罷了。

從此之後，一直至哀平之世仍是繼續着五銖錢底行使，食貨志載：

「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

至王莽執政十七年間，雖然改了幣制三次（註六），然而這只是政府表面的改革，在民間是沒有勢力的，觀下列的文獻便知道了。

「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鐵者，為惑衆，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食貨志）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通考錢幣考）

註六：第一次在居攝時，凡作大錢，錯刀，契刀三種，與五銖錢並行；第二次在卽真時，凡作錢貨六品，銀貨二品，金貨一品，龜寶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共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第三次在天鳳五年將金銀龜貝之貨，增減其價值，並作貨泉貨布二品。

所以在光武即位後，又很容易的恢復五銖錢了，食貨志未載：

「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以上乃是西漢末葉(118B.C.—24A.D.)錢幣底概觀，這一期無疑是以五銖錢爲計算單位的。

在這樣的解剖之後，我們對於西漢底幣制，當不至覺着迷亂；而對於西漢社會財力底計算，也不至無所適從了。

下面擬將西漢社會物品底價格作一種綜括的研究。

本來物價底漲落，和社會底盛衰，是有很大的關係的；在我們研究社會財力分配之後，再作一番物價底研究，尤足窺當時平民生活底狀況。不過此種研究，在歷史上却感着許多困難。第一是材料不足，所記載的樣數既缺乏，年代又不整齊；第二是單位模糊，如初漢的「米石萬錢」當然不等於中葉時的萬錢；第三是標價隱約，很多的地方，沒有把價格明標出來，非用一番計算的工夫，是看不出來的。現在第二，第三兩層的困難，總算勉強解決了，但第一層的障礙，並不屬於研究者的技術範圍，除多看書之外，却沒有其他良好的辦法；因此，我們研究西漢物價的結果，只能得了幾種總括的情形，嚴密的物價指數表，一定是造不來了。

在我們研究之前，有一個瞿兌之君作了一篇西漢物價攷，（見燕京學報三期），却開了此種研究之先聲。但他所考出的，範圍很有限，並且除堆積一些材料之外，也沒有新穎的見解，所以我們覺得仍有繼續研究的價值。現在爲愛惜篇幅起見，先把我們所已攷出的，造成幾個表於下（原文一概不引）：



表一： 日常生活品類

物 名	計算單位	價 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米	一石或 一斛	2000 數十文	全漢	高祖本紀等 食貨志	另 段 詳 述
酒	一升	4 文	始元六年	昭帝紀	或云升四 錢爲稅額
飯	一頓	15	未詳	風俗通卷三	
水	一汲	1	未詳	風俗通卷三	
肉	全豕	10,000	未詳	鹽鐵論散 不獨	從 中 年 之 收 估 計
棺	一具	3,000	綏和二年	衣帝紀	
叉	一具	2,000	河平四年	成帝紀	
鹽	未詳	未 詳	地節四年	宣帝紀	減天下鹽價

表二： 金屬品類

物 品	計算單位	價 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金	每 斤	10,000文	全 漢	食貨志東 方朔傳等	
銀	八 兩	3,000	武帝時	食貨志	
朱提銀	八 兩	1,580	王莽時	食貨志	八兩又名一流
他銀	八 兩	1,000	全 上	王莽時	全 上

表三： 土地類

物名	計算單位	價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田地	每 畝	10,000文	初葉至中葉	東方朔傳	指良田言
又	每 畝	1,500	武帝時	李廣傳	指普通田言原 文三頃賣得四 十餘萬
黍地	全 上	10,000	初葉以後	貨殖傳	從其田價格估 計
桑麻地	全 上	10,000	全 上	貨殖傳	全 上
竹地	全 上	10,000	全 上	貨殖傳	全 上
后菑地	全 上	10,000	全 上	貨殖傳	全 上
蕨韭地	全 上	10,000	全 上	貨殖傳	全 上
冢地	一 丘	4,000,000	太康五年	癸辛雜識	

表四： 動植物類

物名	計算單位	價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馬	一 匹	4,000,000文	初 葉	食貨志	此為例外
	全 上	150,000 200,000	初葉以後	功臣表及武 帝紀	此為常價
牛	一 頭	45,000	全 漢	貨殖傳	從馬價估計
羊	一 頭	30,000	全 漢	貨殖傳	全 上 原書謂此羊為 鬼所變故廉價
又	一 頭	1,500	未 詳	御覽引搜神記	購之
鹿	一 頭	30,000	全 漢	貨殖傳	從馬價估計
魚	每 石	30,000	全 漢	貨殖傳	全 上
猛犬	每 頭	1,000,000	未 詳	西京雜記卷一	

表五： 奢侈品類

物名	計算單位	價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帛	每匹	1,000文	武帝時	東方朔傳	每匹長四丈見說文
縑	每匹(?)	數百	成帝時	御覽引風俗通	
紈	未詳	倍縑	昭帝時	鹽鐵論散不足篇	
錦	每張	80,000以下	漢末	班蘭臺集	從八十萬市得十餘張估計
又	每匹	20,000 10,000 5,000	未詳	初學記引范子計然	以上，中，下三等分
玉	每枚	30,000 —100,000	未詳	御覽引桓譚新論	
首飾	每釵	5,000,000	未詳	辛延年詩	
寶劍	每具	10,000,000	昭帝時	西京什記卷二	
筆	每枝	1,000,000	未詳	西京什記卷一	
文杯	每個	等10銅杯	昭帝時	鹽鐵論散不足篇	
字	未詳	1,000,000	全漢	淮南鴻烈解，西京雜記引公孫子	
玉杖箱	各一具	青布30疋錢90,000	昭帝時	武帝內傳	
華餐	每饗	破終身之本業	未詳	潛夫論卷三浮侈條	
馬飾	每套	1,000,000	未詳	西京什記卷二	

表六： 勞動力類

物名	計算單位	價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攷
人工	每月	2,000文	全漢	溝洫志昭帝本紀如瀉注	
又	全上	5,000	成帝建始時		此條根據書籍偶忘
女工	每月	3,000	平帝元始時	平帝紀	
奴婢	每人	15,000	宣帝神爵時	王諫議集僮約	
又	全上	10,000,000	未詳	漢舊儀	自贖之價

表七： 雜類

物名	計算單位	價 格	根據年代	根據書籍	備 致
蜀刀	每 具	數百文	武帝時	楊僕傳	
車	每 兩	1,000	宣帝時	田延年傳	
台	一 座	1,000,000	文帝時	孝文本紀及 潛夫論	
碑	每 座	50,000	未詳	韓勅造孔廟 禮器碑	此數係依碑內 所記出泉數 出此外如蒼頡 廟碑司隸校尉 魯峻碑等亦 有出泉數但 不及此碑之全
武功爵	每 級	170,000	武帝時	食貨志	
叉	全 上	10.00	成帝鴻嘉時	成帝紀	
郎爵	每 人	米六百斛	地皇元年	王莽傳下	

以上的七個表，大概把當時重要物品底價格都放出了。在這些表中，我們所看到的，有下列幾事：第一是平民階級生活費之低廉；第二，是特殊階級消耗費之浩大；這是由佃傭制（註七）底分配來的。第三是肥沃土地價格之高漲，這是由熱烈的土地投資來的。第四是勞動力之當作商品，這是由勞動過剩來的。……這些情形，和我們其他各節所論述的，若合符節，可見社會底連繫性和統一性了。

（註七）作者研究中國社會史，曾將秦至清中葉這一段階段的社會，視為以佃傭制為中心的社會，以別於奴隸制，農奴制及工銀制為中心的社會。其意甚長，散見於中國社會發展的特殊道路，西漢社會史研究發端，西漢社會純經濟過程底解剖諸文。

此外，尚有食糧價格底變遷，也和當時社會底變遷，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這裏很願提出來討論一下。

本來食糧在物價研究中，是占着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因為牠是人類的必需品，與一般的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在西漢書籍中，却好對於食糧價格的記載，有特別的多，所以很足用以馳聘我們底理想力。現在先將所得的材料，分期抄引於下：

## 高祖時：

- (1)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饑，米斛萬錢。」
- (2)食貨志：「漢興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
- (3)全志：「漢無米至石萬錢。」
- (4)貨殖傳：「楚漢相距，滎陽民不耕種，米石至萬。」

## 文帝時：

- (5)風俗通卷二：「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持戰設備備胡，兵連不解，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饑乏，穀糶常至五百，不升一錢。」
- (6)御覽三十五引桓子新論：「漢文帝時穀至石數十錢上下饒羨。」
- (7)風俗通卷二：「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妄傳。」

## 昭帝時：

- (8)鹽鐵論散不足篇：「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

## 宣帝時：

- (9)宣帝紀：「元康比年豐，穀石五錢。」
- (10)食貨志：「宣帝時，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
- (11)趙充國傳：「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
- (12)全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

## 元帝時：

- (13)食貨志「元帝即位齊地饑，穀石三百餘。」
- (14)馮奉世傳：「永光二年，京師穀石二百餘，邊郡四百，關東五百。」

## 王莽時：

- (15)王莽傳下：「今地皇二年，雒陽以東，米石二千。」

(16)食貨志：「王莽時米石二千。」

以上凡十六條，歸納為六個時期，總算把西漢米價變遷底趨勢，攷證得很詳細了。不過中間却有幾事，不得不注意的：第一是高祖時所用的錢，都是莢錢，漢書補注引沈彤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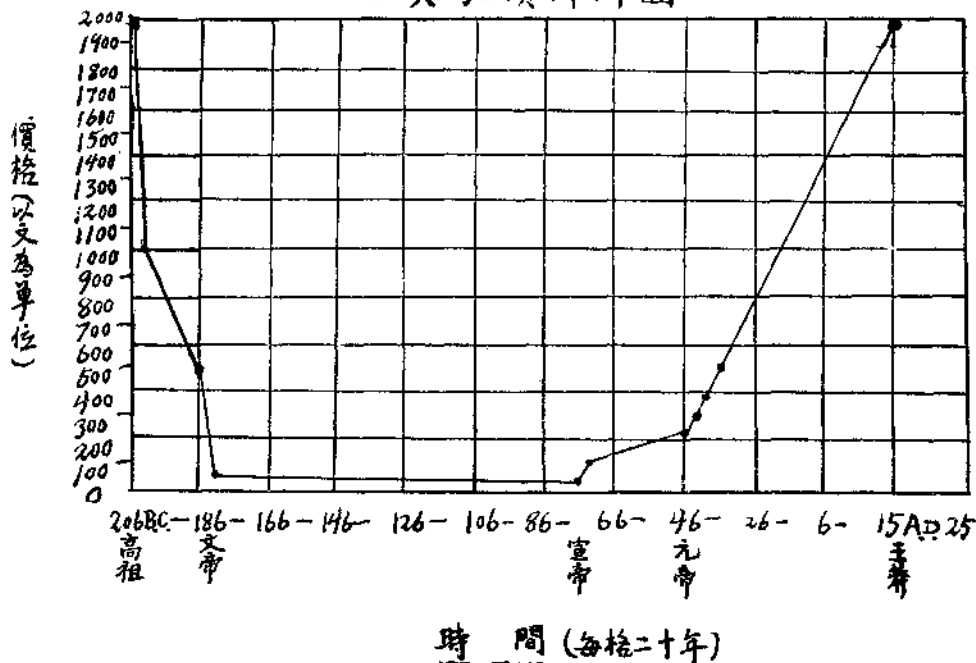
「前石五十者，(指戰國時)周景王大錢也，重半兩；此石五千，莢錢也。視李悝時米價蓋為十六七倍。」

所以我們若以五銖錢為單位計算，只能看作原價五分之一。第二是宣帝時穀五石錢，似有錯誤，十七史商確曾引沈彤說：

「五下當有十字，若石止五錢，則不得但云少利矣。」

同樣，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也未必是事實，因為張掖和金城湟所離的地方很近，價格不應有那麼大的差別。所以我們對於這兩條只好存疑。第三是7, 8兩條，一條是忘傳的，一條沒有明標價格，所以不能表出什麼，我們也不能用牠。在這樣的謹慎選擇之後，我們根據其餘的材料，便能把二百多年的西漢米價底升降，繪成如下圖。

西漢米價升降圖



圖內曲線的起落，却很明顯的把西漢社會繁盛和衰落的時期指示出來，這不是極有越味的事情麼？我們分期的說法，（註八）大概於此又多了一個強有力的證據了。

註八：見西漢社會經濟研究第二章。

## 漢代樂府釋音 (續)

王 越

相和歌辭

相和曲

江南

江南可采蓮元部 蓮葉何田田眞部 魚戲蓮葉間元部 魚戲蓮葉東句魚戲蓮葉西元部魚戲蓮葉南句魚戲蓮葉北之部

越按此章首三句元眞二部合韻，末四句元之二部合韻。元眞合韻之例，見鏡歌臨高臺。元部興之部相隔甚遠然楚辭大招西北韻，淮南子椒眞訓

西熙德尤治韻，又錢大昕與段若膺書曰，頃韻說文字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讀若抑，論語以直

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潛研堂文集)據此，「西」應與「北」爲韻。

東光

東光平耕部蒼梧何不平疊平字爲韻 蒼梧多腐粟句無益諸軍糧陽部諸軍游蕩子句蚤行多悲傷陽部

越按此章耕陽合韻易同人象傳行正韻，萃彖傳享正合韻，洪範成明寧韻，招魂瓊光張璠韻，龜策傳光正王韻，又行辭成享冥鋼韻，列女傳伯宗

妻頌亡羊殃荆韻，齊宿瘤女頌桑常明榮韻，以平字與陽部字爲韻者，又迭見於漢書敘傳。

薤露

薤上露魚部 何易晞脂部 露晞明朝更復落魚部 人死一去何時歸脂部



越按此章爲魚脂二部隔韻。

### 蒿里

蒿里誰家地句 聚斂魂魄無賢愚侯部 鬼伯一何相催促句 人命  
不得少踟躕侯部

### 鷄鳴

鷄鳴高樹顛句 狗吠深宮中中部 蕩子何所之句 天下方太平耕部  
刑法非有貸句 柔協正亂名耕部 黃金爲君門句 白玉爲君堂陽部  
上有雙尊酒句 作使邯鄲倡陽部 劉王碧青髡句 後出郭門陽部  
舍後有方池句 池中雙鴛鴦陽部 鴛鴦七十二句 羅列自  
成行陽部 鳴聲何啾啾句 聞我殿東廂陽部 兄弟四五人句 皆爲  
侍中郎陽部 五日一時來句 觀者滿路旁陽部 黃金絡馬頭句 頰  
頰何煌煌陽部 桃生露井上句 李樹生桃傍陽部 蟲來齧桃根句  
李樹代桃僵陽部 樹木身相代句 兄弟還相忘陽部

越按此章中耕陽三部合韻。陸賈新語懷慮篇通聽芳行兼窮忘傷衆韻，龜策傳中行冥黃行籍光韻，班固高祖泗上亭碑銘康終功明榮朕疆韻，是其

證。

### 烏生

烏生八九子句 端坐秦氏桂樹間元部 暗句 我秦氏家有遊遨蕩  
子句 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元部 左手持彊彈兩丸元部 出入烏東  
西元部 暗句 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眞部 烏死魂魄飛揚上天眞部 河  
母生烏子時句 乃在南山巖石間元部 暗句 我人民安知烏子處  
魚部 蹊徑窈窕安從通東部 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中部 射工尙  
復得白鹿脯魚部 暗句 我黃鶴摩天極高飛脂部 後宮尙復得烹

賁之之部賁魚部與「肺」「處」遙韻 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句釣鈎尚得鯉魚口

侯部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句何須復道前後侯部

越按此章自首句至乃在南山巖石間為真元二部合韻。例證見鏡歌臨高臺。以下四句為魚部韻，中間以東中二部合韻，次三句為脂之二部合韻，

末四句為侯部韻。中東二部合韻見郊祀歌日出入，脂之二部合韻，見鏡歌戰城南。

### 平陵東

平陵東東部松柏桐東部不知何人劫義公東部劫義公疊公字為韻 在

高堂魚部交錢百萬兩走馬魚部兩走馬疊馬字為韻 亦誠難句願見迢

吏心中惻之部心中惻疊惻字為韻 血出流侯部 歸告我家賣黃犢侯部

越按首四句東部韻次三句魚部韻，末五句之侯二部合韻。之侯合韻之例，如大戴禮公冠篇祿或股德福極韻，曲禮上醴饗韻，樂記府止韻，樂府

滿歌行，須臾無恙時娛怡頤韻，列女傳趙悼倡后頤足戀欲國韻，是其證。

###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侯部 照我秦氏樓侯部 秦氏有好女 句 自名為羅敷魚部 羅敷蠶桑句 采桑城南隅侯部 青絲為籠係句 桂枝為籬鈎侯部 頭上倭墮髻句 耳中明月珠侯部 緗綺為下裙句 紫綺為上襦侯部 行者見羅敷魚部 下僮持鋏須侯部 少年見羅敷魚部 脫帽著梢頭侯部 耕者忘其犁句 鋤者忘其鋤魚部 來歸相怒怨句 但坐觀羅敷魚部 使君從南來句 五風立踟躕侯部 使君遣吏往句 問是誰家妹侯部 秦氏有好女句 自名為羅敷魚部 羅敷年幾何歌部 二十尚不足句 十五頗有餘魚部 使君謝羅敷魚部 寧可共載不之部 羅敷前置辭之部 使君一何愚侯部 使君自有婦

句羅敷自有夫魚部 東方千餘騎句夫婿居上頭侯部 何用識夫婿句白馬從驪駒侯部 青絲繫馬尾句黃金絡馬頭侯部 腰中鹿臚劍句可直千萬餘魚部 十五府小吏句二十朝大夫魚部 三十侍中郎句四十專城居魚部 爲人潔白皙句鬢鬢頗有須侯部 盈盈公府步句冉冉府中趨侯部 坐中數千人句皆云夫婿姝侯部

越按此篇以魚侯合韻爲主，復以之歌二部合之。詩臯矣八章，禡附海韻，左傳宣十五年伯宗引諍汗瑕垢韻，老子道風譽侮韻重德主下韻，任

成居住韻，楚辭風賦口下怒，迂莽韻，高唐賦不主下韻，神女賦傳去附韻，韓非子揚權篇具處韻，呂覽行論踏舉韻，樂府折楊柳行趨廬韻，揚

子雲解嘲候鐵韻，又餘種漁侯驅韻，嚴忌哀時命垢處，諸字兩野者耦後與韻，是爲魚侯合韻之例，其餘見於淮南子及班張等人之韻文者，復不

勝枚舉。魚歌合韻之例見鏡歌艾而張之侯合韻之例見相和歌平陵東。之歌合韻之例，如荀子成相禍士徒施韻，陳臨歌大代施韻張衡西京賦織謀

韻是也。侯魚之合韻之例如王逸九思懸虛蘇隅埃如韻，遠夷慕德歌，部主厚雨有里母韻樂府隴西行榆隅維殊愉不逾疏韻，是也。歌魚侯合韻之

例，如揚雄長揚賦地廣獲韻是也。

吟歎曲

王子喬

王子喬<sub>宵部</sub>參駕白鹿雲中遊<sub>宵部</sub>參駕白鹿雲中遊<sub>疊遊字下遊爲韻</sub>  
 來句王子喬<sub>宵部</sub>參駕白鹿上至雲句戲遊遊<sub>宵部</sub>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sub>宵部</sub>結仙宮句過謁三台<sub>之部</sub>東遊四海五嶽句上過蓬萊紫雲臺<sub>之部</sub>三王五帝不足令<sub>耕部</sub>令我聖明應太平<sub>耕部</sub>養民若子事父明<sub>陽部</sub>當究天祿永康寧<sub>耕部</sub>玉女羅坐吹笛簫句嗟行聖人遊八極<sub>之部</sub>鳴吐銜福鷄殿側<sub>之部</sub>聖主享萬年<sub>真部</sub>悲吟皇帝延壽命<sub>真部</sub>

越按首八句宵部韻，次四句之部韻又次四句耕陽合韻又次三句之部韻，末二句眞部韻。耕陽合韻之例，見東光，命字與眞部平聲字爲韻之例，

詳唐韻四聲正。

## 平調曲

### 長歌行

青青園中葵<sub>脂部</sub>朝露待日晞<sub>脂部</sub>陽春布德澤<sub>句</sub>萬物生光輝<sub>文部</sub>  
常恐秋節至<sub>句</sub>焜黃華葉衰<sub>脂部</sub>百川東到海<sub>句</sub>何時復西歸<sub>脂部</sub>  
少壯不努力<sub>句</sub>老大徒傷悲<sub>脂部</sub>

越按此章脂文合韻，例見靈芝歌。

仙人騎白鹿<sub>句</sub>髮短耳何長<sub>陽部</sub>導我上太華<sub>句</sub>攬芝獲赤輻<sub>東部</sub>  
來到主人門<sub>句</sub>奉藥一玉箱<sub>陽部</sub>主人服此藥<sub>句</sub>身體一日康<sub>疆部</sub>  
髮白復更黑<sub>句</sub>延年壽命長<sub>陽部</sub>

越按此章東陽二部合韻，古音東陽二部界限甚明，顧氏唐韻正謂江韻與東冬鍾同用，南北朝猶然，唐以下始雜入陽韻，宋吳棫因之有通陽之說

，元周德清中原音韻乃以江陽合韻，洪武正韻遂併江入陽。又謂漢人用韻已雜，東冬陽唐，往往並見，後舉老子淮南子韓非子陸賈新語楚辭惜

誓東方朔七諫史記龜策傳證明工功攻入陽韻，於邦字下復廣柴紹炳之說，謂他字東陽合用者甚多，然皆不可以爲據。夫不可據之以攷三百篇之

韻固當，（實則烈文公疆邦崇功皇忘韻，卽東陽中三部之合。顧氏詩本音強謂公疆各自爲韻，江氏詩經韻讀不從其說，甚是。）至周末及漢代

，則東陽或東中陽合韻之例，不勝枚舉，顧氏所未及舉者，如曲禮，管子白心及七臣七主，莊子天地，荀子勸學，呂覽尊師下賢樂成執一貴信

諸篇，劉向九歎王逸九思，揚雄解嘲太玄 第九玄圖第十四，班固答賓戲泗上旁碑銘及十八侯銘，張衡東京賦下及漢末之作品，俱多東陽合

韻，或東冬陽合。江有誥有云，晚周秦漢，多東陽互用。孔廣森亦謂「陽之與東若魚之與侯自漢魏之間，魚侯合爲一，東陽遂亦混合爲一，以吳

越春秋龜策傳往往有之。浸假而四江全韻，且淪於陽唐矣」（詩聲類三）

峩峩山上亭耕部 皎皎雲間星耕部 遠望使心思句 遊子戀所生  
耕部 驅車出北門句 遙觀洛陽城耕部 凱風吹長棘句 夭夭枝葉  
傾耕部 黃鳥飛相追句 咬咬弄音聲耕部 竚立望西河句 泣下沾  
羅纓耕部

### 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元部 不處嫌疑間元部 瓜田不納履句 李下不正冠  
元部 嫂叔不親授句 長幼不比肩元部 勞謙得其柄句 和光甚獨  
難元部 周公下白屋句 吐哺不及餐元部 一沐三握髮句 後世稱  
聖賢真部

越按此章真元合韻，例見鏡歌臨高臺。

### 猛虎行

飢不從猛虎食之部 莫不從野雀棲脂部 野雀安無巢宵部 無親  
爲誰驕宵部

越按此章前三句爲之脂二部合韻，末二句爲宵部韻。之脂合韻見鏡歌戰城南。

### 清調曲

#### 豫章行

白陽初生時句 乃在豫章山元部 上葉摩青雲句 下根通黃泉元部  
涼秋八九月句 山客持斧斤文部 我口何皎皎句 梯落□□□  
根株已斷絕句 顛倒巖石間元部 大匠持斧繩句 鋸墨齊兩端元部  
一驅四五里句 枝葉自相捐元部 □□□□□句 會爲舟船燔元部  
身在洛陽宮句 根在豫章山元部 多謝枝與葉句 何時復相

連元部 吾生百年口句自口口口俱侯部 何意萬人巧句 使我離根株侯部

越按此章從首句至何時復相連爲元文合韻，末四句爲侯部韻，元文合韻之例，如管子樞言圓門韻，楚辭天問言文韻，九章抽思聞忠韻，九章悲

回風還聞韻，又霧媛韻，遠遊傳垠然存先門韻，九辯溫餐恨春韻，易渙象傳順順韻，呂覽下賢篇門端原韻，枚乘上書諫吳王胡言韻，司馬相如

封禪頌諄辯韻，東平憲王蒼武德舞歌山文韻，是其證。

董逃行五解

吾欲上謁從高山元部 山頭危險大難言元部 遙望五嶽端元部

黃金爲闕班璘真部 但見芝草葉落紛紛文部 百鳥集句來如烟

真部 山獸紛綸麟辟邪句 其端昆鳥鷄聲鳴耕部 但見山獸援戲相

招攀元部 小復前行玉堂陽部 未心懷流還元部 傳教出門來句門

外人何求句所言元部 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元部 教敕凡吏受

言元部 采取神藥若木端元部 白兔長跪搗藥蝦丸元部 奉上

陛下一玉杵元部 服此藥可得神仙元部 服爾神藥宵部 莫不歎

喜之部 陛下長生老壽幽部 四面肅肅稽首幽部 天神擁護左右

之部 陛下長與天相保守幽部 五解

越按一二三四解爲之真文耕陽合韻，元真文合韻之例，如史記龜策傳。變實然聞圓雲門神椽全韻，周宣姜后頌，賢宜焉君韻，漢書敘傳西域傳

贊勤苑孫瀚韻，樂府雁門太守行冠賢門韻，又仁貧端韻，王褒洞簫賦還堅天山滯根顛問椽諠恩然韻，傅毅洛都賦然川山前大韻俱可證。而見於

越絕書吳越春及其他韻文者，又不計也。五解爲宵之幽合韻，宵之合見韻歌有所思，宵幽合見安世房中歌之幽合見饒歌聖人出。

相逢行

相逢狹路問句道溢不容車魚部不知何年少句夾轂向君家魚部  
 君家誠易知句易知復難忘陽部黃金爲君門句白玉爲君堂  
 陽部堂上置尊酒句作使邯鄲倡陽部中庭生桂樹句華鐙何煌  
 煌陽部兄弟兩三人句中子爲侍郎陽部五日一來歸句道上自  
 生光陽部黃金絡馬頭句觀者盈道旁陽部入門時左顧句但見  
 雙鴛鴦陽部鴛鴦七十二句羅列自成行陽部聲音何噦噦句鶴  
 鳴東西廂陽部大婦織綺羅句中婦織流黃陽部小婦無所爲句  
 挾瑟上高堂陽部丈人且安坐句調絲方未央陽部

越按首四句爲魚部韻；以下爲陽部韻，魚陽對轉，故通首協韻也。

### 長安有狹邪行

長安有狹邪魚部狹邪不容車魚部適逢兩少年句挾轂問君家  
 魚部君家新市傍陽部易知復難忘陽部大子二千石句中子孝廉  
 郎陽部小子無官職句衣冠仕洛陽陽部二子俱入室句中自  
 生光陽部大婦織綺羅句中婦織流黃陽部小婦無所爲句挾瑟  
 上高堂陽部丈夫且徐徐句調弦未詎央陽部

### 瑟調曲

#### 善哉行六解

來日大難元部口燥唇乾元部今日相樂句皆當歡喜元部經歷名  
 山元部芝草翻翻元部仙人王喬句奉藥一丸元部自惜袖短句中內  
 手知寒元部慙無靈輒句以報趙宣元部月沒參橫句北斗闌干元  
 部親交在門句饑不及餐元部歡日尙少句戚日苦多歌部以何忘  
 四解

憂句彈箏酒歌歌部淮南八公句五解要道不煩元部參駕六龍句游戲

雲端元部

越按一二三四六解爲元部韻，五解爲歌部韻；歌元對轉(孔廣森說)故通章協韻也。

隴西行一日步出  
夏門行

天上何所有句歷歷種白榆侯部桂樹夾道生句青龍對道隅侯部鳳凰鳴啾啾句一母將九雛侯部顧視世間人句爲樂甚獨殊侯部好婦出迎客句顏色正敷愉侯部伸腰再拜跪句問客平安不之部請客北堂上句坐客氍毹侯部清白各異尊句酒上正華疏魚部酌酒持與客句客言主人持之部却略再拜跪句然後持一杯之部談笑未及竟句左顧敕中廚侯部促令辦蠡飯句慎使稽留然部廢禮送客出句盈盈府中趨侯部送客亦遠句足不過門樞侯部偶得如此句齊姜亦不如魚部健婦持門戶句勝一大丈夫魚部

越按此章魚之侯幽四部合韻，侯之合韻見平陵東，侯魚合韻見陌上桑，之魚合韻見靈芝歌，之幽合韻，見聖人出，侯魚之合韻見陌上桑。魚幽合

韻者，如司馬相如子虛賦御獸虞聆韻，上林賦去兎擢宙羽遠處從韻，揚雄蜀都賦閭流韻，救收殷禦韻，上林苑令箴游豬豸韻，此外易林一書，

魚幽合韻者，更難於徧舉。侯魚幽合韻之例，如揚雄羽獵賦旋輿驅韻，解嘲搜塗侯扶書廬區繇吾渠夫韻，越絕書外傳紀策笈，曲軀休疏誅韻於

，樂府步出夏門行廬居扶隅俱遊榆跌運可證，段王裁謂古七之字多轉入尤韻中，又曰，第二(宵)第三(幽)第四(侯)第五(魚)部漢以後多四部合

用不甚區分，要在三百篇故較然畫一。(音均表)斯言誠不誣也。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魚部好人常獨居魚部卒得神仙道句上與天相扶



魚部 過謁王父母句乃在太山偶 侯部 離天四五里句道逢赤松  
 俱 侯部 攬轡爲我御句將吾上天遊 幽部 天上何所有句歷歷種  
 白榆 侯部 樹樹夾道生句青龍對伏跌 魚部

越按此章魚侯幽三部  
 合韻例見隴西行。

折陽柳行四解

默默施行違句 厥罰隨事來 元部 末喜殺龍逢句 桀放於鳴條  
 幽部 祖伊言不用句 紂頭縣白旄 宵部 指鹿用爲馬句 胡亥以喪  
 一解  
 軀 侯部 夫差臨命絕句 乃云貢子胥 魚部 戎王納女樂句 以亡其  
 二解  
 由余 魚部 璧馬禍及虢句 二國俱爲墟 魚部 三夫成市虎句 慈母  
 三解  
 投杼趨 侯部 卞和之別足句 接輿歸草廬 魚部  
 四解

越按此章之幽宵侯魚五部合韻，魚之侯幽合韻見隴西行，宵之合見鏡歌有所思，宵幽合，見安世房中歌，宵魚合韻者，如管子七臣七主廡馬斧

窳韻，宋玉(?)登徒子好色賦祛妙韻，太史公自序僚楚韻，漢書叙傳五行志贊禹叔武舉表韻，楚元王傳贊天楚昭韻，文三王傳贊楚所妖韻，

賈誼傳贊朝疏韻，西域傳贊表旅韻，幽通賦謠廣韻，張衡西京賦橋書韻是也。宵侯合韻者如韋孟諷諫詩苗媼韻，漢書叙傳西南夷兩越朝鮮傳贊

區符驕愚韻，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贊符昭韻，是也。九章惜往日流昭幽聊由厨韻，是爲出宵侯三部合韻，王逸九思謔流枯諸悠昭樞憂務投韻

，是爲幽魚宵侯四部之合(纒屬中部，中幽對轉)張畊曰，徧攷楚辭……噫部及天烏二字皆叶謳部，噫部自韻者尙多，楚音亦謳吐部。(古韻發

明)張氏認此類合韻  
 爲楚變不爲無見。

西門行六解

出西門句步念之之部今日不作樂句當待何時之部夫爲樂句爲  
 一解  
 樂當及時之部何能坐愁怫鬱句當復待來茲之部 飲醇酒句炙  
 二解

肥牛之部請呼心所歡句可用解憂愁幽部三解人生不滿百句常懷

千歲憂幽部晝短苦夜長句何不秉燭游幽部自非仙人王子喬句計會壽命難與期之部自非王子喬句計會壽命難與期疊期子爲韻

人生非金石句壽命安可期之部貪財愛惜費句徒爲後世嘖之部

右一曲晉樂所奏

越按此章之幽合韻，  
例見饒歌聖人出。

出西門句步念之之部今日不作樂句當待何時之部逮爲樂句  
逮爲樂句當及時之部何能悠怫鬱句當復待來茲之部釀美酒  
句炙肥牛之部請呼心所歡句可用解憂愁幽部人生不滿百句  
常懷千歲憂幽部晝短苦夜長句何不秉燭游幽部游行去去如  
雲除魚部弊車羸馬爲自儲魚部

右一曲本辭

越按此章之幽魚合  
韻，例見隴西行。

東門行四解

出東門句不顧歸脂部來入門句悵悲脂部盎中無斗米儲魚部還  
視桁上無縣衣脂部一解拔劍出門去句兒女牽衣啼支部他家但願  
富貴句賤妾與君共舖糜歌部三解共舖糜堂糜字上用倉浪天故句下爲韻  
爲黃口小兒支部今時清廉句難犯教言句君復自愛莫爲非脂部  
部行吾去爲遲脂部平慎行句望君歸脂部四解

越按此章脂魚支歌合韻，脂支合見饒歌上邪，脂歌合見安世房中歌，支魚合見饒歌朱路，魚歌合見饒歌艾而張韓非子揚權篇疎闔虛園韻，楚辭

惜誓滯虛輿駢車墟韻，淮南子原道訓譽非韻，班固東京賦階辭詩如韻，是爲脂魚二部之合，歌支二部至近，老子能爲離兒唯爲韻，反樸離谿離兒

韻，管子內業離知韻，莊子在宵知離韻，山木營蛇化爲韻，九歌少司命離知韻，太招卑移韻，韓非子揚權篇知離韻又地賜韻，又披離韻，外儲

右上知隨韻，呂覽精喻篇疵知窺離韻，秦瑯琊刻石銘地懈韻，俱可證。其見於漢代韻文者更不勝枚舉。孔廣森有云，支歌之界其淵最早，周

末用韻，卽與詩經不同。（詩聲類七）胡秉虔曰，前儒謂音有流變漢以後歌韻多轉入支，然如此示古文作音，則支歌二類本通，又如靦或作誼

，駝或作抵，緹或作祗，錫或作地，或作髻支杜作芟，則聲之流變已在小篆前矣。（古韻論上）

###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幽部 絲絲思遠道幽部 遠道不可思之部 夙昔夢見之之部 夢見在我旁陽部 忽覺在他鄉陽部 他鄉各異縣之部 展轉不相見元部 枯桑知天風句 海水知天寒元部 入門各自媚句 誰肯相爲言元部 客從遠方來之部 遺我雙鯉魚魚部 魚呼兒烹鯉魚疊魚字中有尺素書魚部 長跪讀素書疊書字書中竟何如魚部 上爲韻

言加餐食句 下言長相思之部

越按此章自首句至展轉不相見爲二句一轉韻次四句爲元部韻以下爲之魚合韻，例證見靈芝歌。

### 上留田行

里中有啼兒句 似類親父子之部 回車問啼兒句 慷慨不可止之部

### 婦病行

婦病連年累歲句 傳呼丈人前元部 一言當言元部 未及得言疊言字不知淚下何翩翩異部 屬累君兩三孤子句 莫我兒飢且爲韻

寒元部有過愼莫筮管之部行當折搖句思復念之之部亂曰句抱  
 時無文句孺復無裏之部閉門塞牖舍句孤兒到市之部道逢親  
 交句泣坐不能起之部從乞求與孤買餌之部對交啼泣句淚不  
 可止之部我欲不傷悲句不能己之部探懷中錢持授幽部交入  
 門句見孤兒啼索其母抱變部徘徊空舍中句行復爾耳之部棄  
 置勿復道幽部

越按此章从首句至莫我兒飢且寒爲真元二部合韻  
 ，例見饒歌臨高臺以下爲之幽合韻例饒歌聖人出

### 孤兒行一曰孤子生行

孤兒生句孤子遇生句命獨當苦魚部父母在時句乘堅車魚部駕  
 駟馬魚部父母已去魚部兄嫂令我行賈魚部南到九江句東到齊  
 與魯魚部脂月來歸句不敢自言苦魚部頭多 蟲句面目多塵文  
 部大兄言辦餽句大嫂言視馬魚部上高堂陽部行取殿下堂疊堂  
 字爲韻孤兒淚下如雨魚部使我朝行吸句暮得以來歸脂部手爲  
 錯句足下無屣脂部愴惶履霜句中多蒺藜脂部腸月中句愴欲悲  
 脂部淚下漉漉句清涕纍纍脂部冬無複襦句夏無單衣脂部居生  
 不樂句不如早去魚部下從地下黃泉元部春氣動句草萌芽魚部  
 三三月蠶桑陽部六月收瓜魚部將是瓜車魚部來到還家魚部瓜  
 車反覆句助我者少句陷瓜者多歌部願還我蒂支部兄與嫂嚴句  
 獨且急歸脂部當與校計脂部亂曰句里中一何 宵部願寄尺書  
 魚部將與下父母之部兄嫂難與久居魚部

越按此章以魚部韻爲主，而雜以脂歌支宵見及陽丈元部。魚脂合見東門  
 行，魚歌合見饒歌，艾而張魚支合見饒歌驚魚宵諸合朱折揚柳行，魚陽對  
 轉爲韻，見安世房中歌。文元本與魚部相隔甚遠，但其脂對轉（孔氏之  
 真部包括文部）歌元亦對轉（孔說）如替字屬脂部，引瀨二字屬真部，而

召晏五章與六章替引類韻敦近和三字屬文部，而北門末章敦遺推韻秋杜末章借近爾韻，碩人首章和衣妻姨私韻。鮮怨選見冠五字屬元部，而新

臺首章泚瀾鮮韻谷風末章菟葵怨韻禮運選禮韻，老子仁德味見既韻漁父冠衣韻蓋真文對轉爲脂，元對轉爲歌故得與脂支歌合韻從而間得與魚部

合韻也。

### 洛陽行 雁門太守行

孝和帝在時句洛陽令王君文部本自益州廣漢蜀民真部少行

宦元部學通五經論文部明知法令耕部歷世衣冠元部從溫補洛

陽令耕部治行致賢真部擁護百姓耕部子養萬民真部外行猛政

耕部內懷慈仁真部文武備具句料民富貧文部移惡子姓耕部篇

著里端元部傷殺人真部此伍同罪對門文部禁鑿矛八尺句捕輕

薄少年真部加笞決罪句詣馬市論文部無妄發賦句念在理冤元部

部敕史正獄句不得苛煩元部財用錢三十句買繩禮竿元部賢哉

賢哉句我縣王君文部臣更衣冠元部奉事皇帝句功曹主簿句皆

得其人真部臨部居職句不敢行恩文部清身苦體句夙夜勞動文

部治有能名耕部遠近所聞文部七年不遂句早就奄昏文部

爲君作祠句安陽亭西元部欲令後世句莫不稱傳元部八解

越按此章文真耕元四部合韻文真合見郊祀歌五神文元合見豫章行合真元見鏡歌臨高臺元真文合見董逃行，耕真合韻之例甚多如老子聖德管子四

稱侈靡心術白心七臣七主莊子養生主德充符秋水達生盜跖楚辭離騷九章遠遊九辯荀子天論成相堯向韓非子揚權呂覽本生貴信慎行新語輔政至德

淮南子原道訓變定韻要畧變盛政韻列女傳蔡人之妻頌顧精聽貞韻太玄經聚濁見衍敬韻是其證文真耕合韻者如周頌烈文順人刑韻宋王招魂天人千

仇淵暝身韻易姤象傳賓率民正命吝韻隸釋楚相孫叔敖碑仁訓敬韻是其證元真耕合韻者如新語道基興親信承貞傾手便名韻是其證文真耕元合韻者

如列女傳齊女傅母頌  
然榮光身韻是其證

艷歌何嘗行四解

飛來雙白鷓句乃從西北來方陽部 十五五句羅列成行 陽部一解  
能妻卒被病句行不相歌部隨五里返顧句六里一裴回 脂部二解  
吾欲衝汝去句口噤不能開脂部吾欲負汝去句毛羽何摧頹脂  
部三解樂哉新相知支部 憂來生別離歌部時踞顧羣侶句淚下不  
自知支部四解念與君別離句氣結不能言元部 各各重自愛句遠  
道歸還難元部 妾當守空房句閉門下重關元部 若生當相見句  
亡者會黃泉元部 今日樂相樂句萬歲期延年真部

越按此章一解爲陽部韻二三四解爲歌支脂合韻末段爲元真合韻歌支合見  
東門行歌脂合見安世房中歌支脂合見鏡歌上邪元真合見鏡歌臨高臺又按

叢刊本及宋本玉臺新詠首四句爲飛來雙白鷓乃從西北來十將五五羅列  
行不齊「來」字屬支部「齊」字屬脂部，之脂二部合韻見鏡歌戰城南若

从此四句則此章一二三四解爲文脂支歌四部  
合韻之支合見鏡歌上之回之歌合見陌上桑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元部冬藏夏來見元部 兄弟兩三人句流宕在他縣  
元部 故衣誰當補句新衣誰當綻耕部 賴得賢主人句覽取爲吾  
組元部 夫婿從門來句斜倚西北隅真部 語卿且勿 疊脩字爲韻  
水清石自見元部石見何纍纍脂部遠行不如歸脂部

越按此章自首句至水清石自見句爲元真耕三  
部合韻例見雁門太守行末二句爲脂部韻。

南山石嵬嵬脂部松柏何離離歌部 上枝拂青雲句中心十數圍  
脂部洛陽發中梁句松樹竊自悲脂部 斧鋸截是松句松樹東西  
摧脂部特作四輪車句載至洛陽宮中部 觀者莫不歎句問是何

山材之部誰能刻鏤此句公輸與魯班元部 被之用丹漆句 薰用  
蘇合香陽部本自南山松句今為宮殿梁陽部

越按此章自首句至問是何材句山為脂歌中之四部合韻。中(冬)幽對轉。之幽合韻，見於漢韻者甚多，說見鏡歌聖人出。脂歌合韻，見安世房中

○脂之合韻見鏡歌戰城南。末六歌句元陽合韻，例見鏡歌上陵。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歌部 公竟渡河疊河字墮河而死脂部當奈公何歌部  
為韻

越按此章歌脂合韻，例見安世房中歌。

楚調曲

白頭吟二首五解

皚如山上雪祭部皎若雲間月祭部 聞君有兩意句 故來相決絕  
祭部生平共城中句 何嘗斗酒會祭部 今日斗酒會句 明且溝水  
一解

頭侯部躑躅御溝上句 溝水東西流幽部郭東亦有樵宵部郭西亦  
二解

有樵疊樵字兩樵相推與句 無親為誰驕宵部淒淒重淒淒脂部 嫁  
為韻 三解

娶亦有啼支部願得一心人句 白風不相離歌部 竹竿何嫋嫋句  
四解

魚尾何離筵歌部 男兒欲相知句 何用錢刀為歌部 絃如馬噉其  
之部 川上高士嬉之部 今日相對樂句 延年萬歲期之部

越按此章首六句祭部韻，次四句侯幽合韻，再次四句宵部韻，再次八句脂支歌三部合韻，末四句之部韻。侯幽合韻例見臨西行，脂支合韻，例

見鏡歌上邪，脂歌合韻，例見安世房中歌，歌支合韻，例見東門行。

皚如山上雪祭部皎若雲間月祭部 聞居有兩意句 故來相決絕

祭部今日斗酒會句 明且溝水頭侯部 蹀躞御溝上句 溝水東西  
 流幽部 淒淒復淒淒脂部 嫁娶不須啼支部 願得一心人句 白頭不  
 相離歌部 竹竿何嫋嫋句 魚尾何筵筵歌部 男兒重意氣句 何用  
 錢刀爲歌句

越按此章首四句祭部韻次四句侯幽合韻，末八句爲脂支歌合韻說見前。

### 梁甫吟

步出齊城門句 遙望蕩陰里之部 里中有三墓句 纍纍正相似之部  
 問是誰家墓句 田疆古冶子之部 力能排南山句 文能絕地紀之部  
 一朝被讒言句 二桃殺三士之部 誰能爲此謀句 相國齊晏子之部

###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句 人命一何促侯部 百年未幾時句 奄若風吹燭侯部  
 嘉賓難再遇句 人命不可續侯部 齊度遊四方句 名繫泰山錄侯部  
 人間樂未央句 忽然歸東嶽侯部 當須盪中情句 遊心态所欲侯部

### 怨歌行

新裂齊紈素句 皎潔如霜雪祭部 裁爲合歡扇句 團圓似明月祭部  
 出入君懷袖句 動搖微風發祭部 常恐秋節至句 涼風奪炎熱祭部  
 棄捐篋笥中句 恩情中道絕祭部

### 火曲

### 滿歌行二首四解

爲樂未幾時句 遭世險巇歌部 逢此百罹歌部 零丁荼毒句 愁懣



難支支部遙望辰極句天曉月移歌部憂來填心句誰當我知支部  
 一解  
 戚戚多思慮句耿耿不寧耕部禍福無形耕部唯念古人真部遜位  
 躬耕耕部遂我所願元部以茲自寧耕部自鄙山樓句守此一榮  
 耕部莫秋烈風起之部西蹈滄海之部心不能安元部攬衣起瞻夜  
 二解  
 句北斗闌干元星漢照我去句去自無他歌部奉事二親句勞心  
 可言元部窮達天所爲歌部智若不愁幽部多爲少憂幽部安貧樂  
 三解  
 正道句師彼莊周幽部遺名者貴句子熙同巖歌部往者二賢句名  
 垂千秋幽部飲酒歌舞句不樂何須侯部照觀日月句日月馳驅  
 四解  
 侯部咸軻世間句何有何無魚部貪財惜費句此何一愚侯部命如  
 鑿石見火句居世竟能幾時之部但當歡樂自娛魚部盡心極所  
 嬉怡之部安善養君德性句百年保此期頤之部

越按此章一解歌支合韻，二解元耕真合韻，三解首二句之部韻，下七句歌元對轉爲韻，四解歌幽合韻，飲酒歌舞以下爲侯魚之合韻。元真耕合

韻，例見雁門太守行。侯魚之合韻，例見陌上桑，歌幽合韻者如班彪冀州篇倚遊韻，傅毅七激舟池韻，越絕書計倪內經織離備流韻是其證。

### 右一曲晉樂所奏

爲樂未幾時句遭世險巖歌部逢此百離歌部伶丁荼毒句愁苦  
 難爲歌部遙望極辰句天曉月移歌部憂來填心句誰當我知支部  
 戚戚多思慮句耿耿殊不寧耕部禍福無形耕部惟念古人真部遜  
 位躬耕耕部遂我所願以自寧耕部自鄙樓樓句守此末榮耕部莫  
 秋烈風句昔蹈滄海句心不能安元部攬衣瞻夜句北斗闌干元部  
 星漢照我句去自無他歌部奉事二親句勞心可言元部窮達天  
 爲歌部智者不愁幽部多爲少憂幽部安貧樂道句師彼莊周幽部

遺名者貴幽部子遐同遊幽部往者二賢幽部名垂千秋幽部飲酒歌舞幽部樂復何須侯部照視日月幽部日月馳驅侯部感軻人間幽部何有何無魚部貪財惜費幽部此一何愚侯部鑿石見火幽部居代幾時之部爲當歡樂幽部心得所喜之部安神養性幽部得保遐期之部

越按首九句歌支合韻次八句耕真合韻，再次九句歌元對轉爲韻，再次九句歌幽合韻，飲酒歌舞以下爲之魚侯合韻，說並見前。

### 右一曲本辭

#### 舞曲歌辭

##### 雅舞

##### 後漢武德舞歌詩

於穆世廟幽部肅雍顯清耕部俊乂翼翼幽部秉文之成耕部越序上帝幽部駿奔來寧耕部建立三雍幽部封禪泰山元部章明圖讖幽部放唐之文文部休矣惟德幽部罔射協同東部本支百世幽部永保厥功東部

越按此章前十句耕元文合韻例見雁門太守行。末。爲東部韻。

#### 雜曲歌辭

##### 蜨蝶行

蜨蝶之遨遊東部奈何卒逢三月養燕子元部接我首宿間元部披之之部我入紫深宮中幽部行纏之之部傳檣櫓間元部雀來我元部燕子見銜哺來之部搖願鼓翼之部何軒奴軒元部

越按此章以元部韻爲主，中間以之部韻。

#####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幽部遙望郭北墓魚部白楊何蕭蕭幽部松柏夾廣路魚部

部下有陳死人句 杳杳卽長暮<sub>魚部</sub> 潛寐黃泉下<sub>魚部</sub> 千載永不寤<sub>魚部</sub> 浩浩陰陽移句 年命如朝露<sub>魚部</sub> 人生急如寄句 壽無金石固<sub>魚部</sub> 萬歲更相送句 賢聖莫能度<sub>魚部</sub> 服食求神仙句 多爲藥所誤<sub>魚部</sub> 不如飲美酒句 被服絜與素<sub>魚部</sub>

### 傷歌行

昭昭素明月句 暉光燭我牀<sub>陽部</sub> 憂人不能寐句 耿耿夜何長<sub>陽部</sub> 微風吹闥闥句 羅帷自飄揚<sub>陽部</sub> 攬衣曳長帶句 履履下高堂<sub>陽部</sub> 東西安所之句 徘徊似彷徨<sub>陽部</sub> 春鳥向南飛句 翩翩獨翱翔<sub>陽部</sub> 悲聲命儔匹句 哀鳴傷我腸<sub>陽部</sub> 感物懷所思句 泣涕忽沾裳<sub>陽部</sub> 佇立吐高吟句 舒憤訴窮蒼<sub>陽部</sub>

### 悲歌行

悲歌可以當泣句 遠望可以當歸<sub>脂部</sub> 思念故鄉句 鬱鬱纍纍<sub>脂部</sub> 欲歸家無人句 欲渡河無船<sub>元部</sub> 心思不能言<sub>元部</sub> 腸中車輪轉<sub>元部</sub>

越按此章首四句<sub>脂部</sub>  
韻末四句<sub>元部</sub>韻。

### 羽林郎

昔有霍家姝<sub>歌部</sub> 姓馮名子都<sub>魚部</sub> 依倚將軍勢句 調笑酒家胡<sub>魚部</sub> 胡姬年十五句 春日獨當壚<sub>魚部</sub> 長裾連理帶句 廣袖合歡襦<sub>侯部</sub> 頭上藍玉田句 耳後大秦珠<sub>侯部</sub> 兩鬢何窈窕句 一世良所無<sub>魚部</sub> 一鬢五百萬句 兩鬢千萬餘<sub>魚部</sub> 不意金吾子句 娉婷過我廬<sub>魚部</sub> 銀鞍何煜燿句 翠蓋空時<sub>侯部</sub> 就求清酒句 絲繩提玉壺<sub>魚部</sub> 就我求珍肴句 金盤鱸鯉魚<sub>魚部</sub> 貽我青銅鏡句

結我紅羅裙魚部不惜紅羅裂句何論輕賤軀侯部男兒愛復婦  
句女子重前夫魚部人生有新故句貴賤不相踰侯部多謝金吾  
子句私愛徒區區侯部

越按此章爲魚侯合韻。例見陌上桑。

前緩聲歌

水中之馬句必有陸地之船元部但有意氣句不能自前元部心  
 非木石荆根株句數得覆蓋天眞部當復思之部東流之水脂部必  
 有西上之魚魚部不在大小句但有朝於復來之部長笛續短笛  
句欲令皇帝三千萬歲祭部

越按此章首六句爲元眞二部合韻，以下爲之脂魚祭四部合韻，元眞二部合韻，例見 歌臨高臺，之脂合韻例見饒歌戰城南之魚合韻例見靈芝歌

之祭合例親饒歌有所思脂祭合例親驍歌上陵，凡辯蔽汙二字爲韻，則魚祭二部又間或同用也。

董嬌饒

洛陽城東路句桃李生路旁陽部花花自相對句葉葉自相當陽部  
 春風東北起句花葉正低昂陽部平知誰家子句提籠行采桑陽部  
 纖手折其枝句花落何飄颻陽部請謝彼妹子句何爲見損傷陽部  
 高秋八九月句白露變爲霜陽部終年會飄墮句安得久馨香陽部  
 秋時自零落句春月復芬芳陽部何如盛年去句歡愛永相忘陽部  
 吾欲竟此曲句此由愁人腸陽部歸來酌美酒句挾瑟上高堂陽部

焦仲卿妻見孔雀東南飛年代攷韻辨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緝部何時悔復及緝部作書與魴鱠句相教慎出入

## 輯部

## 冉冉孤生竹

冉冉孤生竹句結根大山阿歌部 與君爲新婚句兔絲附女蘿阿部  
 兔絲生有時句夫婦會有宜歌部 千里遠結婚句悠悠隔山波歌部  
 思君令人老句軒來車何遲脂部 傷彼蕙蘭花句含英揚光輝文部  
 過時而不採句將隨秋草萎脂部 君亮執高節句賤妾亦何爲句部

越按此章歌脂文三部合韻，歌脂合，  
 例見安世房中歌脂文合說見靈芝歌。

## 武溪深行 馬援

滔滔武溪一何深侵部 鳥飛不度句獸不敢臨侵部 嗟哉武溪多毒淫侵部

## 同聲歌 張衡

邂逅承際會句得充居後房陽部 情好新交接句恐慄若湯陽部  
 不才勉自竭句賤妾職所當陽部 綢繆主中饋句奉禮助蒸嘗陽部  
 思爲莞蒹席句在下蔽匡牀陽部 願爲羅衾幃句在上衛風霜陽部  
 洒掃清枕席句鞞芬以焱香陽部 重戶結金扇句高下華鐙光陽部  
 衣解巾粉御句列圖陳沈張陽部 素女爲我師句儀態盈萬方陽部  
 衆夫所希見句天老教軒皇陽部 樂莫斯夜樂句沒齒焉可忘陽部

## 定情詩 繁欽

我出東門游句邂逅承清塵文部 思君卽幽房句侍寢執衣巾文部  
 時無桑中契句迫此路側人真部 我卽媚君姿句君亦悅我顏

元部何以致拳拳文部縮臂雙金環元部何以致慇懃文部約指一  
 雙銀文部何以致區區侯部耳中雙明珠侯部何以致扣扣侯部香  
 囊繫肘後歌部何以致契濶祭部繞腕雙跳脫祭部何以致結恩情耕  
 部佩玉綴羅纓耕部何以結中心侵部素纓連雙鍼侵部何以結相  
 於魚部金薄畫搔頭侯部何以慰別離歌部耳後玳瑁釵脂部何以  
 答歡忻元部執素三條裙文部何以結愁悲脂部白絹雙中衣脂部  
 與我期何所句乃期東山隅侯部日旰兮不至句谷風吹我襦句  
 部遠望無所見句涕泣起時魚部與我期何所句乃期山南陽  
 陽部日中兮不來句飄風吹我裳陽部逍遙莫誰覩句望君愁我腸  
 陽部與我期何所句乃期西山側之部日夕兮不來句躑躅長歎  
 息之部遠望涼風至句俯仰正衣服之部與我期何所句乃期山  
 北岑侵部日莫兮不來句淒風吹我袷侵部望君不能坐句悲苦  
 愁我心侵部愛身以何爲句惜我華色時之部中情既歎歎句然  
 後尅密期之部褰衣躡茂草句謂君不我欺之部厠此醜陋質句  
 徒倚無所之部自傷失所欲句淚下如連絲之部

越按此章从首句至約指一雙銀爲文真元三部合韻，次四句爲歌部韻，再  
 次二句爲祭部韻，再次二句爲耕部韻，再次二句爲侵部韻，再次二句爲

魚侯合韻，再次二句爲歌脂合韻，再次二句爲文絳韻，再次二句爲脂部韻  
 ，再次六句爲魚侯合韻，再次六句爲陽部韻，再次六句爲之部韻，再次

六句爲侵部韻，末十句爲之部韻，文真元合韻見前句  
 行，魚侯合韻見陌上桑。歌脂合韻見安世房中歌。

### 樂府

行胡從何方陽部列國持何來之部氈毼毳毼五味香陽部迷迭  
 艾蒻及都梁陽部

越按此章之陽合韻之與陽相去甚遠，無相合之理，但詭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列不齊」末句本又作羅列成行。○「

來」「行」二字爲韻卽之陽合韻。○又蔡邕議郎胡公夫人哀讚邦來韻。○漢韻三工韻字多淪入於陽，故「邦」「來」二字韻，亦卽陽之合韻。○疑此皆出

於方  
音。

## 關於秦婦吟補注通訊

于 鶴 年

仲琴先生：尊著秦婦吟補注，「蒲津主帥能戡兵，千里晏然無戈聲」，注云：「觀此知蒲津爲來往孔道，地當扼要，故詩中用之，以爲全道代表名詞」，案蒲津指唐蒲州，若指河東全道，唐人無此用法。又云：「知詩中之蒲津主帥，當係指鄭從諱說」。案從諱曾爲河東節度使，然治大原，不在蒲州，在蒲州者爲河中節度使。中和中，陝虢節度使爲王重榮，河中節度使爲王重盈，可參考新舊唐書合鈔。又詩中對於蒲陝二帥，若有憾焉。尊見以爲然否？幸卽垂教！此頌撰祺！于鶴年啓（於天津河北天緯路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 關於廣西客家通訊

李 次 民

香林吾兄：前奉拙編西大週刊一束，併附一函，諒達左右。…日前讀省民國日報，現代青年欄內，有某君介紹 兄著客家研究導論一書，言之甚詳，實深欽佩！該書未審何時方可出版，甚願一示，俾便選購拜讀也！桂省方面客家民族之散佈，爲數亦多，弟雖無詳實之調查，但據管見所知，亦有幾端，足爲吾 兄奉告：

桂省之客家，散佈各地甚多，以分區而論：東北之分佈，如蒼梧，信都，賀縣，富川，昭平，蒙山，平樂，陽朔，荔浦一帶，此等地方之客家，由外地遷入，約百有餘年。詢其祖上之來源，多由廣東北江等處遷此；南區則以博白，興業，北流，貴縣，橫縣，桂平，鬱林，陸川，容縣，爲多，此區之客家，由外地遷入，時期甚難調查，清明遠古固多，新近幾十年內亦復不鮮也，至其來源，則多由廣東嘉應州遷此，故目前仍有多數人



念故地，而遷程返嘉屬各地，掃其祖墳也；中區則以潯江，貴陽，上林，武鳴，武宣，柳州一帶爲多，其遷入之來源，亦多認嘉應州爲其故地；此外西南一區，如上恩，龍州，百色，等地之客家，則多從廣東之欽廉一帶遷入，以此証之數年前欽州北遷之人民與桂省上恩土著之鬥爭，即可見一斑矣！

其次有一問題，亦殊值得吾人注意，與奇怪。○桂省桂平一帶，大山中分佈苗瑤民族甚夥，其中有板瑤，頗受王化，比較接近漢民，故一切習俗禮制，頗有漢人之風。○該瑤酋有李榮保者，數月以前，已受桂省當局招撫，居然至南寧，謁見李白兩總座。除聲言歸化外，併領槍械甚多，願任維持地方治安之工作。○其在邕時，頗受各界之歡迎，在席間演說，均以客話講解。○此種奇怪之事，殊令人不解，吾兄研究家客問題有素，客族與瑤人有何關係？可否抽暇見示？關於桂省客家之變遷，殊多可供吾人研究之處，今特以桂省客家之情形奉告一二，以冀吾兄有便來桂考察，未審尊意以爲如何？餘不一一，謹此敬上撰安！

弟李次民上。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四日